**目** **录**

[魔方 陶 骏 ( 1 )](#bookmark1)

[十二岁的夏天 余云唐颖(47)](#bookmark2)

[村子 周树山(107)](#bookmark3)

[姑娘罗曼史 钱涂姜云彪( 174)](#bookmark4)

**魔** **方**

陶 骏



**(一)黑** **洞**

**人** **物** “诗人”、“导演”、“明星”。

〔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远远传来岩洞深处的滴水 声，在静寂和黑暗中格外清晰。它有节奏地滴落着。

〔一星烛光摇曳着，由远及近；三个黑影出现了，晃动 着过来。

〔三人走近了。

**导** **演** 我说“明星”,记得我给你们排《罗密欧与朱丽叶》时， 你说找不到墓道里的感觉，现在怎么样?

**明** **星** 墓有那么深吗?走了五天还没到头。

**导** **演** 再长的戏也得有结局。这里好象特别黑。 **明** **星** 这叫黎明前的黑暗，快到尽头了。

**导** **演** 墓的尽头就是死亡。我的两条腿已经死了，“诗人”, 咱们歇会儿吧。

〔“诗人”在前面带路，他一直很沉默。

**诗** **人** 水声越来越近了，好象快到洞口了，你们歇一会儿 吧，我去看看。

〔“导演”、“明星”在岩石上坐下。 **导** **演** 还有吃的吗?

**明** **星** (在挎包里摸了一会儿)还有半个面包，三块糖。

**导** **演** 你可真是位天才的管家婆啊。一天的口粮，吃了五 天。

**明** **星** (衣服被岩石挂住)谁碰我?!

**导** **演** 是死神!

**明** **星** 别说这种阴森森的话，会灵验的。唉，你注意了没 有，从昨天起诗人他突然沉默了。

**导** **演** 连我这个不常动笔的人都想写诗，面对此情此景，我 们的诗人一定是文思汹涌啊!

**明** **星** 我有一种预感。

**导** **演** 又是预感。你们女人之所以难成大事，就因为是凭 直觉办事。别担心，诗人进洞时看过，洞口有一条小 溪，只要跟着水声走，就能找到洞口。你听，水声不

是越来越大了吗?

〔水声威胁似地响着。

明 星 这个声音几天来总在我们面前晃，若即若离地引着 我们。

**导** **演** 也许这洞里有个幽灵。

〔他们对话时，“诗人”在四处搜索洞口。他突然发现 了什么,怔住了。他呆立在岩石边，身影投在岩壁 上。-

明 星 (一回头，发现了他)天哪，你看!

导 演 “诗人”你怎么了……

诗 人 前面是个深潭，我们走上了绝路。 导 演 你说什么?

诗 人 我们方向走反了。 导 演 胡说!

〔水声大作，如雷轰顶。

〔“导演”不知哪儿来的劲儿，冲过去，夺下“诗人”手 中的蜡烛，向洞的深处冲去。

明 星 “诗人”,这不会吧?你们俩总是合伙地骗我，拿我开 心……(发现“诗人”表情严肃，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

思，慌了)你们……这是真的，那还不快向后撤! 诗 人 退回去至少三天，我们，我们没希望了。

〔“导演”从洞里冲了出来。显然他已经证实了“诗 人"的话。

**导** **演** 我们信任地跟着你，跟着你。哪知道，你是在带领我 们拜见死神!

明星(对导演)别说了!要不是你整天嚷嚷什么要体验墓 地的感觉，要寻找什么神秘主义的灵感，谁会上这该 死的洞子里来!

**导** **演** 你不是嚷嚷着要来寻找刺激吗? 明 星 不是我!

导 演 是你!

诗 人 别吵了，是我。都是这神秘的水声。 〔水声得意地响着。

明 星 “诗人”,真的没希望了?

诗 人 我问你一个问题，回答要真实。你有过真挚的爱情 吗?

明 星 干吗问这个?

**诗** **人** 也许真挚的爱情能创造奇迹，象童话里一样。 **明** **星** 爱情?我演过十几部恋爱戏。

**诗** **人** 生活就是戏，赏罚分明，善恶有报。

〔传来一阵敲击岩石的声音。 **诗** **人** 你在干什么?

**导** **演** 听啊，这里岩壁很薄，外面是空的，这么敲也许会让

人听见。 **明** **星** 真的!

〔三人拚命地敲击，呼喊着，最后精疲力竭。 〔水滴声。

**导** **演** (无力地)我饿了。

〔“明星”将食物摆在石桌上，“诗人”将另两支蜡烛也 点燃了。

明 星 干吗都点了?

**诗** **人** 我们用不着了。来吧，最后的晚餐。 **明** **星** 我们就这么完了?

**导** **演** 挣扎过了，可以心安理得地去见死神了。

诗 人 在命运面前，人只能俯首贴耳。死是向命运的最好

妥协，也是最好的反抗。

明 星 (喃喃地)我还没有活够呢。

诗 人 够?人要活着，什么都没个够。 〔“明星”开始哭泣。

〔三人慢慢地围坐在石桌旁，看着那可怜的食物，谁 也没有吃。

导 演 (无比感慨)我们每天在食堂要倒掉多少饭菜啊! 诗 人 这就是惩罚。(静场)

导 演 现在是凌晨六点，正是天边布满朝霞的时候。象锦 缎一样的朝霞。

明 星 都说朝霞美，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他们说，要想成 为明星，就得学会睡懒觉。

导 演 诗人，你在想什么?

诗 人 我在回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我要带着它走进 无边无际的梦境。

导 演 听人说，人在临死的时候会回忆起自己整个的一生。 明 星 可供我回忆的，只有这短短的二十二年。

诗 人 (不安地站起来)回忆缠绕着我，太强烈了，我无法瞑 目。(向后台冲去)

明 星 你到哪儿去?

导 演 让他去吧，他也许要独自反省人生。 〔 静 场 。

导 演 命运真是奇怪，我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我将拥抱着 你死去。

明 星 别，别这么说。

导 演 你还是不肯接受我的感情?(伤心)大家都说你是冷 血动物。

明 星 原谅我吧，在这个时候。 导 演 你是我唯一的爱。

明 星 可你还爱艺术，你说过。

导 演 艺术?那是天国的游戏，人们追啊，喊啊，可永远也

得不到真正的艺术。 明 星 爱情也是如此。

诗 人 (突然恐怖地)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了! 明 星 “诗人”,你怎么了?

诗 人 他坐在那儿，他坐在那儿! **导** **演** 是大脑缺氧产生的幻觉。

**明** **星** “诗人”,想点愉快的事情。去年，我们上演你的剧本

《爱的变奏》多轰动啊，我们仨都一举成名…… 诗 人《爱的变奏》不是我写的，(向洞深处)是他!

导 演 说胡话了，你清醒一些。

诗 人 不，此刻我异常清醒，只是有几句话憋得难受。前几 年，我出了一本诗集，换来了一个诗人的桂冠。这以 后，我再也没有写出一首好诗，我真感到自己江郎才 尽了。去年有个朋友送来一个剧本，让我帮他润润 色，可第二天，他就出了车祸，永远不会来取剧本了。 这个剧本就是《爱的变奏》。

**明** **星** 你不是说这剧本是你的自传吗?

诗 人 不，是他的自传。我……我刚才看见他了。 **明** **星** 不，不，那是幻觉。

诗 人 我终于被惩罚了。只是，连累了你们。 〔滴水声柔和了。

**导** **演** 我不是被连累的，我也应该受到惩罚。 **明** **星** 怎么,你也剽窃了?

**导** **演** 不是剽窃，是亵渎。亵渎艺术。我成天教育演员，要 热爱心中的艺术。可我自己在排《爱的变奏》时，却 昧着良心，拿艺术与人做交易。还用赚来的钱买了 辆本田摩托。

**明** **星** 那摩托不是你日本亲戚送的吗?

**导** **演** 摩托买回来后，我一直不敢骑，心里发虚，总怕出什 么事，想不到在这儿……

〔导演自嘲地笑起来，“诗人”也随着放声笑起来。

〔明星慢慢站起来，独自走开。 导 演 (发现明星走了)你干什么去?

诗 人 她不愿和我们在一起，她嫌我们脏。

明 星 (独自一人坐在石桌上)你们都忏悔了，摆脱了痛苦。 可我怎么办?我怎样才能摆脱痛苦?

**导** **演**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见。

明 星 我是个私生子，从小就受人欺负。十七岁那年，我爱 上了一个人，爱得那么狂热，那么天真。在一封情书 中，我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可他从此就再没有音 讯，连电话也再没有给我打过一次。我恨极了，不是 恨他，也不是恨自己，而是恨爱情。爱情，我多少次在 舞台上享受过它，可在现实生活中，我却一无所有。

诗 人 不，你不是一无所有。 导 演 “诗人”,你这是怜悯。 诗 人 你住嘴吧!

导 演 你从来没有说过你爱她。

诗 人 这不是死到临头了吗。 〔静场，柔和的滴水声。

明 星 这声音多有节奏，象华尔兹 …… 诗 人 可我还不会跳舞呢。

明 星 我教你。 诗 人 现在?

〔两人站在岩石上，在轻柔的圆舞曲中起舞。少顷， 相视而立，欲吻。

导 演 (气急败坏)开灯!开灯!!

〔舞台上骤然大亮，许多演员上场搬动布景，道具。 导 演 这戏越演越荒唐了。

明 星 这戏我们演得正来情绪。

诗 人(不无遗憾地)就要出现高潮了。

导 演 得了吧，本来我想追求点神秘主义的灵感，你们却演 成了庸俗的爱情戏。

诗 人 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嘛! 众演员 你们这戏还演不演了?

导 演 不演了。换景。

明 星 嗳，“诗人”《爱的变奏》到底是不是你的自传? 诗 人 当然是。

明 星 (对导演)你的本田摩托 ……。 导 演 日本亲戚送的。

明 星 那你们刚才 —

导 演 刚才?刚才那不是演戏嘛!

诗 人 嗳，对了，明星，你真的是私生子吗?

明 星 (狡黠地一笑)呃，我不是也在演戏吗?(走下) 导 演 (追下)明星，明星。

〔“诗人”此刻出现在舞台中央，现在他以节目主诗人 的身份与观众直接交流。

主持人 中国有句古语，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是，为什 么人非得死到临头才肯说点真心话呢?哦，我忘了， 大家都是来看戏的，不是来钻牛角尖的。对于刚才 这个问题，可以不必过于认真。我这个“诗人”也不 是真的，我是这个戏的节目主持人。严格地说，我们 这不能叫戏，它更象一个标新立异的晚会，而标新立 异是符合当今中国社会喜新厌旧这个发展大趋势 的。来!音乐!

〔迪斯科音乐骤起。主持人下。

**(** **二** **)** **流** **行** **色**

〔迪斯科音乐大作。

〔街头。竖立着一块醒目的广告牌：“一九八五年流 行色” 一名广告工正在布置色谱板。

〔一块黑色板被挂上。

〔一便装男子经过，他看见黑色板，匆匆走下。

〔广告工此时又将另一红色板挂上，他发现黑色板有 毛病，取下修理。

〔一摩登女子上，她是专程来查看流行色的，她看到 红色板，急忙跑下去。

〔那男子此刻换上一身黑装上，忽然他发现了那块红 色板，又匆匆下场。

〔广告工将黑色板修补完，便重新挂上。忽然他觉得 红色谱板好象也有问题，就取下细看。

〔 一 身红女子，神态自若。但很快她发现自己“错 了”,便捂着脸跑下。

〔终于广告工将一切安置停当，悠然而去。 〔今年的流行色是黑与红。

〔男子着一身红装，女子着一身黑装，分别从两边上 场。他们自信地走着：对对方不合时宜都暗自发笑。 当他们不约而同地看色谱时，也不约而同地呆住了。

到底女子敏感，她急中生智，迅速脱去黑上衣，显露 出那夺目的红衬衣。

男子也如法炮制，脱去黑上装，露出红背心。

〔象征着五颜六色的色彩的青年男女，手持彩牌，跳 起灵巧的色谱舞。正在炫耀地展示自己“摩登”的男 女，被这五彩缤纷的场面搞得目不暇接。

〔少顷，男子沮丧地退去了。女子也沉思地下场。

〔当男子再次上场时，他穿着我们熟悉的那件普通便 装 。

〔女子也飘飘然上场了，她把所有的色彩集于一身， 仿佛一只花蝴蝶，她沉醉在这盲然的追求之中，在越 来越亢奋的乐曲中，旋转着下场。

主持人 (出现在观众席上)近几年，听说有的东西不用流行 色就卖不出去。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一切都要被流 行色左右的。比如大学生，有谁能说出今天大学生 的流行色?是红、是黑，还是什么颜色?

下面，我们一起来采访一位女大学生，请大家看后判 断一下她的颜色。(上台)

**(三)女大学生圆舞曲**

〔女大学生正在收拾行李和书籍。节目主持人以记 者的身份走上前去。

**主持人** 对不起，打扰您了。我是《青年生活导报》的记者，想 采访您。

**女大学生** 哦，(开玩笑地)贵报好象专登犯罪、美容、青春期 卫生之类的文章嘛，怎么对女大学生感兴趣了?

记 者 不知你注意了没有，本报近来宣传报道重点已经有 所变化，上面有精神，说还是要注意对青年加强共产

主义理想的教育，所以，这次……

**女大学生** 我也没有上缴十万元的遗产 ……

**记** **者** 可是我听说你报名去新疆，而且是主动的。 **女大学生** 是的，那又怎样?

**记** **者** 是党员吗? **女大学生** 不 。

**记** **者** 我听说，这几年大学生申请入党的人数成倍地增长。 你是否打过报告?

女大学生 没有。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信仰问题，需 要一个比较长的成熟过程。你刚才提到的现象是事 实，不过也应该看到，加入执政党，不可避免地会带

来一些功利性的东西。我总觉得，我身边有一些人 要求入党的感情并不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追求，而 是……怎么说呢?

**记** **者** 哦，还是请你谈谈你是如何产生去新疆这样一个念 头的?

**女大学生** 可以说是长期积累，偶尔得之。 **记** **者** 请具体点儿。

女大学生 在中学的课本里，碧野的《天山景物记》让我做了 好几天的梦，那美丽的雪山绿地，那剽悍的牧人，鲜 花蘑菇……曾伴我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富梦幻的时 期 。

**记** **者** 你的决定是出于一种罗曼蒂克的冲动?

女大学生 不，你错了。五年前我就告别了这场梦。我真不 理解，这个城市有什么好留恋的?人挤人的大街、混 浊的空气、带臭味的自来水。令人发狂的噪声—— 车笛声、机器声、叫卖声、人堆里传来的谩骂声…… 就说这校园吧，也一样，为了八块钱奖学金，为了一 张党票，一个职称，一个姑娘，一个小伙子，甚至是剧 院里的一个好座位，都会来场彬彬有礼的拳打脚踢。

记 者 这……有点偏激了吧?

女大学生 偏激?是啊。可在我报名去新疆时，周围是一片 赞扬声啊，我爱这湛蓝的天空，嫩绿的草原，金黄的 太阳……我真希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能象大自然 一样纯净质朴。

记 者 你的观点在西方很流行，他们回归自然是因为他们 厌恶城市里的竞争。而我们中国之所以落后其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缺少这种竞争。你刚才的那番话，会

使人感到你是在逃避竞争。

女大学生 不!我喜欢竞争，但那种对冒尖者打冷枪、放暗箭 的行为绝不是竞争!我所经历的唯一一场竞争是高 考，我胜了!

**记** **者** 那你为什么一定选择去新疆呢?比如可以去深圳， 现在青年人都向往那里。

女大学生 既然那么多人都向往那儿，我还去干吗?再说人 各有志，我不想一窝蜂地跟人往南跑。你想想这么 多的人、这么多的钱都盯在这么一小块地皮上，这种 现象正常吗?新疆有一家杂志聘我去当记者，我喜 欢史沫特莱。

记 者 你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却不愿专业对口。是因为当教 师待遇太低吗?

女大学生 不完全是。政府正设法改善中小学教师的待遇。 我的气质不适宜当教师，这你恐怕已经感觉到了。 当初报考师范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我中学里成绩并 不理想。

**记** **者** 对于你去新疆，周围人有什么反应?

女大学生 校长亲自到宿舍来慰问过我。校刊发了评论。系 主任多次在全系毕业分配学习班上提到我。都说这 不仅是我个人的光荣、同学们第一次对我表示钦佩， 好象我打破了校运会纪录，他们心里更高兴的是少 了一份去外地的危险，当然，同寝室的几位女生好言 相劝了一番，结果也是预期的，她们知道我从来不听 别人的劝告。

记 者 家里呢?

女大学生 父母默许，哥哥满腔热情地支持了我。他快当新

郎了，我家住房紧张。

记者 你唯独没有谈到你的朋友，哦，我是指狭义的朋友。 如果您有的话。

**女大学生** 一般来说，采访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这个问题应该 回 避 。

**记** **者** 我对此从不讳莫如深，(开玩笑)对私生活广泛的兴 趣，这也是本报的特色之一。

女大学生 由于您的坦率，我倒不想使您失望。 记 者 谢谢。

女大学生 谈什么呢? … … 您知道中学生的恋爱是什么滋味 吗?……他有一副冷漠的外表，让人感到他很深沉， 但有一次，他哭了。是在我面前。他说他怕孤独，他 没有母亲。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就产生了一种莫名其 妙的感情，这种滋味……高考前几个星期，他突然得 了一场大病，结果，误了考试。可周围有些人说这都 是因为我，他的一个亲戚甚至还冲到我的家里骂我 是“狐狸精”。我气极了，当众宣布我是他的未婚妻! 可当我拿着大学通知书兴冲冲地找他时。他断绝了 和我的一切关系。别人都是笑着进大学的，而我在 入学的那天晚上，却痛哭了一场。这种少女的痛苦

……你们是永远也体会不到的。 记 者 请安静一下吧。

女大学生 进大学以后，我又遇到一个人。他比我高两届。 在一次国庆舞会上我们愉快地合作了一次。第二 天，他又送来了电影票。我去了。当时，学校里关于 我的传闻很多。但他并不疏远我，还借给我刘晓庆 写的《我的路》。我终于找到一个诉说心曲的地方。

但这一切又很快消失了。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他失 去了理智 ……

**记** **者** 这一切都是经过预谋的吗?

女大学生 不，是他误以为我爱他，当他第二次提出那种要求 时，我就明确地告诉他，并不是我怕出事，但我讨厌 这种浅薄。因为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友谊，他突 然哭了。很伤心。

**记** **者** 以后你们就分手了?

**女大学生** 可以这么说。不过，我常和他一起去参加舞会，他 的舞跳得的确不错。他毕业了，我突然感到寂寞。 于是，主动找了个情人，这次我可理智多了，恋爱之 前约法三章，双方都有权随时断绝这种关系。前提 是，只要找到更合适的或感到和对方待在一起并无 幸福可言。他全盘接受。

记 者 打断您一下。这种契约式的恋爱在大学生中是否具 有代表性?

**女大学生** 不清楚，恋爱只是两个人的事。

**记** **者** 您对恋爱的感受是什么呢?

**女大学生** 这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东西。能说清，我就不恋 爱了。

**记** **者** 您目前的这位男友，对你去新疆是什么态度?

**女大学生** 我给他出了个难题。他突然发现我和罗布泊沙漠 一样神秘莫测。但又不敢离开我。怕社会舆论和政 治压力。

**记** **者** 这个我懂，不过您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女大学生** 简单极了。我解放了他，也解放了我自己。

记 者 说真的，刚和您接触，我感到您那么压抑。但现在我

发现您是那么自信、豁达……

女大学生 不，您这回又错了。我忧郁，常有一种孤独感在围 绕着我。不是那种万籁俱寂式的孤独，而是一种喧 闹声中的孤独。就是这样。

记 者 这次您去了，就不打算回来了吗?

女大学生 不一定，先去几年再说。如果那里不对劲，再往别 的地方去。过去提倡“干一行，爱一行”,现在不是提 倡“爱一行，干一行”吗?……我从去年起就想有个 家，有丈夫和孩子……所以我也许还会回来，谁知道 呢?您发稿时，千万笔下留情，别把话说死了。给我 也给你自己留条后路 ……

记 者 好，谢谢您。

〔女大学生走下。

〔主持人走下台来，开始对观众进行现场采访。 **主持人** ( 对观众)您认为她是什么颜色?

〔观众的回答众说不一，主持人不必置可否，如此数

*次。*

〔对话都由无线话筒传给全场观众。有人给主持人 递上一张条子，问及扮演女大学生的演员的情况。

**主持人** 看来观众对演员似乎比对戏更感兴趣，好，我们可以 满足大家的要求。

〔主持人将扮演女大学生的演员请到台上，再一次进

行现场采访，向全场，向观众介绍她的一些具体情 况 。

**主持人** (换话题)你这次在《魔方》中扮演女大学生，有什么 感想?

**女演员** 要演好每一个角色都是不容易的。

**主持人** 你觉得观众对这位大学生会喜欢吗?

**女演员** 我了解过，有的人并不喜欢她，很讨厌她。当然，也 有叫好的。

**主持人** 好 ，我们祝愿你创作出更多更美的形象奉献给观众，

谢谢你，再见! 〔女演员下。

主持人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获得一致的好评，特别是对年 轻人。但一个理想的社会对年轻人是宽容的，不但 宽容男青年烫发，女青年抽烟，也会宽容我们在神圣 的戏剧舞台上胡说八道。看，观众在鼓掌，我们又一 次被宽容了，谢谢。不过，我也要提醒诸位，宽容有 时也会带来另外的后果，就是放肆，而且放肆到不可 收拾的地步。不信?走着瞧。

( 四 ) 广 告

〔紧接上场。一个身穿西装，手提公文包的男子—— 张总经理走到台口同主持人打招呼，并低声要求着 什么。

主持人 (走向观众)同志们，是这样，有个情况需要跟大家解 释一下。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演出遇到了一些经 济困难。这次排演《魔方》,我们学习了某些单位的 先进经验，搞了几笔小小的赞助。有一家单位当时 就提出要在我们的戏中间穿插一段广告。开始我们 还犹豫，后来觉得也不妨做一下尝试。要知道这种 在话剧演出中穿插广告的尝试在世界上恐怕都是首 创的。这家单位的名字叫 ……

**张总经理** 中华实业开发大学。

**主持人**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中华实业开发大学的张总 经 理 。

张总经理 我们是老关系了。我原来是他们团的演员，不过， 我现在不当演员了，改行搞实业了，各尽所能嘛。 (主持人下)首先，我热烈祝贺《魔方》隆重上演，我很 激动、很高兴，有这么一次学习机会。祝你们艺术成 功，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恭禧发财!

我们“中华实业开发大学”是华丽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和港商联合创办的。本校办学的宗旨就是为四化建 设培养第一流的商品人才。我们还十分荣幸地聘请 著名电影大师赵丹同志担任本校的名誉校长。

本校的课程设置是面向改革的实际需要，除开设一 般大学的公共课程外，还新增多门边缘学科。有《商 品文化概论》、《应付心理学》、《叫卖基础》、《冒牌货 鉴赏》、《送礼语言学》和《个体户摆摊地理学》,其中 部分课程被主管部门授予“信得过课程”。

本校的校址在中日合资的雅马哈宾馆七十二楼，那 里是环境优雅，设备齐全。餐厅可为师生代办各类 婚丧酒席。价格优惠。欢迎来人来电接洽。为解决 大年龄同学的后顾之忧，我校每星期二、四、六晚上 举办交际舞会，会上供应精制糕点、雀巢咖啡，“味道 好极了”。为贯彻教育部提出的“男拳女舞”的教育 方针，我们重金聘请了日本柔道大师姿三四郎的后 裔——姿三八郎先生来授“竞争护身拳”和“暗伤剑 术”。女士们注意了，我们还专门为你们去香港聘请 了邓立丝小姐为你们传授“现代舞厅舞”和“迷你化

妆术”。听说她一九五八年在夺取“香港小姐”桂冠 的竞争中曾进入半决赛圈。听说和邓丽君还是亲 戚。

我们有决心把学校办成一个未来改革者的摇篮，欢 迎各界有志之士都来踊跃报名。

我们招生采取的是“五不主义”。就是：不问年龄，不 问性别，不问政治倾向，不问相貌，不问健康，凡具有 同等消费能力者均可入学，学费每学期一千五百元，

残废人八折优待并备有各种报销凭证。不贵啊，去 年我们也是这个价，今年大家工资都涨了，可我们学 费一分钱都没涨啊，天地良心。注意了，为促进教育 事业的蓬勃发展，鼓励大家热爱知识，我们最近对教 育事业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我们在全国首创了“准 考证号码对奖活动”,我们这次对奖一不兑汽车，二 不兑现钞和彩电，前一时期上级对这种不正之风已 经批了，批得好，批得及时，我们教育单位要以实际 行动加以抵制，我们抓的是精神文明，对奖兑得是大 专文凭。

我读一下细则：

一等奖：一名，发给本校毕业文凭一张，保送出国留 学两年。我们去的可都是工业发达国家。

二等奖：四名，发给本校本科毕业文凭一张。 三等奖：八名，免试免费入学。

另外，我们还决定凡参加者每人发给名誉大学文凭 一张和校徽一枚，以资留念，过过瘾。

〔主持人指着表上，告诉他时间已到。 张总经理 再给半分钟，我还有关键的几句话。 主持人 对于我们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啊。

张总经理 不就是追加点赞助吗?行!再加三百。 主持人 五百!

**张总经理** 三百五! 主持人一千 。

**张总经理** 你这是怎么啦，咱们是 ……

〔主持人推张总经理下，张总经理边退边继续说。

**张总经理** 我们特邀人民银行摇奖，法律公证处到场公证，对

奖号码将发表在《人民教育》十月号上，报名地点，也 就是卖奖券的地点是教育局警卫室，咸亨酒店，百货 大楼化妆柜台。

〔主持人示意时间到，推他下台。 **张总经理** (喊)名额有限，欲购从速。

**主持人** 滚 !

〔张总经理只好溜走。主持人走向观众。

主持人 这很可笑，也很可悲。前几年一位留学美国的朋友 告诉我：在美国已经看不到不带广告的电视节目了。 当时，我真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化事业 不受商品冲击而感到无比自豪。可今天，这个(用手 指做捻钞票的动作)已经无孔不入了。当然，对此我 们也在更新观念。但也不是所有的观念都象这件衬 衫，说脱就脱，说换就换的。

目前，世界正面临“冒牌货”的冲击，不但有冒牌手

表，冒牌药品，还有冒牌艺术和冒牌社会主义。 鉴别冒牌货的手段就是送进实验室，去测验。

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人，人有许多毛病，从外表是很 难看出来的。

下面我们就来做这样一个实验。(向观众展示舞台 布景)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是阳关大道， 一条 是泥泞的小路。(出示牌子)。上面写着“绕道而 行”。你们瞧吧!一场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 要在这里激烈地展开了。

(下)

**(五)绕道而行**

人 物 青年、老人、丈夫、妻子、父亲、女孩儿、小伙儿、姑娘、 几个过路人及一个在场上始终不发一言的“看热闹 的人"。

〔一个普通的路口。一块“绕道而行”的木牌。

〔“看热闹的人”捧着茶杯、哼着小曲从观众席中向路 口走来。几个过路人超过他，看了看牌子向泥泞小 路绕行了。“看热闹的人”蹲在了牌子旁边。一位退 休老工人和一个青年开始研究牌子。

青 年 (忿忿地)好嘛，早上这条路还是通的，才一顿饭的工 夫成禁区啦!

老 人 这儿插牌子说明前面是在修路什么的。为了安全， 这也是为咱们过路人着想啊!

〔老人掏出红袖标带上，并从后腰拔出一面小红旗。 青年是啊，咱们国家大，劳动力过剩，但又总怕人闲着出

毛病。动不动就拿着这好好儿的大马路开心。今天 供电局刚填上，明天煤气公司就扒开。这样才显得 热气腾腾，有股大干四化的劲头嘛。(忽然觉得不 对)哎，修路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

老 人 (思索了一下)兴许不是在修路?

青 年 一看就是一个骗局。

〔丈夫肩上坐着小孩，唱着歌儿从观众席中走上来， 妻子跟上，不解地望着牌子。

老 人 (神秘地)前面出事了! 丈 夫 出事?

老 人 对。“文革”第二年就听人说有阶级敌人在那边放了 个定时炸弹，到现在还没响呢!

青 年 真看不出来，您老这么大岁数了，阶级斗争这根弦， 还是这么紧绷绷的啊!

老 人(不快)这把岁数?我这是跟你们闹着玩儿哪?我这 是为了你们好。这是多少年的经验了，不怕一万，就 怕万一。

〔刚上来的那对夫妻正在研究牌子。

妻 子 真讨厌!放着好好儿的路不让走，那条路上的臭水 都没脚面了。

丈 夫 (发现了什么)你们看，前面有一排高压电线杆。会 不会是刚才风大，把电线给刮断了?

老 人(恍然大悟)对呀，这高压线今年夏天就断过，还差点 儿出了人命啊!

〔一种奇怪的声音响起来，众不无恐慌。

〔一小伙儿骑自行车载一个姑娘驶来。 老 人 (晃动小红旗)站住!别往前走。

小伙儿 干什么!你又不是警察，管得着吗?让开!

〔小伙儿骑车就走，老人想拉住小伙儿，一把拉住了 坐在车后的姑娘。

老 人 你给我回来!

姑 娘 干什么,干什么!拉拉扯扯的，这么大岁数了。

**老** **人** 前面危险!

**小伙儿** 你喝多了?我刚从那边过来。 **老** **人** 你看看那牌子!

**小伙儿** 绕~~一道~~—而——行，哎?刚才这儿没有这牌子啊? 〔父亲和女孩儿上。

**老** **人** 这高压线兴许就是刚断的呢!

**父** **亲** 高压线!(一把将欲上前看的女孩儿拉回) **女孩儿** 爸爸，高压线是怎么回事?

**父** **亲** 高压线就是高压电力输送线路，有几十万伏的电压， 非常危险的，人只要一靠近就会被烧成焦炭。咱们 楼下那个没有胳膊的李叔叔，他的胳膊就是被高压

线烧断的。

**老** **人** 你看是不是!

〔众骚动、奇怪的声音又嗡嗡响起。 **老** **人** 危险!往后撤!

〔众惊恐地向后闪去，紧张地注视着前方。

〔声音渐渐远去，青年听了一会儿，走了出来。

**青** **年**(不以为然)放松，放松!要真是高压线出了毛病，那 供电局的车子早就该到了。

**父** **亲** 现在交通拥挤，供电局的车怕是一时过不来。

**青** **年** 既然是电线断了，那牌子上为什么不注明?哪怕是 画两个闪电也行啊!

**姑** **娘** 兴许是放牌子的人心里一着急忘了画了呢?

**青** **年** 我真不明白，你们干吗一定要说这条路走不通呢?

**老** **人** 我看你这小兄弟也真能认死理。这不是牌子上都写

着嘛!

青 年 牌子?哈，前些年人们相信最高指示，现在又都迷信

上牌子了。

丈 夫 (打断他)我说，该去个人到前面看看，探探虚实。要 不争到天黑，大家还得去走那条烂泥路。

**青** **年** 说得好!世界上就是需要有一批敢于铤而走险的勇 士。遗憾的是：生活中这样的开拓者实在太少啦!

丈 夫 行了!有说这番废话的工夫，我早走一趟了。 〔说着，他朝那条路走去，却不防被老人挡住。

老 人 回来!你们年轻人到一块儿就知道叫劲儿。我告诉 你，我们邻居的一个小伙子，就是因为和人打赌，结 果死啦!

丈夫大爷，这不是打赌。我总觉得这块牌子它不对劲儿。

老 人 那也不可不信啊!要是你去了真有个好歹，你说算 工伤还是算什么?我看咱们还是等一会儿，说不定 供电局的车子就要到了。

青 年 中国人呐，就是等的功夫好!

丈 夫 有的中国人嘴皮子功夫也不错。

〔他径直向前走去。 妻 子 (冷冷地)回来!

〔勇敢的丈夫站住了。支撑了一会儿，终于退了下 来。

青 年 (感慨地)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时髦病——抱怨。 抱怨世风日下，抱怨别人都变得自私了。他们唯独 不反省他们自己。大家总是希望别人都是雷锋。整 天嚷，“雷锋叔叔不见了!”“雷锋叔叔没有了。”不! 现在不是没有雷锋，而是雷锋叔叔有了家属。(突然 激昂地)多么可怕的现实啊!可怕的不是前面那莫 须有的危险，不是街上的牌子，不是这位饱经沧桑而

变得审重的老人，不是这位爱着自己丈夫的妻子， (冲到台前，对观众)而是你们 你们这些沉默的 旁观者!看啊，这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这堵没有反 光的墙。前几天， 一群暴徒就是在一群旁观者的沉 默之下，竟然轮奸了一名孕妇。暴徒倒是上了审判 台，而你们却又安安稳稳到这儿看热闹来了。今天， 这条大道可能就要在这种沉默之下被永久地封锁起 来了，你们谁能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主持一下正义 呢 !

〔主持人激动地鼓着掌从观众席中站起来，走上台紧 紧地握住了青年的手。

**主持人** 首先向您表示祝贺。演讲棒极了!大家都被打动

了。您参加过“振兴中华”的演讲比赛吗? **青** **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主持人 不，您误会了。我确实想到今天必须有人站出来大 声疾呼，唤醒那些沉默的人。对不起，打断您的雄辩 了。我刚才有件东西忘在台上了。(取那块木板)对 不起，请继续吧!真的，好久没有听到这样激昂的演 讲了，一针见血!

〔他拿着牌子欲下，全场人目瞪口呆。

老 人 回来!你是干什么的?(夺下牌子，放回原处)

主持人 我是这个戏的主持人呐!哦，忘了向您说明一下。 刚才，我们这是进行一次社会心理测验，现在结束 了，感谢大家为科学做出的牺牲。(转身对观众)亲 爱的观众同志们，请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牌子往这儿

一放，居然没有一个人敢越雷池一步? 〔过路的人们仍然站在原处， 一动不动。

主持人 你们怎么还不走哇?不是告诉你们了吗?这块牌子 是我放的，前面的路是通的。根本就没有出事，刚才 是为了做一个社会心理测验。

老 人 测验?(突然)不许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众议论纷纷，忿忿不平地围着主持人。

主持人 我说不清了。(找到演讲的年轻人)现在，已经证明 您刚才的推测是正确的。我很钦佩您非凡的口才， 现在请运用您的口才让大家走吧，这里还要演戏呢!

青 年 (审视着主持人)他们不会走的，他们吃够了盲从的

苦头，变得冷静了，清醒了，理智了。

主持人 可您刚才不是坚信这条路是通的吗?那就——

青 年 不，由于您的出现，我开始怀疑自已。您刚才不是说

您在进行社会心理测验吗?也许此刻您又在进行另 外一种测验。

主持人 你，你这不是怀疑一切吗? 青 年 对。包括我自己。

〔主持人束手无策。

妻 子 (冷冷地)你为什么不自己走一趟?

主持人 是啊，我为什么没想到呢?行，走一趟。你们这些人 哪!

〔过路人沉默地闪开一条路。

主持人 你们这是怎么啦?干吗这么庄重?就好象我要走向 刑场一样。

〔他走了几步，但周围的这种气氛仿佛使他难于自 信，他开始思忖起来。

主持人 真的出事了?按理说不会啊。我一直在这儿啊。

老 人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来捣蛋的!要不人家说你们

这些小青年是喝了“四人帮”的狼奶长大的呢?这叫

真儿了，让你走了，你腿肚子打颤了吧?回去吧! **主持人** 大爷，这条路是通的。

**青** **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就走一趟吧! 老 人 (对青年吼叫)行了，你别激他了!

青 年 (冷冷地)大家可都等着你呢!

〔主持人犹豫了一会儿，鼓足了勇气向“禁区”走去。 走了几步又慢慢停下。

**主持人** 我的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他回头看看众人，所有的人都怔怔地看着他。他隐

隐约约听见那奇怪的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大。 **主持人** (对众人)你们也走哇!跟上来呀!

〔那神秘的声音越来越响。他慌了，突然回身沮丧地 退下来。

〔 静 场 。

〔一会儿，老人挥动小旗指挥着人们缓缓地走向那条 泥泞小路。主持人也不例外。

〔小女孩呼喊着“爸爸——”跑了上来，她寻找着、呼 喊着、毫无顾忌地从“警告牌”前跑过，向阳关大道奔 去 。

〔音乐大作。少顷，主持人走向台口，示意音乐停下。 **主持人** (对观众)有位观众到后台来抗议，说演员在骂观众。

这里我解释一下。那位演员是即兴发挥，好多台词 剧本里根本没有。让各位蒙受了不白之冤。这里， 我代表剧院向广大观众道歉。我们回去一定加强政 治思想教育，杜绝这类事故。因为大家是来剧院看 戏的，不是来挨骂的。人人都爱听好听的，所以才提

倡语言美嘛。其实生活中美的事物是很多的，可以 说“无所不在”。比如说潇潇春雨，比如说诗歌和音 乐，还有——爱情。

〔主持人下。

**(** **六** **)** **雨** **中** **曲**

〔琴声悠扬。

〔随着乐曲舞台上出现了 一 个诗的意境。春雨潇潇 的巷口，远远飘来一朵红伞，伞下是一对情意绵绵的 情侣。

**画外音** **(** **男** **声** **)**

这里就咱们俩，

哦，还有行走着的树， 凝固了的海。

在遥远的一个春天，

我们躲进了这场碧绿的雨。

这里有扯不断的琴声， 抹不尽的烟云。

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远处又走来一对情侣，矮小的男青年为一位跛足的 少女打着一把蓝色的伞。这时，他将伞交给少女，蹲 下为少女挽好裤脚，他们非常默契。

〔两对情侣擦肩而过，相映成趣。分头下场。 〔琴声婉转。

〔第一对情侣再次上场。正是新婚燕尔，他们身着盛

装手捧鲜花，但脸色并不象鲜花那么美了。

**画外音** **(** **男** **声** **)**

我们终于结合了，

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 一切都是湿的，

花瓣、小路、心脏、音符……

只有那遥远的非洲， 大地龟裂、河床干枯。

我握着她的手， 也是干的，

我又想起那场透绿的春雨了。

〔另一对情侣上场了，他们的爱情也结果了，他们有 了一个婴儿。丈夫抱着孩子，喜气洋洋地为母子二 人打着伞。

〔两对伉俪相遇，彼此投以羡慕的目光。两个女性还 相互赠送了礼物——喜糖和红鸡蛋。

〔两对伉俪分别下场。 〔琴声如诉。

〔那新婚的男子一个人在雨中踯躅、踱步，他手里仍 旧拿着那把红伞。

**画** **外** **音** **(** **男** **声** **)**

她只留下了这把雨伞，

留下这无法弥补的空间。

我走不出这多雨的地带，

我走不出这多雨的地带了。 走出法院，她喊了声：“伞!” 她还是那样深情，

象这场梦一般的雨。 可我已经湿透了。

去了，去了……

没有人能走出这多雨的地带， 没有人 ……

〔另一位男子也独自走来。他臂缠黑纱，怀抱婴儿， 手里那把蓝伞依然高高地举着，但伞下是一个空白。 他们又相遇了。

〔他望着他抱着婴儿的背影远去了，独自沉思着，琴 声也远去了。

〔 灯 暗 。

主持人 (在观众席中)这段很浪漫的乐曲却引起了一些极现 实的争论。有位观众问我：那对相爱了那么长时间 的情侣看上去是那么和谐，可为什么结婚不久就离 开了呢?我无可奉告。有人说是因为“第三者”插 足。对此，我同样无可奉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真 正的爱情是不可能被第三者介入的!然而什么是 “真正的爱情”?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下面还是让我 们来看一段宁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吧!

**(七)无声的幸福**

人 物 W(妻子) H(丈夫) D(医生) 〔黄昏，一个令人遐想的时分。

〔一位美貌的少妇——W 正期待着丈夫回家。这是 一个和美的家庭， 一种静谧的气氛简直令人陶醉

……。

〔远远飘来口琴声，断断续续。

〔外面刮起了风，门突然打开了，一个中年男子——H 回家来了。他悄悄走到妻子身边，看见妻子在做针 线活儿。

H 哟，你都做好了!还早呢。(拿过婴儿衫)

〔W 不好意思地把婴儿衫一把夺过，并体贴地给丈夫 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又拿来热毛巾让丈夫擦脸、帮丈 夫换鞋……一切都做得那样温柔、细致。美中不足的 是妻子是个哑人，只能用表情、动作表达她的意思。

H (比划着说)领导要给咱们分房子啦，两室一厅的一个 单元。(妻子摇摇头)我说啦，我们不要，照顾别人吧! 两室一厅，这够多大啊!还有那么多墙隔着。我在这 边写字，你在那边睡觉，咱们就象邻居一样了。这间 房子虽然小，但我抬眼就能看到你，伸手就能摸着你，

咱们结婚就是在这间屋子里……

〔丈夫说得很温柔，妻子也完全能够领会他要表达的

*一切。*

H 我真想听你说话啊!

〔妻子轻轻地摇摇头，二人依偎着沉入遐想。远远传 来轻轻的口琴声。

〔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粗暴地打破了静谧的气氛。 H (惊醒)请进!

〔伴随着一阵旋风，走进来一个背药箱的人- D。 H (喜出望外)是大夫!我正想着呢，您就来了。

D 治病救人嘛!(抖开一个写着“包治百病”的布幡挂起 来)病人呢?

H 噢，就是我妻子。(对W) 这是大夫。我请来的，给你 治病，让你能说出话来。别害怕!(对D) 她有些紧 张 。

〔妻子恐惧地看着丈夫。

H 她五岁那年，发烧到四十一度，给她吃了药，烧是退 了，可她再也听不见了。

D 我看看。(从袖子里拉出一段绳子，对H) 拴在她手腕 子上。

〔H 忙把绳子的一端拴在W 的手腕上，D 坐下，在绳 子的另一端为W 号脉。

D 她经常头痛吗?饮食怎么样?有没有脚气?(对H) 解下来。

H (解掉绳子)能治吗?

D 试试看吧!不过，要扎针的。

〔D 从药箱里取出几支颇大的“针”比划着，丈夫和妻

子惊愕。.

D 不用害怕，一点儿也不痛。

〔W 惊恐万状地扑在H 的怀里。H 对 D 点了点头，D 将“针”对准W 的领后扎下去，扎下去……

D (拔出针)弄通了! H (没听懂)你说什么? D 我说弄通了。

H 弄通了?她能说话了?

〔D 拍了一下手，W 做出听见的反应。H 也拍了一 下

手 ，W同样听见了。

H 大夫，她听见了!听见了!

D ( 对W) 来，跟我学。(唱)“水牛儿——水牛儿—— ”

“先出那犄角后出头——。” 〔W 哝衣呀呀地模仿着。

D 时间长了，锈住了。要经常练习。经常练习必有好 处 。

〔D 收拾起挂在那里的布幡和“针”。 H 大夫，能把那根针留给我们吗?

D 可以。

〔D 将那“针”交给H, 便旋风般地消失了。 〔H 将“针”虔诚地挂在高处。

H ( 对W) 你能说话了?来，你试试!你说：我—

W (学)我—— H 你说：你—— W 你—

H 你说：我——你——

w 我——你—~~,我~~——你—— ,我——你—— 。

H 我听见了，听见了! 〔两人惊喜万分。

H 你说话了!你能说话了!从现在开始你能开口说话 了!对，你说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W 买票，一毛的!

H 买票?我记起来了，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共汽车 上。在车上我看见了一双眼睛，这是我梦里所见到的 那双眼睛啊!

W 你坐过站了。补票!

H 是的，我坐过站了，我们俩就这么默默地对看着，彼此 明白了一切。

W 百货大楼到火车站，一毛钱。

H 我明天就去补票，补上这张五年前的票。明天!明天 我们要补的事可太多了。

W 明天晴转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雨量中等，最高温度 25度，最低温度19度。

H 说吧，说吧!二十多年了，要说的话憋了一肚子。

W 肚子痛多久了?有腹泻吗?次数多不多?一般来说 急性腹痛有两种可能：肠痉挛和阑尾炎。要是阑尾 炎可就麻烦了。很可能已经穿孔，脓血会引起腹膜 炎 。

H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噢，是去年春节。半夜我肚子 痛，你送我去医院挂急诊，哭得象个泪人儿了。好了， 明天咱们得好好庆贺一番。我去买只老母鸡。哎，咱 们那只大铁锅你放到哪儿去了?

W 铁锅送去大炼钢铁了。全民大动员，都来办钢铁，天 天放卫星，气死大老美!中国政府第301次严正警告

美国政府：停止一切挑衅活动……

H (有点沉不住气了)你别太累了，休息会儿吧!

W 这点困难算什么?轻伤不下火线，坚持到底就是胜 利。

H 我知道你能坚持。夜深了，大家都睡了，咱们不能影 响邻居们。

W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

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H 亲爱的，你太兴奋了……

W 我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了，天空是那样的晴朗， 遍地是鲜花的海洋。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泪水

啊，你慢点流，让我仔细地看看您…… H 这可怎么好?我得想个办法。

〔H 找到了药瓶，拿起一杯水将几粒药片及水杯递给

W。

H 喝杯水吧!润润嗓子。

〔W 在 H 的劝说下吃了药片，喝了水。

W 他迎上前去，热烈拥抱。乐队奏两国国歌并检阅了 三军仪仗队。鸣礼炮二十一响。数百名青少年挥舞 花束、跳起了欢快的迎宾舞。晚上，贵宾们出席了盛 大的欢迎宴会。席间宾主频频举杯，共祝两国友谊 万古长青……。(昏昏欲睡，仍挣扎着)首都文艺工

作者还演唱了……还演唱了……。 〔H 忙将 W 抱到床上，W睡着了。

H (松了口气)可睡了，明天她醒了也许会好些。明天让 她痛痛快快地说个够。反正他们厂里都是哑巴。不 行，她要是在路上说个不停可怎么办?对!我给她请

一个月的假，让她在家里把话都倒出来。我也请一个 月的假，在家里陪着她说。

〔H 喝水，不由被呛得咳了一声。

W 不要随地吐痰!以讲卫生为荣，不讲卫生为耻。 H 我没吐，你先睡吧!

W 不要随地乱丢废纸、果壳。不要随地大小便。保持

城市环境卫生，坚持计划生育…… H 我没有……不要说了，快睡吧!

W 一班向左，二班向右，三班跟我来!

H 谁?谁来了?天呐!睡着了还在说 ……

W 开膛，取出内脏，洗去血水，把毛脱尽，切成三分见 方，放盐三分、花椒五颗、葱白少许……

H 照这么说下去，明天谁还敢来吃饭呀!

W 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 之间的关系。我要投斯琴高娃一票。每天早上吃一 片，一共吃二十八天。菜市场来胡萝卜了，玲玲妈买 了好大一筐。

〔W 使劲摇着妻子，扶她站起来。 H 你醒醒，醒醒!

W (闭着眼睛继续说)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线，注意来 往车辆。21次19点52分发车。经过漫长的岁月， 猿终于变成了人。有出口转内销的裤子给我留一 条。太阳出来了，白毛女走出了山洞!把“四人帮” 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

〔H 越来越感到恐惧，不由自主地抓起外衣一下子包 住了W 的头，话音停止了。

H 真可怕!我刚才突然觉得在我面前的不是我妻子。

现在好了，安静了。(吁了一口气，抚摸W的手)啊?! 冰凉!完啦?!

〔H 慌忙扯开外衣，发现妻子已经窒息，连忙做人工呼 吸。渐渐地，她终于呼出一口气来。H 也累得瘫软在 地 上 。

W (坐起来)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凡故意伤人致死者 可判死刑。

W 又救活了，就可以不判刑了吧?

W 鬼子把乡亲们赶到了打谷场上…… H 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

W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整个形势一 片大好……

H 形势大好的主要标志就是各项工作都走上了正轨



W 这次工资调整以基本工资加工龄工资…… H 再加职称工资和奖金一起计算。

W 有人目睹他身披半尺长的红毛—— H 比人略高，男性——

W 皮鞋帮上多打点鞋油。地址别忘了。电子表容易

坏。致癌的主要物质是黄曲霉素…… H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W 中国队反败为胜! H 快停电了!

W 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 H 哥俩好哇，五魁首啊…… W 记住这次血的教训吧! H 地球快要爆炸啦!

〔W 不停地说着、说着。H 已完全承受不了这声音的 压力，他垮了。那声音还在鼓噪着、鼓噪着。面对妻 子滔滔不绝的讲话欲，他向那枚高挂着的“针”冲过 去。

〔H 拿起了针，欲向妻子冲过去。W 用外衣挡住自己， 那外衣在颤抖着、颤抖着，然而鼓噪之声仍然大作。 只见H 猛地转身将那“针”狠狠向自己的哑门穴刺 去。

〔顿时，世界沉寂了。H 慢慢地拔出了“针”木然地向 妻子转过身来。针，从他手中“哨啷”落下。

〔柔和的灯光下，一切仍然是那么恬静，妻子深情地向 H 走来，两人慢慢坐下。

W ( 握 着H 的手)你好些了吗? H (点点头)

W 我真想听你说话。 H (摇摇头)

〔两人依偎在一起，又传来轻轻的口琴声。 〔少顷，主持人从他们身后轻轻上场。

主持人 他们睡了，他们的确说得太累了。不知他们会梦见 什么?一般来说，容易满足的人是不做恶梦的。好 吧，就让他们睡吧。(示意灯光渐渐收掉。走向台 口)记得傅雷先生说过：中国人的性情较之西方人显 得淡泊、超脱、平和。所以，在中国对一个幸福家庭 的最高评价不是富庶而是宁静。不过，大家在看了 这段近乎荒诞的表演之后一定还会想到许多别的。 比如我自己。在想到宁静、和谐的可贵之外，我还想

到了生活中常有的一些人，为了达到某个目的全力 以赴，可这愿望实现以后又发现并不象自己想象的 那样美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另外，我还想 到，人们心灵之间的距离和语言的多少往往并不相 符。古人说，“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有这点“灵犀”, 话说得再多也都是废话!好了，现在让咱们轻松一 下，共同来欣赏一段音乐!

〔有人递上来一个收录机，主持人接过，按动键钮，广 播体操音乐起。主持人无可奈何地将收录机放在场 上，转身下。

**(八)和** **解**

〔光起。一个春光和煦的假日，在街心公园。以高台 上那台收录机为界， 一边是老人们， 一边是青年们。 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地盘和爱好。在广播体操的乐声 中，老人们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蹈鸟，有的拄杖散 步。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在舞剑，老太太也在活动 着她那老筋骨。

〔漂亮的姑娘和小伙子们有的在打羽毛球，有的在读 外语课本，有的弹吉他、做操。

〔三个老头儿挤在一起有滋有味地听着半导体收音 机中的什么节目，可能是京剧什么的吧!显然，广播 体操的音乐在妨碍他们。于是， 一位外貌可敬的老 人向高台上那台收录机走去，他拨动一个键钮，广播 体操被京剧的一曲名唱段代替。可敬的老人自得地 走下来，在场的老人一个个如鱼得水、自在非凡。

〔青年们却对这种“老生长谈”毫无兴趣。 一个姑娘 从小提包里拿出了一盒磁带，交给了一位健壮的、弹 吉他的小伙子。磁带被装进了收录机，京剧被“迪斯 科”取代了，青年们用各种姿态展示着自己的魅力。 〔老人们大为不满，那位“可敬的”老人又一次走向收 录机。

〔突然，“迪斯科”又换成了京剧。老人们满足，他们 舞兴正酣的青年们感到委屈。

〔终于，那位健壮的“勇士”在女伴眼色的指挥下扑向 播放京剧的收录机。“迪斯科”又响了，震天动地! 青年们雀跃，他们又忘情了。这是舞的反抗，舞的发 泄。老人们异常反感，那位“可敬的”老人又向收录 机奔去，同时，“勇士”也冲到了收录机前，音乐戛然 而止，正面冲突开始了。

〔老人们放下了手里的象棋。操起了凳子、剑、手杖。 青年们停止了舞蹈，握紧了手中的吉他，球拍 ……

〔一声低吼，对峙形成了。剑拔弩张、 一触即发。

〔我们无所不在的主持人呢?他正从观众席向舞台 急奔。

主持人 住手!舞台是和平的象征，不能肇事!不能肇事!

〔他冲进矛盾，规劝着，但双方都默默地注视着对方， 谁也不肯让步。他明白了，拿出一盒磁带在众目睽 睽之下放进了收录机。

〔音乐大作，是一曲京剧旋律和“迪斯科”节奏的“大 汇合”。场上诸位都听明白了，老人们自得地品味着 《女起解》的唱腔，青年们随着那强烈的现代节奏欢 呼着起舞。

〔于是大家相安无事，风和日丽。

〔主持人望着这一切，陷入了沉思。猛地他一挥手： “停!”舞台上一切都静止了，如同电影中的“定格”。

主持人 (对观众)只有在舞台上，我们才能这样随心所欲地 去调解矛盾。在现实生活中，矛盾对立无时不有，无

处不在。依我看，要争就让他们争，要斗就让他们 斗。要不然这个世界怎么能前进呢?

〔 灯 暗 。

**(九)宇宙对话**

〔灯光变幻，乐声渐起。

〔人们仰视着浩渺的星空， 一场在心灵空间的对话开 始 了 。

主持人 听，这是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是“探索者十号”宇 宙飞船给外星球生物带去的声音。我曾多少次仰望 繁星密布的夜空，默默地流泪。我感到地球是那么 的渺小，人生是那么的短暂。我更感到了宇宙的永 恒和生命的无穷。我是多么希望和外星人对话啊!

**外星人** **(** **画** **外** **音** **)**

因为好奇，我们曾在地球着陆；

因为游戏，我们和你们若即若离；

因为寂寞，我们建造了飞碟；

因为勇敢，我们飞向漫漫广宇。

万念俱灰，万籁俱寂，飞碟在星系间游历。 飘向未知，飘向永恒，我们在宇宙中联谊。

再见，蓝色的星球，

再见，年幼的弟弟。

再见，蓝色的星球，

再见，年幼的弟弟 ……

〔这神秘的声音逐渐消失在无限辽远的宇宙中。人 们追寻着那声音，心驰神往……

〔音乐大作，欢歌狂舞，热烈的气氛将舞台与观众席 融为一体。

〔“晚会”结束。

**十二岁的夏天**

余 云 唐 颖

余云.35岁，上海戏剧学院教师。

唐颖.34岁，上海《青年社交》杂志社编辑。

人 物

杨采：男知青。瘦高个，宽额。颔骨的线条迷人。 双眼阴沉。那张脸显得聪明而邪气。

卫生员：女知青。纤弱。白衬衣，黑绸裙。细眉微 蹙。走路静静的，总背个药箱。

马 赛：女知青。高个，深陷的眼睛。轮廓俊美。神 态冷漠。举止洒脱近乎狂放。

油葫芦：男知青。戴眼镜。整个装束和神态给人以 洁身自好的感觉。他有气喘病。

黄毛：男知青。微微卷曲的黄头发，眼珠是蓝的。 柔弱而漂亮。

小杨柳：女知青。丰满妖娆。穿一条水红色的睡裤。 一对沉默的情人。

一对喧哗的情人。 连 长：男。

指导员：女。

治保组员若干，男女知青们、歌队。

度假青年：一个朝气蓬勃的城市小伙子。

这是一个热带岛屿， 一个美丽而恐怖的岛—— 我们称之咕咕岛。某农场的一个连队住在这里。天 和海蓝得眩目。白天，阳光无边无际，地球象一个巨 大的火炉在燃烧，令人绝望。岛上有一片原始椰林。 夜晚，清风拂过，传来森严的沙沙声，似鬼哭狼嚎。 海岸边绿色的丛林下，埋伏着肥硕的仙人掌。

**第** **一** **幕**

〔咕咕岛连部门口的空地。

〔清晨。岛被 一 种从未有过的雾笼罩着。看不清景 物。只见影影绰绰的人头在白雾中浮沉，伴随着空 旷、飘忽的说话声 — —

“你看得见我吗?” “我看不见你。”

“真的看不见?” “头发湿了 … … ” “衣服湿了 … … ”

“什么都是湿淋淋的。”

“昨天晚上席子都湿了!” “那是汗 … … ”

“真热啊，真让人受不了!”

〔似有断续、急速的蛤蟆叫声。 〔 说 话 声 — -

“什么也看不见，船怎么开?”

“船开不了!”

“我们怎么办?”

“快过来，抓住我的手，我怎么觉得岛在摇晃。” “岛会不会飘走?”

〔蛤蟆的叫声。

〔指导员蹑手蹑脚地上。她象一头猎犬，总是职业性 地竖着耳朵探听什么。此刻，她警觉地听着雾中的 说话声。

〔小杨柳的声音：“湿淋淋的席子， 一点也睡不着，早 晨三点钟，我就上镇去买螃蟹了。”

〔男知青的声音：“你这螃蟹好极了，身体又肥又壮， 腿又细又短。”

〔女知青的声音：“而且只有四条腿。”

〔小杨柳的声音：“今天早上那只鸡才怪，明明是母 鸡，却顶着 一 个大鸡冠。我不喜欢母鸡头上有鸡 冠。”

〔指导员忽然眼睛发光 — — 视线被地上 一 张纸条吸 引，她迅速捡起纸条看了一眼，象得了什么宝贝似 的 ， 下 。

〔人声：“连长怎么还不来，大概热得跳到河里去了。” “这两天他的脸阴沉沉的，弄不好今天又不批假。” “他说过农忙结束就放假的。”

“可刚才我看见连长和治保组的人在黑洞洞的大仓

库里，头凑在一起，地上有红标语。”

“又要揪人了吗?这么热的天还要斗人?” 〔浓雾开始飘散。晕乎乎的太阳悬在空中。

〔响起古怪的琴声 一 只风箱漏气的手风琴在拉。 琴声只有四个音符，夹着湿漉漉的嘈杂。

〔女知青的声音：“这破箱子还背回城里去?”

〔油葫芦的声音：“我这琴一天坏两次。我有个邻居 能修琴。他没有腿，没有耳朵，坐在装着马达的轮椅

上在琴键间游来游去。他修过的琴能弹出八个音 符。”

〔男知青的声音：“要有八个音符，我一定跳到海里去

睡觉。”

〔浓雾又散去了 一些。太阳鲜明起来。可见一块巨 大的红礁石横亘在中央，红礁石上有凿出的不规则 的石阶，高高低低坐在石阶上的人影渐渐清晰—— 〔在礁石底部的石阶上，那对沉默的情人在绕一团金 黄色的绒线。他们始终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旁若无 人。 一根金黄色的绒线在他们之间缓缓流动。

〔黄毛上，把手中提着的一个旅行袋扔在地上，往上 面一坐。

女知青 小黄毛，你怎么又要回家?

男知青 上次回去你不是把假期都用光了?

〔黄毛不作声，双手抱住脑袋，象在与谁赌气。 〔小杨柳见状，走近黄毛。

小杨柳 (轻声)不是跟你说过，我很快就回来的。(稍停)他

一年才回来一次 …… 〔黄毛仍不作声。

小杨柳 听话，别耍小孩子脾气。你把明年的假期都用了，家 里有事怎么办?

黄 毛 我没有家。

〔小杨柳黯然。

男知青 小黄毛就象小杨柳的尾巴。

女知青 小杨柳也太喜欢黄毛，他快成她的儿子了。 男知青 (猥亵地)我要有个这么年轻的妈妈就好了。

〔大家嘻嘻地笑。

**女知青** (对另一女知青)喂，你又要回去吃蚯蚓钻豆腐? **油葫芦** 每年夏季风吹的时候，蚯蚓就上市了。

另一女知青 我是一定要吃的。这个菜不但好吃，还好看。 一锅活的蚯蚓，上面放一大块豆腐，火一烧，蚯蚓在 沸腾的水里乱钻，揭开锅一看，一条条变得鲜红的蚯 蚓从雪白的豆腐里探出头来。

**女知青** 那汤是很鲜的吧?

**另一女知青** 我一面喝汤， 一面欣赏这一块钻满了红蚯蚓的

白豆腐。于是，咕咕岛上一年的苦都消失了。 人 群 啧喷啧!

〔有人被地下的什么绊了一下。

**男知青** (对另一男知青)你干吗带这么多米回家?今天镇上 的螃蟹只有四条腿。

另一男知青 我姐姐一胎生了六个男孩，他们很能吃。第六 个刚喂完，第一个又哭了。我妈妈整天烧粥，我姐姐 整天喂粥，家里的米都吃光了。

**男知青** 我最丧气。我外公要死了，就等我这个长外孙回去。 我外公那口气一直要断断不了，已经吊了半年多。

**另一男知青** 那口气倒蛮长的。

男知青 连长不放我走，说要等农忙过后。于是我外公只好 等，换了几十家医院，用光了三百零六个氧气瓶。

〔背着药箱的卫生员上。

**卫生员** (走到黄毛身边)黄毛，你今天还要打一针。(对另一 男知青)这是下个星期的药，回去别忘了吃。

**另一男知青** 按你的指示，一天吃三顿，吃了三个月。可惜这 药越吃，我的肋骨越痛。

**小杨柳** (对卫生员)为他们操这份心?一上船就把你的药扔 海里去了。

〔马赛上。她专心致志、很有技巧地玩着三个小沙 袋，两手交替把三个小沙袋不断抛向空中，沙袋在空 中划出各种弧线。她玩得很入迷，如痴如醉。场上 的人倏然静下来，视线不约而同随着那三个小沙袋 移动。

[两个佩红袖章、手提木棍的治保组员匆匆走过。 **男知青** 不对头，好象真的要揪谁了。

**油葫芦** 可别弄得我们走不了。

**卫生员** (走近马赛)仓库里堆满反腐蚀的标语，听说杨采有 什么书落到连长手里了。

〔马赛玩着沙袋，象没听见她的话。 人 群 每年夏季，连长都要整一个人。

不知今年该谁倒霉了。

**马** **赛** (收住手)但愿气温升到五十度，人人热得中暑。 **油葫芦** (忽然跳起来)一只蛤蟆!

**男知青** 大惊小怪，不过一只蛤蟆。

**油葫芦** 可这个岛上从来没有过蛤蟆!

**人** **群** (也发现了脚下的蛤蟆，不断有人跳起来)真的，怎么

有蛤蟆!

这么多蛤蟆!

(跳跳蹦蹦)受不了啦!蛤蟆! 受不了啦，这夏天!

〔阳光灿烂起来。

〔那对喧哗的情人大声吵闹着上。

喧哗的女情人 (带着哭声)你到底把我的信丢哪儿啦?你说

呀，你把它找出来呀!

**喧哗的男情人** 你别急，找找看 ……(在地上找)我实在记不 得了，唉!

喧哗的女情人 算我看错人了!倾注了一个女人全部爱情的 信，就被你这样漫不经心地丢了。 一封信就是我的 一颗心，把信还给我，把爱还给我!

喧哗的男情人 难道你还不明白我是怎样爱你吗?我对着月 亮起誓! — 哦，不不!(背诗般)起誓可不要拿月 亮，那没有常性的月亮，在三十天里都变上几回圆 缺，免得你的爱也会一样地无常——你看，你写在信 上的话我早就铭心刻骨!

**喧哗的女情人** (破涕为笑，用手捂住耳朵)别说了，难为情死 了!

**马** **赛** 你们不累吗?我都看累了。

〔一男知青跑上。

**男知青** 完蛋啦，我们回不去啦，连长今天不批假! 人 群 (哗然)那怎么行!

天气这么热，蛤蟆这么多! 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家! 〔又一男知青跑上。

**男知青** 连长来了，马上开大会!

**卫生员** (紧张，问男知青)为什么开会，又出什么事了?

〔闹闹哄哄中，杨采上。他手中漫不经心地捻着一沓 扑克牌，口里念念有词。

杨 采 又是草头爱司! 〔人们围上去。

人 群 (七嘴八舌)看到连长吗?

杨采，你知道连长为什么不批假!

杨采(看着牌) ……有一天，镇上来了个跛老头，他预言小 镇三天后将遭受毁灭性灾难 ……

人 群 你知道今天还能不能走? 你不是也要回家休假吗?

**杨** **采** (惊讶)回家?为什么要回家?你不是这儿的人吗?

干吗还说回家?到底哪儿是你的家? **男知青** 我是说回城里，回我们来的地方。

杨 采 你去了，然后还要回来，你回去干什么?你是这儿的 人，干吗自找麻烦地走来走去?而且，你要回到城 里，必须越过许许多多障碍。(稍停)首先，你得去找 连长。你从连部找到他家，从他家找到仓库，从仓库 找到椰林，最后终于在公共厕所里发现连长。厕所 臭气熏天，连长又正憋得慌，你也没有愚笨到在此时 此刻提这个问题，于是只好装模作样在他身边蹲下 来。你随他走出厕所，迫不及待地把假条递上。连 长还没有从臭气中缓过气来，没好气地给你一个白 眼。晚上，你找到他家，没进门就听到连长老婆的大 嗓门。你从门缝里望进去，只见连长老婆正手握一 只拖鞋向床底下吼：“你出来不出来?”床下，传出连 长豪迈的声音：“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 来。”你憋住气不敢出声，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悄悄 离开，你又失去了一次机会。等你批到假来到码头， 却正遇上台风，船两天不开。经过千辛万苦，你终于 上了船，由于人太多，船摇晃起来，四周一片恐慌，你

又要经历一番惊心动魄 …… 〔阳光灿烂无比。

〔空中忽然传来清脆的丁零声，伴随着轻快、跃动的 旋律，由远及近——

“我有过一个夏天， 我有过二十岁。

我有过夏天的疯狂，

我有过二十岁的芬芳。

我象那只大蜻蜓， 为了那片云，

迫不及待地飞向远方 … … "

〔人们仰起脸，手搭凉棚，眯缝起眼睛望去—- 人 群 快看，这天上飞的是什么?

是降落伞， 一顶红色的降落伞! 它飘过来了，飘过来了!

(随着那看不见的飞行物跑动)它在往下落!

〔一顶鲜红的降落伞状的物体翩然而至，刹那间，度 假青年落在红礁石上。他身穿T 恤衫、牛仔裤，精神 勃勃，颈上， 一串用鲜艳的开司米编织的带子串起的 钥匙光芒四射。

〔人们惊愕地望着这度假青年。 **度假青年** (愉快地)早上好!

〔人们没有反应。

〔度假青年边解开系在身上的“降落伞”绳，边向站得 最近的油葫芦笑笑。

**油葫芦** (蓦然)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度假青年** 这是什么地方，怎么有一个小岛?地图上好象没 有这么一个岛。(仰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蓝的天。 是海把天映蓝了，还是天把海照蓝了?又透明又深

邃、象一块巨大无比的宝石，叫人头发晕。云象山 城.一座座屹立在空中。(对人群)在我们城里，天是 灰的，云是一片片的破棉絮……

〔人们望着度假青年。

**度假青年** 可是，在这么一个灿烂的地方，你们为什么都灰黯 着脸?难道这个明媚的小岛还会有什么折磨人的痛 苦 ?

**杨** **采** (阴沉地)你从哪里来?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度假青年 我?我就是乘着它来的。(扯起“降落伞”)这是我 给自己设计的翅膀，它把我从遥远的城市带到这里。 (欣悦地)今天是我最值得纪念的日子，我终于从家 里的阳台上起飞了。失败过三百多次以后，我终于 成功地起飞了。我飘浮在城市上空，看见一个死寂 的大盒子开始复活。先是一辆牛奶车叮叮当当驶 过，有一个孩子在哭，千家万户的窗打开了，城市象 一个鸟笼渐渐响起叽叽喳喳的声音。街上，依依稀 稀的人变成人流，象潮水一样越来越阔，越来越急。 潮水翻腾起来，浮上天桥，天桥摇摇欲坠。两股相反 的潮水冲撞、搏斗，同一股潮水中的人又互不相干地 朝一个方向涌去。每个人都那么焦虑、不安，个个象 热锅上的蚂蚁。只有我，在空中悠悠地飘。我看着 城市的分贝从零跳到一百，我在人流之上，分贝之 上，我超越了这嘈杂、拥挤、喧嚣，就象一只轻快的风 筝随风飘荡。我也不知要去哪里。从很远的地方我 就看到一块蓝宝石 …… (跳下红礁石，钥匙发出响 声，走进人群)我真幸运，风把我带到了这里。可是 你们是怎么来的?地图上好象没有这个岛。

〔有人上前摸度假青年的“降落伞”。

**喧哗的女情人**(盯着度假青年胸前)这么多亮晶晶 一 片 一 片 的，是什么?

度假青年 这是钥匙呀。喏，这是我的自行车钥匙，这是我宿 舍里箱子的钥匙，这是我家房门的钥匙，这是我在家

里的写字台的钥匙。 **喧哗的女情人** 钥匙是什么?

度假青年 哦，你连钥匙也不知道?钥匙是开锁的。譬如我 的日记锁在抽屉里，我把抽屉锁起来，就不怕被人偷 看。我把自行车锁起来，就不怕被人拿走。(见人们 奇怪地看着自己)难道你们没有钥匙?你们怎么开 锁呢?

**男知青** 我们没有锁。

**女知青** 怎么能把日记锁起来不让人看?

**度假青年** 你总有自己的秘密，日记可以记录你的秘密。 **杨** **采** (捻扑克牌)我们不记日记。我们没有秘密。

**度假青年** 那么你们总要写信吧?信用信封封起来，就象用 锁把秘密锁起来一样。

**女知青** 不，我们写信，但我们把信交给指导员封。

〔度假青年愕然。 〔有人交头接耳。

〔连长上，身后跟着几个治保组员。 连 长 你们在干什么?不准窃窃私语!

〔人们忽然全都大声说语——

**知青甲** 今天早晨有大雾，咕咕岛的夏天从——

**知青乙** 镇上的螃蟹很便宜因为只有四条腿螃蟹—— **知青丙** 她买了一只有鸡冠的母鸡很红很红的——

**知青甲** 来没有雾为什么有雾呢?夏天从来没有—

**知青乙** 蟹应该有八条腿少了四条所以很便宜——

**知青丙** 鸡冠鸡冠应该长在公鸡头上，母鸡头上——

〔连长突然吹响哨子。人群骤静。

度假青年 (奇怪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们在嚷什么?我怎么 不明白?(发现一直在绕绒线的沉默的情人)他们怎 么啦?为什么不说话?

马 赛 自从连长宣布不准窃窃私语，他们就不再说话了。

度假青年 (更感诧异)这是什么地方?(不由后退) 连 长 不准窃窃私语!

男知青 连长，我家来了电报，我一定得回去。 〔人们丢下度假青年，围住连长。

连 长 别吵了!我们已经开过会，一个也不准离开这里，哪 怕家里死了人!

人 群 为什么? 为什么?

男知青 我姐姐的双胞胎要吃很多米，刚喂完第六个，第一个 又哭了。

油葫芦 我那个没有腿的邻居能把琴修成八个音符。

小杨柳 我男人的船从马达加斯加回来，他喜欢吃螃蟹。 女知青 我一面喝汤，一面欣赏那钻满红蚯蚓的白豆腐。

另一男知青 (看表)我外公已经用完了三百零七个氧气瓶。 连 长 吵什么吵!现在我宣布：从今天起，咕咕岛封港!不

管是谁，敢偷逃出岛者，一律从严处理! 度假青年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的话!

连长这儿发现了麻风病!

人 群 (愕然，稍顿)哪儿来的麻风病?

哪儿来的麻风病?

连 长 场部来了电话，从咕咕岛出去的人当中发现了麻风 病患者。为防传染，从今天起咕咕岛封港，全连普

查，等待上级通知。

〔静寂。长长的停顿。

**喧哗的女情人**(惊恐地去拉男情人的手，见男情人下意识地 退避)你干吗?

喧哗的男情人 这病太可怕了，会传染…… 〔人们下意识散开。

喧哗的女情人 天哪，现在还不知道麻风病在谁身上，你就这

样对待我了!(哭) 〔马赛扔起小沙袋。

〔沉默的情人依然绕着绒线。

杨 采 (忽然唱起来)“有一天，跳蚤被人抓住。人说：‘你是

什么?那么乱七八糟地叮我，咬得我体无完肤!' ….."

人 群 (唱)“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请不要杀我。”

〔度假青年惊异地跳到一边，与惶惑的连长面面相 觑 。

〔歌声继续。

〔暗转。 〔 夜 。

〔拖着一团红色的度假青年在丛林中走。他不断避 让着什么。

度假青年 我在这儿寸步难行。白天那么漂亮的椰林， 一到 夜晚完全变了模样，叶子象巨大的手狰狞地伸向夜 空，风吹过来，发出阴沉沉的呼号。绿色的丛林底

下，仙人掌疯狂地生长，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荆棘的陷 阱。海滩上爬满滑腻腻的海蜇，慢慢地蠕动着，象一 片黑色的潮水。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飞行成功而喜 悦，我还在感谢上帝让我降落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岛 上，它就立刻把肮脏和丑陋显露给了我。我想走，我 想立刻离开这儿，可翅膀奇怪地失灵了，怎么也飞不 起来。美丽而弥漫着毒气的小岛!我必须离开!我 必须离开这儿!我受不了，我一个小时也不能呆了。 要是不走，我会死在这里，我会绝对孤独地死去…… 现在，我多么向往城市!城市，曾令人厌烦的一切都 变得亲切起来，它的嘈杂、拥挤、喧嚣……

**第** **二** **幕**

〔舞台深处是黑黝黝的仓库。朦胧中可见一排排赤 裸的男性的脊背。黄色手电光从脊背上扫过——

〔前部是仓库外面的空地。阳光很亮。

〔卫生员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诊断主要根据 ……病史询问……流行区……家族、亲友、邻居 …… 接触史……检查全身皮肤、神经和……表面皮肤损

害，出现白斑……早期诊断和皮肤病很容易混淆 …... ”

〔亢奋的人声：“我这是斑秃，卫生员!” “我这是白癜疯!”

“我有医生证明……我也有医生证明 …… ”

〔身穿短袖海魂衫的黄毛慌张地从仓库中跑出。他 用手遮住刺目的光线向右边寻找着什么。

**黄** **毛** (轻声)小杨柳! 〔没有动静。

**黄** **毛** (声音稍高)小杨柳!

〔小杨柳袅袅地走来，手摇蒲扇扇着汗。 **小杨柳** 干吗慌里慌张的?

**黄** **毛** (扑上前)他们要医生证明，有皮肤病的人都要有!

小杨柳 (不解)那又怎么样?

黄 毛 我没有，我没有去瞧过医生，他们都有证明…… 小杨柳 (仍不明白)这跟你有什么相干?

黄 毛 白斑，洗澡的时候他们看见过，还说这块东西象珍宝

岛……等会儿他们会说出来的! 〔 稍 停 。

小杨柳 卫生员是个好人，你去跟她讲。他们查的是麻风病， 不是皮肤病。

**黄** **毛** 现在已经讲不清了，要有证明。你说过，(有些迟疑)

你丈夫也有，他瞧过医生…… 小杨柳 那有什么用?

黄 毛 不，现在只有你能为我证明 …… **小杨柳** 我?我怎么能为你证明?

〔卫生员的声音：“大家安静些，《赤脚医生手册》上 说，即使得了麻风病也是可以治疗的 …… "

〔亢奋的人声：“你快看，这块东西是什么?” “是湿疹吧?”

“我看是麻风病早期症状。”

黄毛 那天晚上你看到的，你说与你丈夫一样，医生说是湿 疹。(解开腰上的皮带)你不记得了?就在小腹下面



小杨柳 你疯了!怎么能这样?

黄 毛 他们会把我关进去的，我会染上麻风病的，救救我!

〔 停 顿 。

小杨柳 (后退着)我怎么去证明?怎么能?这件事抖出来我 的脸往哪儿搁?我比你大十岁，他们会说我勾引你。 我怎么在咕咕岛呆下去?

黄 毛 不，小杨柳，不会的，我会承担责任。(走上前)我会 跟连长讲的。是我不好。只要不被关进去，其他的 事情都说得清楚的。

小杨柳 (抚摸黄毛的头发)傻孩子，这怎么说得清?

黄 毛 小杨柳!(抓住小杨柳的手)在这个岛上，你是我惟 一的亲人，只有你能救我!你说过，你喜欢我，最喜 欢我 … …

小杨柳 是的，我喜欢你，我比你大十岁，我几乎把你当成我 的儿子 ……

黄 毛 (跪下，头靠在小杨柳的胸前，任她抚摸着脸，把手按 在她的手上)我来到海岛，我看到这么蓝这么美的 海，我就想起了死去的妈妈，我总觉得妈妈应该是睡 在这么一片无边无际美丽的海水里……妈妈的模样 我已记不清了。小时候，我体弱多病，妈妈的手放在 我发烧的额上，那么温馨，那么柔软。妈妈的手心象 清凉的海湾，我躲在里面，感到安全、宁静……那天 晚上，我昏昏沉沉躺在帐子里，你来了，把手放在我 的额上，我以为妈妈来了，我抓住这双手，我又找到 了我的海湾……我紧紧抱住了你 ……

小杨柳 那天以前，我一直把你当作我的儿子。那个晚上，天 那么热，你发烧，我也好象得了热病……我怎么可以 和你这样 ……

〔严厉的喊声从仓库深处传出：“黄毛!黄毛!”

黄 毛 (惊惶地站起来，哀求地)小杨柳，我害怕，救救我!

小杨柳 不，我不能为你证明，我不能让人知道那个晚上! (稍停)那件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忘了它吧!这 一切并没有发生过，你还是我的儿子，我永远会象母

亲一样待你。

黄 毛 那么现在怎么办?我真害怕……

〔严厉的喊声：“黄毛呢?他们班就他一个没查了。”

“黄毛!” “黄毛!”

小杨柳 去吧，不要怕，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黄毛颤栗着向仓库深处一步一步退去，退去，眼睛 一直看着小杨柳……终于，他在黑暗中消失了。

〔仓库。光着脊背的男知青们吵吵嚷嚷接受检查。 〔侧面传来女知青们的声音：“怎么还没轮到我们?” “你急什么!”

“说不定查到你头上。”

〔杨采坐在一边，聚精会神捻着手中的扑克牌。有几 个男知青围着看。

〔卫生员的手电光在喧哗的男情人头部停住。她让 他把头低下一点。

**男知青** (指喧哗的男情人)他头上有 一 块秃了。 **男知青们** 白斑!白斑是麻风病早期症状。

〔女知青闻声涌进仓库。 〔连长走过来。

喧哗的男情人 (分辩)我这是斑秃!

卫生员 什么时候发现的?有医生诊断吗?

喧哗的男情人 我没有去医院，我妈妈就是医生，她说

连 长 (对卫生员)不要听他们啰嗦，有可疑症状一律隔离。

(对人群)什么医院证明都没有，现在听卫生员的。 〔卫生员显得犹豫。

连 长 (对喧哗的男情人)你出来，站到那边去!

**喧哗的男情人** (慌乱)我，不是 … … 话音未落，已被治保组 员拉到一边)

卫生员 (安慰地)没关系，这只是怀疑。其实，得麻风病的人 是很少的。(手电光又在男知青甲颈部停下，用一根 针在那儿扎了几下)

人 群 不得了，又是一个!

男知青甲 我这是神经性皮炎! 连 长 你过去!

〔男知青甲争辩，被治保组员拉到喧哗的男情人一 边 。

〔人们哄笑。

〔这次，卫生员的手电光刚落到男知青乙肩上，人们 就哄叫起来。

人 群 又是一个! 连 长 你过去!

男知青乙 我这是牛皮癣……(话音未落，又被推到 一边)

〔如此这般，被轰到一边的人越来越多。

人 群(笑嘻嘻)卫生员，你看我这儿是不是?卫生员，我这 里也有一块，还有些痒痒!

**卫生员** 别开玩笑，这不是开玩笑的事!

**连** **长** 你们都想得麻风病?(对治保组员)把他们统统请过 去!

〔治保组员过来拉，人们躲避，混乱。

〔一班长模样的男知青走向围着杨采的一堆人。 **班长模样的男知青** 喂，快过去，轮到你们检查了!

〔男知青们仍专心致志地围着杨采。 班长模样的男知青 (走近)你们在干吗?

杨 采 (从一沓牌中抽出一张捂住)来了来了，就看这一张。 〔男知青们全神贯注。

杨 采 (把牌猛地一掀，怔住)又是草头爱司!

男知青们 怎么啦?草头爱司什么意思? 杨 采 完了!完了!(撕牌)

**男知青们** 干吗把牌撕了，牌少了一张还能打? **杨** **采** 还打什么牌!

**男知青们** 到底怎么了?

〔这边的声音吸引了正在检查的人群。

**杨** **采** (忽然)有谁知道这儿一百年前是什么样的吗? 人 群 一 百年前?

杨 采 一百年前，咕咕岛是一个很大的岛。岛的形状象一 个馒头，四周都是渔村，最高处有一个小镇。船来船 往，小镇很繁华。

〔人群渐渐向杨采围拢。

杨 采 不知什么时候起，镇上来了一个陌生的跛老头，坐在 小镇的街口算八卦。有一天跛老头告诉镇上的人， 这儿将遭受毁灭性的灾害，他要大家立即抛离家园 远走高飞。人们把他当成疯子，向他扔烂黄瓜、烂蕃 茄，对他吐唾沫，把他赶出小镇。跛老头消失了，小 城的城门上钉着一张草头爱司。(稍停)以后几天 里，一到晚上，椰林里就鬼哭狼嚎，椰林的守夜人不 久恐惧而死。人们传说椰林里游荡着一个鬼，那个 鬼身上伸展出无数根绿色的手指，形同一枝巨大的 椰子树叶。有人说，这鬼是椰子精，俗称“千指鬼”。 (稍停)一场瘟疫在小镇流行。先是猪马牛羊得了拉 稀病，小镇满地粪便，臭气熏天。然后人也开始拉

稀，接二连三死去，每一个临死的人都恐怖地大叫： “千指鬼——”不久，一个炸雷把椰子林烧成火海，小 镇成了一片废墟。

〔 静 场 。

**喧哗的女情人** (尖叫)太可怕了，这是真的吗?

**卫生员** 不要怕，这是他虚构的。杨采，你干吗要讲这么恐怖 的故事吓唬大家?

连 长大家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混水摸鱼。不要以为出了 麻风病，我就不抓阶级斗争了。

杨 采 (毫不理会)有一天，海上来了一条船，船上的人看 到，小镇又繁华了。屋顶上冒着炊烟，街上摆满小 摊，满街是跛腿的、白发苍苍的、皱纹满布的老头老 太婆。(稍停)城门上贴满了草头爱司 …… (把手中

那张撕碎的牌一扔，翩然而下) 〔扑克牌碎片纷纷扬扬。

〔人们愕然。寂静。 人 群 草头爱司?

瘟疫?难道 … … 正好是一百年!

喧哗的女情人 不可能!你们难道能相信这么一个荒谬的故 事?他在骗人!

卫生员 不要怕。你们应该相信科学，麻风病是可以医治的 我们一定能战胜麻风病的，他们马上就要来了—— 岛外的医生们带着最好的药，最好的营养品 ……

**男知青丙** (阴沉地)可一切正在重新出现。它来了。已经开 始了 … …

〔 停 顿 。

〔马赛悠闲地扔着沙袋，上。

马 赛 我今天又玩出一个新花样。(对喧哗的女情人)你 看，现在是四个一起来了。我可以进杂技团了。

〔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马赛。

马 赛 你们怎么啦，一个个都象白痴!(又玩起沙袋，下) 〔指导员上。

指导员 昨天我捡到一张纸条。(举起纸条)我们连队里居然 有人写这么黄色的东西，我都没有脸皮念!(念纸 条)“哦，起誓可不要拿月亮，那没有常性的月亮，在 三十天里都变上几回圆缺，免得你的爱也会一样地

无常。”(抬脸注视众人的反应) **喧哗的女情人** 这是莎士比亚的诗!

指导员 什么莎士比亚，我就知道是你写的。年轻轻的小姑 娘，骨头这么轻，整天和男人搂搂抱抱粘在一起! (骂骂咧咧地下)

喧哗的女情人(突然恐惧地)我和他不搭界，他是麻风病! 〔人们哗地离开喧哗的男情人。

喧哗的男情人 (绝望地)我不是。不是 …… (指着人群中的 男知青A) 连长，他说过他有个邻居是从麻风岛出来 的，和他家合用一个浴缸……连长，他—

男知青A 你胡说，我没有讲过这话，也没有这个邻居。(指 男知青B) 他脚上有白斑，我亲眼看见的。

**男知青B** 那是癣。(指男知青C) 是他!是他先有脚癣!我 身上的癣就是他传染给我的!

男知青C 我的脚癣二十年前就好了!(指男知青D) 连长，他 生过肺结核，肺上面有一个白斑!

男知青D (指男知青E) 连长，他告诉过我，他小时候出过麻

疹。

**男知青E** (指男知青F)连长，他脸上有雀斑!

男知青F (指男知青G)他的哥哥是小儿麻痹症! 男知青G (指男知青H) 他爷爷有红斑狼疮!

连 长 (对被揭发到的人)过去!你们统统过去!站到那边 去!

〔治保组员上来赶他们。

**男知青I** (突然指男知青J) 每天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就到海 边去，坐在礁石上，眼睛里流出五颜六色的丝线，你 不断往外拉着丝线，直到太阳掉进海里……

〔人群哗地从男知青J 旁边跳开。连长一挥手，治保 组员把他推到被怀疑的人堆中。

**男知青K** (指着男青年L)在有月亮的晚上，你坐在蚊帐里拔 身上的刺，一根一根，你每天要拔出三万六千根刺。

**男知青L** 这跟麻风病没有关系，我是在摘果子时不小心掉 进了灌木丛里。

〔人们又从男知青L 身旁跳开。

〔连长挥手。治保组员把男知青L 推到被怀疑的人 堆中。

**男知青L** (突然指黄毛)他怎么没有隔离?洗澡的时候，我

看到他的小腹上有块发白的斑! 〔连长走近黄毛。

黄 毛 (惶然地倒退)我……我没有 ……

男知青L (掀起黄毛的海魂衫)这是什么? 大家来看!一块白斑!

黄 毛 (捂住小腹，求援地看着小杨柳)不，这不是… 连 长 把衣服脱下来检查!

〔小杨柳不由自主地后退。 黄 毛 (扯住海魂衫)不……

〔几个治保组员上前。人们涌上去。 卫生员 (企图阻挡)大家安静些，不要这样! 人 群 你们看，他皮肤这样白。

他的头发是黄的!他的眼珠是蓝的! 他跟我们都不一样!

**油葫芦** (有些气喘)你们说些什么!麻风病跟白皮肤、黄头 发有什么关系?

人 群 (装气喘状)噉——噉——

〔喧嚣中，黄毛的海魂衫被撕碎了。他抱着赤裸的双 肩，浑身颤抖。

〔小杨柳脸色煞白地扭过头去。

〔疯狂的人们意犹未尽，有人把一枝椰子树叶插在黄 毛背后，又有人插上几枝，黄毛顿时变成一个怪物。

**喧哗的女情人** (盯着黄毛，倏然蒙住眼睛)啊，千指鬼! 〔小杨柳发出一声尖叫。

人 群 (愣了一下，全都捂住脸)千指鬼!千指鬼!

〔黄毛失神地站在中央。他开始转圈子——他在寻 找什么。他走到一块玻璃前面，看到了自己的模样， 捂住眼睛狂跑而下。

〔杨采上，注视着黄毛的背影。 杨 采 刚才跑出去的怪物是什么? 连 长 (清醒)去把他抓回来!

喧哗的男情人 我不是麻风病!我不是麻风病!(跑下)

〔被怀疑的那堆男知青骚动，哗地朝外涌去。其余的 人们全怔在那里。

**治保组员** 连长，他们全逃走了!

**连** **长** (恍然大悟地朝着剩下的人群——未被怀疑的人们) 冲上去!抓住他们!一个人抓一个!

〔人们没有动。

连 长 (抓住男知青丙)听见没有?冲上去，抓住他们! **男知青丙** 不 ! 不 !

**男知青丁** 我们去抓他们，他们就要传染给我们!

**连** **长** 你们不抓他们，他们在外边乱跑，也要传染给你们!

**杨** **采** 你们去抓他们，他们要传染给你们；你们不抓他们， 他们也要传染给你们。归根结底，你们是要被传染 的。所以呢，为了让连长高兴一下，你们还不如去抓 住他们。

〔人们懵懵懂懂地追下。

〔阳光下，满台是互相追逐的人们。叫喊声、奔跑声 搅成一片。

卫生员 安静些，不要这样，麻风病是能够战胜的。岛外的医 生就要来了，带着最好的药，最好的营养品——

〔男知青们疯了似的互相追逐。女知青们困惑不安 地挤成一团。

杨 采(对卫生员)奶牛场里，有一头雄壮伟岸的种公牛和 几百头温柔的小母牛。有一天，种公牛挣脱了白栅 栏，发疯般地向母牛场狂跑过去。它的眼睛放出灿 烂的绿光，大树在它疯狂奔驰的铁蹄卷起的旋风中 成排地倒下。在漫天飞沙中，它冲向一头丰满漂亮 的大花牛 ……

卫生员 (象对杨采又象对自己)昨天早上，我到处找你，他们 都说连长要整你，我想叫你找个借口赶快离开这儿

杨 采 大花牛惊惶地跌入河中。种公牛转而冲向一头纤弱 苗条、皮肤黑缎子般闪亮的小黑牛。面对雄性动物 伟力的展示，母牛们纷纷倾倒。于是，一个更为壮观 的场面出现了 -成百头母牛在亢奋的激情中一齐 向它冲去，黑色的波涛起伏着，吼声如雷，飞沙走石， 天摇地动 ……

**卫生员** 连长憎恨一切有文化的人，他最看不起你。你每讲

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我都为你担心，生怕连长从中 找到把柄 ……

杨 采 这头勇猛无比的种公牛美丽地牺牲在母牛们的包围 中。母牛们的哀鸣震倒了奶牛场所有的栅栏，树上的

果子纷纷落下，哀鸣声整整延续了七天七夜……

**卫生员** 今天，我才发现，其实你跟他有些地方很相象……

〔 停 顿 。

〔一些人被抓上。

〔黄毛被抓上，身上拖着破烂的树叶。

黄 毛 (痴痴地笑着)千指鬼对我说，你笑起来的样子很象 我……

〔小杨柳失魂落魄地跑下。 〔 静 寂 。

〔黄毛笑着 ……

**第** **三** **幕**

〔 夜 。 闷热 。

〔连队幼儿园。墙上挂着兽形面具。

〔男女知青多人背对背围成一个大圈，各自用手中的 小圆镜照自己。他们挤眉弄眼，鬼鬼祟祟，一边擦脸 上、颈部的汗。梦呓般的油葫芦被围在中间，面对着 一个个脊背。他试图和人们对话，但没有人理他，这 使他有些惊慌不安。他拼命用手帕扇着脸。

油葫芦 (气喘吁吁)厕所没有了，破窑旁的厕所不见了，那儿 却有一所漂亮的小房子 …… (走到一女知青身旁)我 找不到上厕所的路。

女知青 (飞快地藏起小镜，神经质地转过身)每天有白斑出 现，冷冰冰的白斑，没有知觉。到后来，肉一块一块 掉下来 …… (又回过身照镜子。)

**油葫芦** 当时我想喊，发不出声。(突然停住，气喘起来，取出 喷雾器朝喉咙里喷了几下，走近一男知青)想跑，脚 象被钉住了一样挪不动 ……

男知青 (飞快地藏起小镜子，神经质地转过身)今天又抓了 五十六个人，隔离病房住不下了，放农具的大仓库用 布拦开，住进了一百个男女……只有这儿最干净。

(又神经质地回转身)

油葫芦 后来，不知怎么我走上了去隔离室的路，听见一阵尖 厉的笑声从那扇窗口传来。我走过去。我看到小黄 毛的背上插着椰子树叶。他的胸前印着一个大大的 草头爱司正嘻嘻对着我笑 ……

〔油葫芦在说话的同时，依次走近每个脊背。背对他 的知青们则一个个飞快地藏起镜子，神经质地转过 身。面对着油葫芦的人群梦游般地形成一个半圆逼 近他。

〔若干男女知青走过来。

**知青一** (跳跃，作避让状)蛤蟆越来越多。 **知青二** 厕所没有了。

〔跟着知青后面进来的是卫生员。她看见人们梦游 一样，恐惧地退后一步。

〔被人群围住的油葫芦忽然抽搐了一下，将手捂住眼 睛，又拿开，死死盯住窗口。人们慢慢转过身，又急 剧地后退一步——杨采正坐在窗台，身上插着树叶， 无声地微笑。

杨 采 (梦游般落进屋来)子夜来临的时候，它才披着夜的 黑丝绒，独自在椰林中徘徊。

**油葫芦** 地狱太热闹，鬼是孤独的。

**杨** **采** 它喜欢跟人谈话，它常常呼唤过路人停下来，听它讲 述往事。

**卫生员** (冲进人群)没有鬼，人在半夜里常常会有幻觉。 〔人们发现卫生员，涌向她。

**人** **群** (争先恐后)我没有白斑! 我也没有!

(各指着自己的脸、颈)这不是白斑! 这也不是!

〔不知何时出现的马赛靠在门框上。 **卫生员** 岛外的医生就要来了 … …

〔男女知青们又背过身去悄悄地照镜子。油葫芦走 到他们身后探询地瞧着。

**马** **赛** 又在数身上的白斑，所有的人都被白斑迷住了。

**杨** **采** (神秘地笑着，瞧着卫生员)我在黑夜里瞧见，你也在 偷偷地用小镜照身上的白斑。

**卫生员** (惶恐地朝后看看)你在干吗?你怎么象在梦游?

**杨** **采** (大惊小怪地)你看，他们的手里都有一 面镜子!(窃 窃私语地)所有的镜子都照出一 张没有出现过的脸。

**油葫芦** (在人群围成的圈中兜圈子)他们在镜子里呲牙咧 嘴，比起他们，那个鬼可漂亮多啦!

**杨** **采**(突然望着窗外，梦游般地跳上窗台，对着黑夜)那个 跛腿的老头将一 张草头爱司留在了城门上，于是这 张牌变成了灾难的象征。

〔手拿镜子的人们惊恐地望着黑夜。 〔静默。

〔杨采飘然离去。

**卫生员** (扑到双手一直抱肩在一 旁冷眼旁观的马赛面前)他 们在干吗?我真害怕 … …

**马** **赛** 你怎么不给他们打针啊?他们每个人都需要 一 支镇 静剂!(玩起了沙袋)

〔窗外有人说着话走过。

[人声：“厕所不见了。”

“窖洞旁的厕所不见了。”

“那儿有一所漂亮的小房子。” 卫生员 我怎么觉得象是在做梦?

〔油葫芦忽然从地上拣起写有A、B、C、D等符号的纸 牌挂在那些人的脊背上。人们依次转过身看着他。

油葫芦 (得意地审视大家)戴上纸牌，你们就变成了一堆符 号，你们就没有麻风病的恐惧了。我们就可以再做 那个推理游戏。啊，我们好久没有在这儿做游戏了。

知青们 做游戏，好啊!

〔有人也给油葫芦挂上纸牌。人们随着油葫芦朝台 左侧涌下。

〔小杨柳从外面急急地进门。

小杨柳 (拉住卫生员)我到处找你，他清醒点了吗?(四周看 看，轻轻地)他说了些什么?

卫生员 (把小杨柳拉到一边)他老是嘻嘻地笑，要不就是哭

着叫你的名字。(迟疑)他说 …… 小杨柳 (紧张地)他说什么?

卫生员 他叫着你的名字，手在空中摸索。他说 …… 小杨柳 (摇卫生员的手)说什么?

卫生员 他说，妈妈的手真软……海湾真安静……他说 …… 小杨柳 (又看看四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人听见吗?

卫生员 (害羞地摇头)没有别人，他把我当成了你。 小杨柳 ……

卫生员 他坐起来扑向前，喊着：不要丢下我……

小杨柳 (捂着脸)别说了!(又抬起脸)告诉我，他……他还 说了些什么?

**卫生员** (迟疑，轻声地)他说：我害怕，把我抱紧一点……

**小杨柳** (抬头盯住卫生员，譴责地)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来!

**卫生员** (安慰似地)他说的是胡话。

**小杨柳** 对，他说的是胡话。(央求地)你不要告诉别人，千万 不能说啊!

**卫生员** (慢慢地点点头)我不会。

**小杨柳** (松了一口气)对了，我是来问你拿药的，我头痛病又 犯了。(看着卫生员，讨好地)小简，你瘦了，这两天 够你受的。

〔卫生员把药给小杨柳。小杨柳下。

〔马赛双手娴熟地抛着沙袋，全神贯注。

**卫生员** (走向马赛)昨天检查麻风病闹出那样的后果，今天

人人都变了一个样，我一直觉得象在做梦。

**马** **赛** (抛着手中的沙袋)我又玩出了一个新花样。

**卫生员** 马赛，我跟你说正经事。杨采也太过分了，小黄毛发 疯，他有责任。你去劝劝他，不要再惹事了，闹麻风 病以前，连长就准备整他……

**马** **赛** (停止抛沙袋，冷笑)你也太关心他了!他这个人，不 值得。

〔挂符号的人追逐着油葫芦从台右侧上。他们手拿 扁担，气势汹汹。油葫芦冲向马赛，躲到她身后。众 人包围上来。

**马** **赛** (怒喝)滚开!你们这群疯子!

**众** **人** (指着油葫芦，愤愤地喊)麻风病是他带来的! 〔马赛惊讶地瞧着油葫芦。

**油葫芦** 马赛，快制止他们，他们真的疯了!刚才我们在做 “麻风病是谁带来的”逻辑游戏，推理结果，麻风病是 I带来的，而我恰恰挂着I 的符号。可他们却把游戏

当真了 。

马 赛 (走上前，将油葫芦身后的I 扯下)活该!你也是个

白痴，谁让你教他们做这么愚蠢的游戏!(下) 〔人们依然嚎叫着冲向油葫芦。

卫生员 (背着药箱冲上前去制止)谁告诉你们麻风病是他带 来的?岛外的医生还没来， 一切还没弄清楚!

油葫芦 (面对人群)麻风病不是我带来的。(企图走近大家) (人群后退，形成半圆，与油葫芦对峙。

**油葫芦** (依然想要接近众人)我们不是在做游戏吗?是不 是?这只是个游戏!

**男知青** (用扁担指着他)你敢过来!你敢!

〔油葫芦气喘起来，从口袋里掏出喷雾器朝喉咙里 喷。

男知青 (用扁担指着油葫芦手上的喷雾器)这是什么?这个 岛上，只有你带这怪玩意儿。喷出来的黄色烟雾是 什么?

卫生员 (上前拦住扁担，喊)这是药，是治气喘的。 人 群 (不理)敲碎它!敲碎它!

〔油葫芦手中的喷雾器掉在地上。喷雾器滚动着，他 去捡，被一个知青踢开。他戴着的近视眼镜被人摘 去。人们把喷雾器当成足球踢来踢去。

知青一 (唱)“你是什么,那么乱七八糟地叮我，咬得我体无 完肤!”(在油葫芦身后挂上一条尾巴)

知青二 (唱)“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请不要杀我!”(把墙上

的兽形面具套在油葫芦头上) 〔窗外手电筒光闪过。

〔有人喊：“快来看啊，窖洞旁的小房子在变颜色!”

〔人群涌出屋外。

〔戴面具、挂尾巴的油葫芦最后一个摇摇晃晃地离

开 。

〔 暗 转 。

〔山坡。夜色下，破窖旁一座红白蓝黄相间的彩条房 子醒目、鲜亮。

〔手电光在移动。光照出一双刷漆的手，然后是一个

熟悉的背影-——那是杨采。 〔人群站在坡底。

**油葫芦** (站在人群最外层)你从哪里来? **杨** **采** 我从那边来。

**油葫芦** 那个地方有趣吗?

**杨** **采** 一个正在腐烂的岛，总是很吸引人的。 **油葫芦** 你在干什么?

**杨** **采** 我在漆厕所。

**人** **群** 好漂亮的厕所!

**油葫芦** 你为什么要把厕所漆得那么漂亮? **杨** **采** 因为，只有厕所才值得漂亮。

**油葫芦** 你是谁?

**杨** **采** 你是谁?(转过身，光照在他的脸上) 人 群 杨采!杨采!

〔人们上去，杨采下来，互相走近。

杨 采 麻风岛上只有厕所最干净，因此我要把它漆得漂亮 一些。你们瞧!(朝四周看，双目灼灼，进入某种幻 境)这个麻风岛多么脏，多么丑!红色的泥土，遍地 长着巨大的黑蘑菇。蘑菇团团簇簇，聚集在墙角的 垃圾丛中、门槛的朽木条上。一场大雨之后，老树皮

的裂缝间，黑乎乎的大蘑菇象被踩破皮的牙膏四处 绽放。蘑菇堵住了窗户，铺满了道路，一脚踩上去就 要滑腻腻地摔倒。岛上的人走起路来一个个都象蛤 蟆一样跳来跳去。雪白的鸽子经过麻风岛的上空， 暴雨般成片成片地掉下来。(深深地吸了一 口气) 啊，只有这儿，只有这个厕所最干净。我贪婪地呼吸 着它的芬芳的气息。我希望你们滚得远一点，不要 来打扰我。

人 群(着魔一般，随之进入幻觉)好漂亮的厕所!好大好 大的黑蘑菇!

杨 采 (突然手指前方，朝后退)瞧瞧，这一张张怪模怪样的 脸，就象镜框里走出来的面具。你们已经不会微笑， 麻风病使你们的嘴唇腐烂了。

〔人群骚动，两眼发光，恐怖得彼此张望、寻寻觅觅。 人 群 (梦呓般)镜子呢?镜子!

杨 采 (恶狠狠地)麻风岛上没有镜子。窗上堵着木板，水 面上飘着腐烂的绿苔。镜子呢?镜子?到处都是没 有鼻子的脸，烂成黑洞的眼睛，红红的嘴唇放肆地向 外翻卷，象一朵肥硕的牡丹。(用手摸摸自己的鼻 子、腮)我怎么没有眉毛，也没有头发，我象不象一只 剥了皮的兔子?

〔众人不由自主地摸着自己的脸。

〔杨采走近连长，半蹲着身子看连长的眼睛。戴兽形 面具的油葫芦影子一样地跟在他后面，作同样状。

杨 采 你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可以当作镜子来照。 〔连长连连后退，但竭力保持威严。

杨 采 (逼近，仍盯着连长的眼睛)你的眼睛里有一只蛤蟆!

连 长 胡说，什么蛤蟆!

杨 采 是的，你的眼睛里有蛤蟆!

连 长没有蛤蟆!我的眼睛没有蛤蟆!

杨采有的，有的!连长，连长，因为你的眼睛里有蛤蟆所 以你看不见，所以你认为你的眼睛里没有蛤蟆。(转 身拍拍油葫芦头上的面具)这群人里面你最漂亮。 (摸面具)你的面颊红红的，就象夕阳滴在阿尔卑斯 山的雪峰上；你的眼珠多白，就象河面上的鱼肚皮； 你的鼻子圆嘟嘟的，象春雨后发育得很旺盛的一朵 蘑菇；那嘴巴安放在鼻子下面，就象肚脐眼点缀在平

坦广阔的肚皮中央。多么准确，多么合适! 〔油葫芦摇晃着脑袋，蛤蟆般跳跃。

杨 采(突然转过头去盯住连长)你们看，他是多么丑恶! 他脸上的溃疡，象小石子抛进春天的池塘，那涟漪一 圈一圈地荡漾开来，上面粘着四十八条肥肥胖胖、扭 扭捏捏的蛆虫!

人 群 (梦魔般逼近连长，朝他吐唾沫，齐唱)“因为你眼睛

里有蛤蟆，所以你看不见蛤蟆…… ” 〔连长恐惧地连连后退。

〔杨采突然转身对油葫芦，油葫芦吓了一跳。

杨 采来吧，慷慨的兄弟，(取下油葫芦的兽形面具)把你美 丽的头颅借给我。(对连长)来吧，可怜的人儿，让我 把这颗污秽的肿瘤摘下来 — (将面具套在连长的 头上)

〔套着兽形面具的连长仓惶退让。人群捡起地上的 石子、烂黄瓜等向他掷去。

连 长 我是连长!我是连长!

**知青一** (唱)“你是什么,那么乱七八糟地叮我，咬得我体无 完肤!"

**知青二** (唱)“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请不要杀我!” 〔人们发出有节奏的怪叫声。

**卫生员** (痛苦地抓住马赛，带着哭声)他为什么要这样?他

是不是病了?他们是不是都病了? 马 赛 (抛沙袋)我还要玩出一个花样来。

〔小杨柳披头散发地跑上。 小杨柳 他走了!他到海里去了!

〔人们蛤蟆般地跳着，没有注意小杨柳。

卫生员 (拦住小杨柳)发生什么事了?快告诉我! 小杨柳 (向人群喊)小黄毛跳海了!

〔卫生员和小杨柳踉跄跑下。

油葫芦 ( 望着人群，突然喊)不得了了，麻风病人全逃出来 了!

〔人群倏地散开，分成两大堆。

杨 采 (四处寻觅)镜子?镜子?镜子?

人 群 (蛤蟆般跳跃)咕!咕!咕!(其中 一堆人拿出镜子 照着)我没白斑，我没有白斑!

杨 采 镜子?镜子?镜子? 人 群 咕 ! 咕 ! 咕 !

〔 暗 转 。

〔早晨。蓝得眩目的海与天。阳光灿烂，仿佛巨大的 火团在无边无际的空间燃烧。原始椰林在阳光的火 焰下沉默着。

〔杨采躺在椰子树荫下。

〔那顶红色的降落伞似的飞行物变成了一顶小小的

露天帐篷，在阳光下艳红艳红。不远处的椰树上爬 着度假青年，他手搭凉棚，朝远处眺望。

杨 采 你不觉得这儿的海水漂亮得有点虚假吗?海面不起 波浪，连波纹都没有，平静得叫人发慌，就象一张死 寂的、没有生命的、平庸之极的画。(稍停)你看，你 能瞧见远远公海上拥挤的白花花的浪尖。再朝右 看，从这儿出去十八海里，有一条航线通向东方最优 良的港口。

度假青年 太妙了。简直是四通八达，从这儿能走向地球的 任何地方。

杨 采 别高兴得太早。它很会恶作剧，你看它不动声息，每 一分钟都酝酿一个新的阴谋。你走下水试试，激流、 漩涡、暗礁，正饥渴地等待着你。

**度假青年** (吃惊地看着杨采，稍停)这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小 岛，它总是用假象迷惑人。

**杨** **采** 不过，要逃的话还是有条路的。 **度假青年** 不，你怎么知道我要逃?

杨 采 你往后看——穿过椰林，从那块突起的礁石旁下水， 向东南方笔直地游出去，游出十海里，有一个小岛， 岛上有三户渔民，几条破船——

**度假青年** 你为什么不走? **杨** **采** 我是这个岛上的人。

**度假青年** 我们一起走吧!一起到我们的城市去，那里有另 外一种人生，那里的一切都是健康的、蓬勃的，即使 是嘈杂，也充满了生命的诱惑。而这儿，(望着杨采) 这儿是一座美丽的地狱。

杨 采 你走不了!你不是这儿的人，所以你逃不掉。

**度假青年** 我可以按照你刚才指引的水路走。我是大学生运 动会的游泳冠军。

**杨** **采** 你不是这儿的人，你不可能越过每一块暗礁。(稍 停)并且，假如你真的逃走，我会告发你。

**度假青年** 你没有必要这样做，这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 **杨** **采** 我喜欢这样做，我从中得到快感。

**度假青年** 你不可能那么坏。

**杨** **采** 我比你想象的要坏一百倍。

**度假青年** (喊)不，我要逃!谁也阻止不了我。你瞧着吧，我 会逃走的!

**第** **四** **幕**

〔夜。

〔椰林。雨后。朦胧的月色把叶子的影子投在地上。 那影子似巨掌，重重叠叠。风吹过，巨掌沉重摇摆， 发出嚓嚓声响。

〔杨采心神不宁地在椰林中徘徊。

杨 采 今晚的椰林怎么鬼气森森!风吹过来，投在地上的 树叶影子很象那个东西。(手在脸前挥赶)不，不是， 千指鬼是我臆想出来的。(稍停)啊，是那个恶梦在 缠我。

〔又一阵风吹过椰林。

**杨** **采** 我怎么闻到一股腐败的树叶气味?可满眼椰林还郁

郁葱葱。三天了，第一次有风。可那风吹在身上，毛 骨悚然。连那动听的蛤蟆声也没有。

〔马赛上。她手里拿着梳子，刚洗过的长发披散在身 后。她缓缓地、疲惫地梳着她那太长的头发，浓重的 阴云压着她的眼帘。她对着夜空绝望地叹息了一 声。杨采被马赛的神态吸引，迷惑地走近她。风吹 起马赛的长发。杨采梦幻般地去捕捉飘到他脸上的 一丝长发。

马 赛 天气好凉快!(展开双臂，长长地舒了口气)我真想 死在这儿。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最好是在这 片清风抚摸的绿林中闭上眼睛。

杨 采 (吻着马赛的那丝长发)在这片腐败的气息中，我尽

力抓住这丝长发，就象夕阳西下的时候在污迹斑斑 的粉墙上，按住那转瞬即逝的光影……

马 赛 (双眼朦胧，凝视杨采，梦呓般)真好，这样的夜!这

样的椰林!一位美俊少年崇拜地望着你 …… 杨 采 (迷幻地看着马赛的眼睛)你在做梦!

马 赛 (如梦醒)啊，我在做梦? **杨** **采** 我能看见你的梦境。

〔杨采咬着马赛的那丝长发，追逐着她的目光。他俩 凝视。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近。在他俩的身体快要碰 撞的一刹那，他们猛地站住，仿佛渴望着拥抱对方。 良久，杨采走上前，捧起马赛的长发，把脸埋了下去。 马赛侧过身，徐徐转了一个圈，象是在躲让，又象在 追逐。她的长发漾开来，象轻盈的黑纱幔在空中飞 舞。

**杨** **采** 把我的脸埋在这一堆黑发中，就象把一具爬满蛆虫 的尸体安葬在滚动着露珠的鲜花里。(慢慢跪下)

马 赛 (惊恐地后退，却又渴望地冲向杨采，在他面前痛苦 地凝住，然后缓缓地转过身，背对着他)在那遥远的 世纪初，一个炎热的中午，爬满鸟雀的菩提树下，夏 娃迎着灼人的阳光，眯缝起眼睛。亚当跪在夏娃面 前，仰望着她。从亚当的眼睛里冒出人间第一团火， 那火光把夏娃燃烧。亚当的召唤使夏娃昏眩迷乱， 她渴望走近亚当，渴望触摸他———

〔杨采突然从背后抱住马赛。

马 赛 ( 转过身，阴郁的眼睛变得朦胧，双手托住杨采的脸) 你是谁?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邪恶地诱惑我?我 一千次地走近你却又一千次地逃开。我恨你!我恨 你!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没有阳光，没有绿茵，没有 花果，却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你!(猛然跪下，双 手抓住衣襟)来吧，摧残我吧!撕裂我吧!(跪下来， 慢慢向后倒去)

〔杨采也跪下来，向前俯倒——他们淹没在椰林中。 〔歌队从他们后面站起，唱：

“我有过一个夏天，

我有过二十岁，

我有过夏天的疯狂，

我有过二十岁的芬芳，

”

.. ...

〔马赛突然站起来，揪住自己的头发后退。歌队隐 去 。

马 赛 天哪，我在干吗?我们在干吗?你又来了!又来了! 一年前，也是这样的夏夜，也是这片椰林，也是轻轻 的风，我那湿淋淋的长发飘着肥皂的清香，你来了， 跪在我的面前，把你的脸埋在我的长发中 ……

杨 采 不，是你蛊惑了我。你从阴郁的眼帘下诱惑着一颗 男性傲慢的心灵。来吧，给我快乐，我也给你!

马 赛 多么可怕的快乐!在一个灿烂辉煌的瞬间，天使变 成了女巫!在那假定的花园里，我采撷的是一篮纸 花。我用稚嫩的指甲在粗糙的岩石上一遍一遍刻下 他的名字，又一个一个把它勾掉。我恨那个夜，恨我

自己，更恨他!

杨 采 (变得愤慨充满激情)不管他是谁，不管他们后来变

得怎样，他们曾经到过这里，他们曾经在那一刻真正 地快乐过!这样的夏夜，这样的椰林，为什么他们不 能再去追寻那个良辰美景?

马 赛 (叹息地自语)所有的良辰美景都是虚幻的。

杨 采 女人，不要去研究人生!过去和未来都不可把握，只 有抓住眼前的瞬间!

〔蛤蟆的叫声。 〔停顿。

〔椰林里人影绰绰，火苗点点。而这一切时隐时现， 似有似无。

〔卫生员上。她放下药箱，向四周瞧瞧，从口袋里掏 出一面小圆镜，照自己的颈部。风吹动椰林。她惊 惶地把镜子藏起来，看到了阴影里的杨采和马赛。

卫生员 我是到这里来换一口气的，那里的每一寸空间都笼 罩着麻风病的恐惧。(吸了一 口气)小杨柳坐在她的 床上，专心致志地在一张张小纸片上画着草头爱司， 一大堆爱司簇拥着她。啊，我真渴望，象黄毛一样走 向那蓝色透明的海，永远地睡去，再也不要看见，再 也不要听见 ……

杨 采 可是你不会，你总是会活下去的，只要你背起你的药 箱 。

卫生员 对了，杨采，我是来给你送药的。你应该吃一片药， 这两天你的神经太亢奋了!你不知道你干了些什 么!

杨 采 (冷笑)你以为我的理智也误入歧途?

马 赛 你的药太多了，还是你小小的心被那庞大的善与爱 所撑裂，连这样一颗灵魂也指望拯救它?

卫生员 (对杨采)吃药吧，这是一片“安定”,对你最合适。

杨采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傻瓜!你是咕咕岛上最不可救药 的病人，居然还背着药箱到处给人治病!

卫生员 (神经质地)你怎么知道我有病?我没有病……麻风 病是可以治疗的。残废的是少数。(突然停住，发现 自己的失态)麻风病把人都弄得神经错乱了!岛外 的医生马上要来了。岛外的医生一来就好了!

杨 采 (哈哈大笑)多么可怜的期待!岛外的医生?岛外的 医生不就象盘旋在宇宙间的UFO? 渺小的地球上的 芸芸众痴，翘首以待，梦想来自外星的拯救，希望在 地球毁灭之前的一刹那，在另一颗遥远的未受污染 的星球上找到生命的土壤 —

卫生员 不，会来的!他们会来的!麻风病是能够医治的! 书上写得一清二楚。

杨 采 书是什么?书是人胡言乱语的记录。难道你就不能 把书扔一边去，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也许，咕咕岛 并没有麻风病。根本没有。这一切不过是一个中暑 病人臆想出来的。

**卫生员** (无可奈何)杨采，你总是突发奇想。

〔椰林深处，有一个人举着一枝点燃的椰叶，鬼鬼祟 祟地走过来，几点火光在那张开的叶梢上闪闪灼灼。 接着又有两个、三个人举着点燃的椰叶鬼鬼祟祟地 走 过 。

杨 采 (显得不安)里面怎么这样热闹，就象灵魂在混战。 ( 下 )

卫生员 (望着杨采离去的方向)他变得真厉害。很久很久以 前，在学校操场上，他站在队伍里出类拔萃，所有的 人都相信他前途无量。

**马** **赛** (讥讽地)你的白马王子令你失望了?

**卫生员** 不，你们很般配。(稍停)马赛，现在你们怎么了? **马** **赛** 你很关心这件事?

**卫生员** 别这样，这些日子我都有些认不出你了。马赛，我们 曾经是好朋友，自从你和杨采好了以后，我们才疏远 起来……我一直想走近你，却总也不能。

**马** **赛** 不要再提杨采，他是一条优美的蛀虫。他那么富有 诗意地吞噬了我的灵魂。

**卫生员** 马赛，你 ……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今年的夏天这么 令人绝望 ……

〔椰林深处人影和火光越来越多，悄无声息。 〔马赛和卫生员似乎也注意到了，回过头去。 〔杨采从椰林里出现，倒退着上。

**杨** **采** 见鬼了，今晚上老有一件海魂衫在我眼前飘。那天， 黄毛就穿这件衣服。

卫生员 杨采，这样的时候你还来吓唬人!我真受不了，小黄 毛死了，小杨柳疯了，人人都颠三倒四，我总感到有 一场更大的灾祸在等着我们。

**马** **赛** 灾祸真要来躲得了吗?或许这样更好，这个岛也该 毁 了 。

卫生员 这几天，我很害怕，我整天和他们打交道，我也会染 上麻风病的，我的头发也会脱落，眼睛也会烂成洞， 肉一块一块地掉下来。我想我如果得了麻风病，我 会一个人跑得远远的，跑到没有生命的沙漠里，把我

腐烂的身体埋在白色的沙堆中。

杨 采 原来你是在用你并不相信的道理安慰别人。 **卫生员** (气极)你……你是一个恶魔!

马 赛 (对杨采)其实，你知道她是爱你的。你这样一个恶 魔，居然还有一个纯洁的小天使在默默地爱你。

**卫生员** (受辱般地喊)不，你是想嘲笑我，你们都喜欢嘲笑 人。(冲下)

**马** **赛** (有点内疚)这一次，我说的倒是真话。(又恢复一种 嘲弄的口吻)你知道她爱你，可你不敢正视这种圣洁

的爱，你作恶的本能使你还要去摧残这种爱。 杨 采 你好象挺了解我。

马 赛 因为我们的确很般配。

〔静场。马赛下。

〔一队举着椰叶的人影在椰林近处移动。

杨采(惊恐)他们个个鬼头鬼脑，他们举着叶子，装扮成他 的模样。(情绪一下子低落)他生前是一头柔顺的羔 羊。他死了，灵魂却在枯枝败叶中喧嚣。

〔小杨柳打扮得山清水绿，手里举着一枝点燃的椰叶 上 。

小杨柳 (眼望前方，似对人倾诉)我跟着他走了一个晚上，他 就在我的眼前飘呀飘，我走近前，他又不见了。他一 定睁着眼。他是来找我的。他不会放过我。(虔诚 地双手合掌举着叶子)小黄毛，闭上眼睛吧。你不要 怕!从现在起我每天要烧一枝椰叶，把那个千指鬼

赶走!你就安静地睡吧!(梦游人似地下) 〔喧哗的女情人手里举着椰叶上。

**喧哗的女情人** (尖声)他的衣服!这是他的衣服!(向椰林

中看，急退)海魂衫飘来飘去……啊，它追过来了!

〔火花闪耀的椰林传来小杨柳凄厉的呼唤：“小黄毛， 你睡吧!你不要再来了!”

〔喧哗的女情人逃似地下。传来她的尖叫声：“你不 要再来了!"

〔杨采在一边惶恐地瞧着。 〔油葫芦慌慌张张地上。

油葫芦 (似乎对杨采说)可怕，可怕，椰林象充满幽灵的地 狱，到处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影子。我好象看到连长

举着椰子树叶也混在那群东西里。 〔隐隐约约，停留在远处的喊声：

“你安静地睡吧!” “你不要再来了!”

〔杨采仿佛走进鬼魂的包围圈。在原地转圈子，用双 手捂住耳朵。

〔喊声起伏不绝—— “你不要再来了 ……来……来了 …… ”

杨 采 来了，它来了，谁也逃脱不了。 〔油葫芦仓惶而逃。

〔喊声迫近。 〔杨采逃下。

〔喊声越来越响 ——

**第** **五** **幕**

〔清晨。连部空地门口。 〔狂风呼啸，飞沙走石。

[咕咕岛中邪似的变幻着色彩：蓝海血红血红，蓝天 墨黑墨黑。

〔椰子树成片倒下，震天动地。 〔风沙弥漫中，飘忽的人声：

“海怎么鲜红鲜红的，真让人恶心。” “那么大一片蓝一下子就红了!”

“好黑好黑的天。”

“地球是不是也得了病?”

“那块圆圆的黄东西是太阳还是月亮?” “不得了了，天上下蛤蟆了!”

“那是风把地上的蛤蟆吹到天上去了。” “椰林象疯了一般。”

〔风沙渐弱。场上的景物渐渐清晰：黑压压的人群分 成两大块，聚集在巨石前。治保组员站在“界河”中 间。杨采、卫生员、马赛和背着手风琴的油葫芦等也 在人堆里。坐在正常人堆中的沉默的女情人在绕绒 线，另一堆被隔离人群中的沉默的男情人在为她绷 绒线。隔着遥远的距离， 一根长长的金黄的绒线跨

过“界河”缓缓流动。油葫芦气喘吁吁，用喷雾器朝 喉咙里喷药。

人 群 (有人尖叫着跳起)蛤蟆!这么多的蛤蟆!黑鸦鸦的 一片，把地都铺满了!(有人接连跳起)真可怕，成千

上万只蛤蟆! 不，几百万只!

几十亿只，比全世界人口还要多!(跳跃)

〔连长上。两边各站一位戴红袖章的治保组员。指 导员跟在后面，发现地上有一个纸团，连忙捡起展

开，又失望地揉成一团，掷在地上。 连 长 坐下，不准动!

〔人们稍稍安静了些，从站着跳跃变成了无声地蹲着 跳跃。

连 长 跳什么,统统坐下!

人 群 不是我们在跳，是底下的蛤蟆在跳。 蛤蟆把我们顶起来了。

不，是岛在摇晃，我们站不住。

〔连长和指导员嘀咕什么。 人 群 这么大的风还要开会?

把隔离室的人都放出来了， 一定又出什么事了!

**人群中的被隔离者** 大概岛外的医生要来了，我们马上要解 放了。

**人群中的正常人** 得救的是我们，你们要留在这儿，这个岛将 成为麻风岛。

**人群中的被隔离者** 妈的，你们逃得了吗?(抓起蛤蟆向对面 丢去)

〔 混 乱 。

连 长 不准窃窃私语!

**知青甲** (顿时大声地)今天早晨有大雾，咕咕岛的夏天从来 没——

**知青乙** 镇上的螃蟹很便宜因为只有四条腿螃— **知青丙** 她买了一只有鸡冠的母鸡很红很红的—— **知青甲** 有雾为什么有雾呢夏天从来没有雾的—一 **知青乙** 蟹应该有八条腿少了四条所以很便宜— **知青丙** 鸡冠鸡冠应该长在公鸡头上母鸡头上— 〔连长吹响哨子，人群骤静。连长登上礁石。

**连** **长** (对治保组员)把那个逃跑的带上来!

〔人们四下张望。

〔度假青年被押上。

连 长 看一看，这就是企图逃跑的下场!

〔度假青年抬起头，目光与人群中的杨采对视。 **度假青年** 你真的这样干了?

杨 采 我已经警告过你。我从来说到做到。

**度假青年** 我还是要逃的，谁也阻拦不住我，我要逃走，我一 定要逃走!(对连长)我不是这里的人，你没有权力 抓我。

连 长 上了这个岛，就得听我的。想离开还没那么容易!

**度假青年** 你是谁?你算什么东西?我有自己的城市，自己 的生活，我到这里不过是来度假的。我去过许多大 山、海岛，还从来没有到过比这儿更脏的地方。这个 连省版地图都没有标记的小岛，居然有那么多丑恶 的奇迹!

连 长 闭嘴!你敢这么放肆!我要让你这个外来人尝尝我

们这儿的规矩。把他的嘴封起来!

〔巨响，又一片椰树轰然倒下。天空中飞舞着枯枝败 叶和各种垃圾。

度假青年 怪风已经刮起来了。蛤蟆飞上了天。大树连根拔 起。天变得墨黑。海变得血红。灾难就要来了，大 风将把这个充满麻风病毒的岛刮走!

〔两个治保组员冲上来，扭住度假青年的手，用一根 布条封住他的嘴。度假青年挣扎，治保组员粗暴地 踢他的双腿。

〔人群寂静。

连 长 我说过一个也不准逃，哪个再逃逃看!(稍停， 一挥 手 )

〔治保组员甲推着度假青年下。 **连** **长** (环顾四周)人都到齐了吗?

**治保组员乙** 到齐了!

**连** **长** 卫生员来了没有?

〔卫生员站起。 连 长 到 前 边 来 !

〔卫生员从人丛中走出，有点费力地爬上石头。

连 长 (面对卫生员)已经三天了，是不是每个人都查了?

〔卫生员点点头。

连 长卫生员，请你再讲一遍，麻风病的诊断依据是什么?

**卫生员** 诊断主要根据：一、病史询问，必须着重了解家族、亲 友、邻居中有无同类病人，有无接触史；二……

连 长 你在检查的同时，有没有调查过，几百口人里谁有接 触史?

〔卫生员看看连长，茫然地摇摇头。

连 长在这件事上你要秉公办事。

卫生员 是的，每个人我都仔细检查过。

连 长 那么,我问你，你是否知道，连队里有人曾经讲过，他 有一个从麻风岛回来的邻居?

**卫生员** (茫然地摇头)那天在仓库，有人提起过，但是没有人 承认。

连 长 我们发动群众，周密调查，已经把这个人查出来了。 〔人群骚动。两个治保组员走向杨采。

杨 采 (站起)怎么,这就是今天这个大会的目的?

**指导员** (对杨采)我们经过开会研究和群众调查，认为，这个 小岛以前无人居住，麻风病源只能来自岛外，而全连 只有你有接触史——

连长由此可以判断，麻风病是你带到这个岛上来的。

[人们哄起来，声音越来越响。 连 长 把他带上来!

〔杨采冷笑一声，走出人群，跨上巨石。

卫生员 连— 长，接触史只是诊断的 一种参考，不能由此断言

连 长(打断)所以，请你当着大家的面对他进行 一 次检查。 (对杨采)把衣服脱下来，让大家看看你身上有没有 疤 。

杨采有疤怎么样?没疤又怎么样? 人 群 他身上有疤，我看见过。

卫生员包庇他!

卫生员 那是伤疤。是小学三年级留下的。那一次上体育课



人 群 不要听!不要听!包庇总有理!

我们身上的疤也是小时候就有的。 我的疤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

马 赛 (站起)别象发情的狗似的汪汪乱叫!我可以证明， 他身上的伤疤是在一次小小的战争中留下的。那 时，他很想在一个小姑娘面前扮演英雄。

人 群 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搞三角恋爱!

为什么他们三个都没有麻风病? 〔声音越来越响。

连 长 (对杨采)听见没有?这是群众的呼声。根据群众的 意见，应该把你关进单人隔离室。

人 群 关起来!关起来! 把他关起来!

杨 采 (突然脱下上衣，丢在脚下，向连长招招手)过来，你 过来!你看，我身上有七七四十九个疤。(拉拉耳 朵)这一块，是五岁的时候让跳蚤咬的。为此，我妈 妈烧了几十桶开水把家里的角角落落浇了个遍，而 那只聪明的跳蚤却悠闲地蹲在一只老花猫背上打 鼾。(摸头顶)我的这颗与众不同的头颅上有三个螺 旋形的疤，它们历史悠久。那时我正在我母亲的子 宫里长腿长胳膊，我那好幻想的妈妈喜欢独自对着 墙上的世界地图沉思，每当她的脑子里转过一个想 入非非的念头时，我的头皮上就掀起一个漩涡。(面 对大家)哦，你们被我的关于伤疤的故事迷住了?

(手按腰腹部)这儿，肝脏上还有一个，想不想见识见 识?

连长(狂怒)把他绑起来!(对愣着的治保组员大喊)听见

没有，把他绑起来!

〔治保组员冲上来，围住杨采。 人 群 (喧嚣，向前涌动)绑起来!

把他绑起来!

杨 采 (笑)同胞们，好戏该收场了!你们都是天才的演员， 而我是个富有想象力的导演。这场关于麻风病的闹 剧该结束了。

马赛怔了一下，注意地看着杨采。 连 长 不准你再胡说八道!

杨 采 (对连长)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麻风病根本不存在， 是有人虚构出来的?

人 群 绑起来!把他绑起来!

杨 采(面向大家)没有麻风病，这岛上没有麻风病。就象 沙漠里没有海，月球上没有人，南极没有玫瑰花，咕 咕岛没有青蛙。这场麻风病是我捏造出来的。

人 群 不要听他胡说! 把他绑起来!

杨 采 静一静，你们听我说，你们会对我将要告诉你们的一 切感兴趣的。

马 赛 (对人群，大声地)不要吵了，听他说! 〔人群稍静。

杨 采(对连长)三天以前，你是如何获知咕咕岛上发现麻 风病的?

连 长 你又要闹什么鬼?耍什么把戏?

杨 采 (对连长)那天早上，雾很大，六点零三分，连部办公 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一般来说，这么早是没 有人打电话给你的— -

连 长 六点零三分，你怎么知道?

杨 采 你可能还没有起床，电话铃响到第三遍的时候，你才 走过来，抓起了话筒。有一个结实的男低音告诉你， 他是场部卫生防疫站的负责人，几天前，在从咕咕岛 出去的人身上，发现了麻风病症状。他要你采取一

定的措施，并等候上级有关部门的安排。 〔马赛似乎看出了蹊跷，紧紧盯着杨采。

油葫芦 (回忆地)那天，雾很大，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在连部 门口等连长批假，我们都很想回家……有人跑来说， 连长和治保组在仓库里开会，我们以为连长又要揪

*人……*

杨 采 (对连长、指导员)你们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又接到第 二个电话，还是那个深沉的男低音告诉你们，由于场 部医生都下连队抢救集体食物中毒病人，委托连长 采取以下措施：一、暂行封港，不准外出；二、请卫生 员进行初步检查，把嫌疑病人先隔离起来——

马 赛 (双手抱肩，指着杨采)电话是你打的? 连 长 什么?

卫生员 电话是他打的?

**杨** **采** 是的，电话是我打的，是我从岛外打进来的 …… **人** **群** (七嘴八舌)怎么回事?

电话是他打的? 那又怎么样?

马 赛 (扔起小沙袋)这就是说，三天来岛上发生的一切全 是因这两个电话引起的，而这两个电话都是他打的 ——所以，这场麻风病，这场把整个咕咕岛弄得颠颠 狂狂的麻风病，不过是他虚构出来的。

〔静场。人们没有反应过来。

卫生员 (朝马赛)这是胡说，麻风病怎么能虚构?(语无伦 次)麻风病是可以治疗的。麻风病把你们都弄疯了。 (对杨采)你说，她在胡说，她的推理是错误的。

人 群 她在撒谎! 她在撒谎!

杨 采 她比你们聪明。咕咕岛没有麻风病。这场麻风病不

过是我给你们开的一个玩笑。 〔卫生员呆呆地望着杨采。

**人** **群** **撒谎!**

撒谎!

卫生员 (将信将疑——已经相信，又不愿事实如此)杨采，你 打了一个电话，虚构了一场麻风病，连长就相信了， 我们大家就都相信了?

杨 采 是的，这个谎言其实漏洞百出，而你们居然深信不 疑 。

连 长 他又在说疯话!他又在耍把戏!

马 赛 他是在耍把戏，他先把你耍了，又把大家耍了。没有 麻风病，从来就没有麻风病。不要再闭着眼睛骗自 己了。除了那个电话，谁还告诉过你岛上有麻风病?

连 长 (想为自己开脱)可是那个电话好象不是他打的，(疑 惑地)我听到的好象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杨 采 是吗?一个女人的声音?这么说我的记忆发生了障

碍……也许，我没有打过电话…… 人 群 (激怒起来)电话是谁打的?

电话是谁打的?

你到底有没有打过电话?

到底有没有麻风病?

**油葫芦** 三天来，怎么谁也没有想到打个电话到场部防疫站 问 一 问?(跑下)

〔人们依然吼着，越来越激愤。

杨采(有些慌乱，但仍阴阳怪气)我打过电话没有打过电

话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没有麻风病。 人 群 (迷乱)没有麻风病?

没有麻风病?

麻风病是假的? 麻风病是假的!

卫生员 (喃喃)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黄毛死了，小杨柳 疯了，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恶魔……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风啸声。又一阵狂风铺天盖地。 〔人们和场上的景物摇晃起来。

〔卫生员倏然从口袋里掏出小圆镜，狠狠地朝地上砸 去。镜子摔得粉碎。她笑了一下，朝前一栽，倒在地 上 。

**知青甲** 卫生员昏过去了!

〔马赛奔上前，抱起卫生员的头。

**喧哗的男情人** (向杨采)我明白了，是你在作怪，一切都是你 弄出来的!

〔摇晃着的人群疯狂起来，纷纷掏出小圆镜向杨采掷

去。

人 群 打死他! 打死他! 打死他!

〔小杨柳跑上，奔上巨石。她披头散发，脸上指甲划 出的伤痕淌着鲜血。

**小杨柳** (平静地)他死了。他只有20岁……我不敢讲实话，

为了我自己，我不敢认…… 〔 人群稍静 。

小杨柳 他是一个胆子很小的孩子，他从小就死了妈妈，他一 步也离不开我……我杀死了他!我杀死了他!我是 凶手。(面对人群)还有你们，你们帮我一起杀死了 他。(用手指连长、指导员、治保组员)还有你、你、 你，你们自己有麻风病，却冤枉他……我有罪，饶恕 我吧!

〔人们全都跪倒在地。

〔喧哗的男女情人互相走近，男情人伸出手去。 喧哗的女情人 (摇头)晚了 …… (跪下)

〔喧哗的男情人慢慢跪下。

**人** **群** 我有罪——

我有罪—

我有罪——

饶 恕 我 吧 —

饶恕我吧——— 饶恕我们吧——

〔油葫芦跌跌撞撞地上，手里抱着一个袖珍半导体收 音 机 。

**油葫芦** 海啸来了!我们逃不出去了!

〔静场。人们愣着。少顷。 **人** **群** 又要来骗我们了!

我们不相信!

不相信!

**油葫芦** 是真的!是真的!电台已经广播三天了。(打开手 中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

〔播音员的声音：“海啸紧急警报!海啸紧急警报! 长江与东海的交汇处将发生海啸，海啸中心区域岛 屿上的渔民和农场知青已安全撤离 …… "

〔 静 场 。

杨 采 (慢吞吞)我们被遗忘了。我们真的完蛋了——— 〔狂风吹断了杨采的话，他跌坐在地。

〔播音员声音：“海啸紧急警报!海啸紧急警报! ….…"

〔雷声隆隆，巨石抖动，纸片、枯叶、蛤蟆在空中飞舞。 〔马赛抱住卫生员。小杨柳跪着呆望人群。

**油葫芦** (仿佛疲惫之极，跌坐地上，无力地)我要回家。我那 没有腿的邻居正坐在装着马达的轮椅上等我 ……

**女知青** (同样状态)我要回家。我每年都要回城吃蚯蚓钻豆 腐……

**男知青** (同样状态)我要回家。我姐姐生了六个男孩，家里 的米都吃光了 ……

**另一男知青** (同样状态)我要回家。我外公的那口气吊了半 年多，一直断不了……

**人** **群** (同样状态)我们……要回家 ……

我……们要……回家 … … 〔巨石摇晃。整个岛在摇晃。

〔那对沉默的情人依然默默地绕着绒线。 〔巨响!如山崩地裂。

〔一片漆黑——黑暗中，似乎有一个小红点在飘。渐

渐可以看到是那个降落伞状的飞行物。 〔轻快的、跳跃的歌声：

“我象那只大蜻蜒， 为了那片云，

迫不及待地飞向远方 … … " 〔小红点越飘越高，越飘越远。

〔钥匙的丁零声越来越清晰 … …

**——剧** **终**

**村** **子**

周树山



周树山，1949年10月生，黑龙江省大庆市戏剧工作室 编 剧 。

人 物

姬婴燕 男，乡村教师。 桂 雯 姬 婴 燕 的 妻 子 。

于彩萍 女，姬婴燕的学生。 寒 露 女，姬婴燕的学生。 焦立川 男，姬婴燕的学生。

小由子支书的儿子，学名王庆成。

于大个子 于彩萍的哥哥，民兵排长。 窦国虎男，农民，赌徒。

窦国虎之妻。

六 婶 村 妇 。 六 叔 农民。

小 满 六叔和六婶的女儿。 小 田六叔和六婶的儿子。 老魔瘴 小满和小田的爷爷。

老 细 男，农民。 老细妻。

吴发男，村民，支客人。 傻小子。

刘作辅 寒露的父亲。 丁大富 男，农民。

小丁拐子丁大富的儿子。 徐狗剩 小半拉子。

会 计 。

赵公安和两个基干民兵。 年轻的、年老的男女村民。

在村子里，时间是停滞的，时间的概念是混沌不 清的，归根结底，时间对于某些生灵是无足轻重的， 因此，无须标示具体的年月。

**第** **一** **幕**

〔新生儿嘹亮的啼哭声中启幕。

〔中国北方一座破敝凋败的乡村。这样的村子在任 何一个地方都并不少见。与其说它是一个具体的生 存环境，毋宁说它就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观众 看到的不是村子的全部，而只是几户人家。居中是 姬婴燕家的正屋和院落，时至盛夏，前窗洞开，所以 可见室内的大部分摆设，穷困和简陋一望可知；靠墙 摆着一 口油漆斑剥的老式躺柜，柜盖上置放着空罐 头瓶子、旧搪瓷茶缸等破烂什物，尚有一摞书籍和一 个墨水瓶，瓶口插一支蘸水钢笔， 一盏脏污的破油 灯，一个和用作书案的柜盖比例不当的白茬木条凳 ……土墙上挂一块小黑板，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主人 用以自娱、自勉或自我麻醉的话，现在那上面写的 是：“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观众现在 难以发现的是这块黑板后的一个土墙窝，墙窝里放 着几个粗瓷碗和一碟咸菜。这似乎包蕴着主人赖以 生存的全部内容——物质的和精神的……屋里当然 少不了一铺炕，桂雯——现在是产妇——正躺在炕 上，她下身盖着被子，似坐似卧，正在向外张望。

外面是很小的院落，窗下倒扣着一 口缸，一把铁

锨倚在土墙上。这一家的右前方是窦国虎家，观众 只看到土坯房的平顶和一面黄泥山墙。山墙下是一 溜矮墙头，那里面是窦家的厕所，东南风裹挟着臭气 灌进姬家的屋子。姬家院中栽着一株孱弱的小杨 树，半死不活，枝叶稀疏，不足以抵御茅厕的臭气。

两家的中间是一条村路。和姬家左边毗邻的是 六婶家，有一溜土墙隔断，观众只能见半面房和半个 院落，凋敝破败毋庸赘述。

这几家人后面不远是庄稼地，或许观众看不见 了，却能使人感受到人的生存和作物的生存之间某 种神秘的谐调关系。

〔桂雯大约有三十岁，她面色苍白，两眼失神，显得极 度疲惫，由于刚刚生产，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桂** **雯** (声息微弱)六婶!六婶!

〔六婶从外屋门进。这是一个五十余岁的农家妇女， 脑后挽着髻，穿着补缀过的旧衣服，端着一盆水。

六 婶 (洗手)怎么样?觉得好多了吧?我说过，疼也就是 一阵儿，孩子一生下来，不疼也不痒了。不是当你显 摆，六婶这一辈子生过十二胎……还不算小月的

……不生不养还叫女人吗? 桂 雯 男的女的?

六 婶 是个人种-  小子!下生就有个欢实劲儿，胳膊腿 就象小杠子，估摸有七八斤。 ……没找到剪子，脐带 是用细篾拉断的……你是不觉得肚里空，我给你熬 点粥，煮几个鸡蛋……

桂 雯 劳动你了，六婶。柜里有小米，筐箩里有鸡蛋，多煮

几个吧，您也吃点儿。

六 婶 (擦着手，凑到桂雯身边俯视孩子)你看，头发确黑儿

确黑儿的，鼻正口方，将来是个当大官的料。

桂 雯 (苦笑)外边的味儿真受不了，直恶心。六婶，把窗子 关了吧。

六 婶 按理说，生孩子是不兴开窗的，可外面死热死热的， 一个风丝儿都没有，关上窗子，不把人憋闷死吗?这 味儿，闻惯了也就不觉得怎样了……

桂 雯 (无可奈何)唉 …… (侧转脸来注视婴儿，母爱的暖流 充溢全身，嘴里不由得喃喃着)宝贝儿，宝贝儿…… 〔六婶开柜去取米。前院，窦国虎之妻顺着墙根走 来。这个女人三十几岁，头发散乱，面色苍白，有几 分神经质，行动和语言总是一惊一乍的，象一只心惊 胆战的小老鼠。她走进矮墙遮住的茅厕，先是左右 张望，确信无人之后，就解开裤带， 一下子蹲下去



桂 雯 (猛然看见解手的窦妻，厌恶地)哎呀，这可真是的



六 婶 (掀开柜盖)啊呀呀，这不是一下子书吗?我的天，这 老多，啥年月能读得完!

桂 雯 这边，六婶，这半边柜装的是米。

六 婶 一半是米， 一半是书，这口大柜 …… (掀开另一面柜 盖)哎呀，这还有几扎儿挂面哩，煮挂面吧，图个吉 利，长命百岁呀!

桂 雯 六婶，我喝点儿粥，你自己煮点儿挂面吃吧。 六 婶 好，好 …… (拿挂面和米到厨房去)

〔停顿。屋里只剩下产妇和婴儿。桂雯微闭着眼，在

小憩。远处传来母鸡下蛋后的咯答声，村子一刹那 显得静谧安祥 ……

〔六婶出现在院子里，她隔着墙，压低声音向自家院 里呼唤：“小满，小满…… ”

〔小满——十七岁的姑娘，长得丰满窈窕。她正在洗 头，听到母亲的叫声，连忙跑出来，手里还握着湿漉 漉的头发，上身只穿了一件上了补丁的背心，肩臂全 裸露着。

小 满 (隔着墙)妈，干啥?

六 婶 (从围裙里掏出一扎儿挂面，悄声地)给，拿回去! 小 满 (不满地)妈，你怎么能……

六 婶 妈挣的，我不吃了，下晚儿给你爹煮了吃。

小 满 (接过挂面)妈，我哥上南下坎还去不去了?人家姑 娘还等着相看呐。

六 婶 唉!穿那身皮怎么去?等下晚儿教书的回来跟他借 件衣服，明早再去也赶趟儿……快回去，赤身露体 的，叫男人看见……

〔窦国虎怒气冲冲地拐过墙角——他来找他的老婆 ——看见裸臂的小满， 一下怔住了。他连忙隐身墙 角，只探出头来，向小满身上偷窥。

小 满 (有所察觉，象只受惊的小鹿似的)妈，我走了!(急 下 )

**六** **婶** (回转头，见窦国虎)呸!邪心八道的狗杂种!(进 屋 )

窦国虎 (欲发作，又怕丢人，只好迁怒于自己的老婆)你个臭 老娘们儿，拉线屎呢?野狗钻进屋造了三四个大饼 子，你他妈的进了茅楼不出来了 ……

**窦** **妻** (冷不丁站起，慌张提着裤子)就来就来……

**窦国虎** (扯住妻子的头发)败家的货!看我今天不揍出你尿 来!(拽住便踢打)

**窦** **妻** 哎呀，裤子，裤子掉了……(为了不在光天化日下露 丑，她拼命抓住自己的腰带)

**窦国虎** (没住手)你守不守铺儿!你着不着调?杂种日的， 我揍死你……

窦 妻 哎哟，我的亲爹祖爷爷，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窦妻的裤子褪下，在丈夫的拳脚下乱滚，最后，只穿 着那条链衩和被撕扯开的碎花布衫逃进屋去。窦国 虎挠了挠脑袋，又擤了一筒鼻涕，接着打两个大喷 嚏，就对墙角撒起尿来……然后，他向姬家院里张望 一下，又打量一眼茅厕的矮墙，似有所思地嘟嚷两 句，拐过墙角蹩回家去。六婶端着熬好的粥进屋。

**六** **婶** 快趁热喝了吧!

**桂** **雯** (哀怨地)他还没下班?

**六** **婶** 快了，日头爷儿偏西了，他心里有事，兴许会早回来 一会儿。碗在哪儿呢?

**桂** **雯** 黑板后面墙窝里……前院又打起来了!

**六** **婶** (淡淡地)常事儿……教书家的，你娘家是哪儿的? 桂 雯 很远。在城里。

六 婶啧啧，大地方人。落到这穷乡野地……没给爹妈捎 个信儿?

桂 雯 结婚之后我没写过信，我不愿让家里人知道我这样



六 婶 念书人嘛!一眨眼，你们来…… 桂 雯 六年了。

六 婶 (快意地)福都叫城里人享了，罪都叫乡下人遭了，毛 主席叫匀乎匀乎，这个招儿也不赖!

桂 雯 (苦涩地一笑)我心里真空得慌!(喝粥)六婶，你也 喝一碗吧。

〔六婶亦喝粥。寒露上。这是一个十八岁的标致的 姑娘，白嫩的鹅蛋脸，纤细的腰肢，破旧却整洁合体 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出青春少女柔美的曲线。她的 心眼很灵，手很巧，由于压抑和扭曲的生活，使她变 得怯懦。

寒 露 (站在院外)姬老师，姬老师!

六 婶 (隔窗)啊，是寒露呀，老师还没回来呢。(见寒露犹

豫地转身)你有事啊? **寒** **露** 也……没啥事儿。

六 婶 (搭讪)你妈她 … …

寒 露 还是不见好!(拭泪)人家说，八成得的是 ……

六 婶 别听别人瞎说八道的，她的底儿我知道。土改那会 儿农会把她绑在柱子上，十冬腊月皮鞭子蘸凉水抽 她，非得逼她姓穷不可。你妈刚过门，下身正不干 净，血顺着裤腿流了一鞋壳儿——啧啧，那么折腾还 有不坐病的!

**寒** **露** 六婶，别说了……

**六** **婶** 那怕啥，真事儿。你爷爷挣下十二均地，拴一台花轱 辘车，闹了个地主，他一根麻绳往门框子上一挂，两 腿一蹬享福去了，给儿孙可留下了瘰乱 ……

寒 露 六婶 … …

六 婶 你妈病病恹恹活到今天，修下你这么个好姑娘，也真 是不易!

**寒** **露** 六婶，我走了……

六 婶 哎，寒露，你家有什么事儿，叫我家你小田哥帮着干

一干，我们家不怕混线……(大有深意地望着寒露) **寒** **露** 谢谢六婶……(转身欲下)

〔小由子上。他个子很小，长着一张娃娃脸，但他已 足有二十几岁了。小由子是他的外号，他手里握着 一把镰刀，脸上笑迷迷的。

**小由子** (小声地)喂……寒露 …… **寒** **露** (迟疑地站住环顾) ……?

**小由子** (从墙角探出头来)寒露，过来，过来! **寒** **露** 什么事儿?

小由子 (凑近)昨下黑儿，八点来钟吧，在西大岗子高粱地边 上，我看见两个人……(见寒露慌乱地转身)哎，你别 走哇，月亮不是不太亮吗，可我看清楚是谁了……

**寒** **露** 你当我说这些干啥 …… (欲走)

**小由子** (拦住)干啥?哼哼……一男一女，我亲眼看见他们 钻高粱地去了……

**寒** **露** (惊惧)庆成哥 ……

**小由子** (阴笑)你放心，你和老焦家二小子的事我一定保密； 不过，得有个条件，今下晚九点半钟你在东大坑沿那 棵柳树下等我——咱们一了百了!

**寒** **露** 你 ……

小由子 (威胁地)行不行由你。你看，那不是你爹吗?于排 长正送他上公社办学习班，你的事儿再一张扬…… 记住，晚上九点半，东大坑沿，大柳树下……(隐去) 〔于大个子和两个青年民兵押寒露爹刘作辅从村路 上走来。刘作辅的手被绳子捆着。

寒 露 爹，爹!(奔过去) ……于大哥!

于大个子 这是上边的意思，黑五类分子三天不出工就得送 公社办学习班。

寒 露 (哭)于大哥，我妈有病，眼看着……

于大个子 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以为我于大个子爱干这作损 的事儿啊!王支书已经催了好几回了。我在部队干 了五年，就学会一条：执行命令!走吧!

〔姬婴燕推着一辆破自行车迎面上，后跟着背着书包 的于彩萍和焦立川。姬婴燕约有三十一、二岁，个头 适中，比较清秀，透出文化人的气质神韵，但神情有 些疲惫和倦怠。严峻无情的生活巨掌把他精神上可 以凭籍的东西几乎剥夺尽了，在灵魂无数次的绝望 挣扎后，他内心深处已经越来越空虚。为了填补这 空虚，他精神的触角正在焦渴地探寻着……于彩萍， 十九岁，个头比较高，丰满早熟，灵慧聪颖，一双眼睛 有如澄澈的湖水，波动着脉脉深情的光芒。焦立川， 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执拗强悍，做事有点儿认死 理，不计后果。他学习成绩较好，但因为没有出路， 也正在苦恼和迷惘之中 ……

**于彩萍** (上前)哥，你干什么?动不动就五花大绑地送人，快 别作孽了!

**于大个子** 彩萍，你舌头立点规矩!(向二民兵)带走!

〔刘作辅始终垂着头不作一声，是一个天生的任人摆 布的罪人。于大个子和两个民兵押解着这个麻木的 人向前走。

**于彩萍** 哥!哥!(一跺脚)哥—— (气得要哭) **姬婴燕** 于排长 … …

〔二民兵止步。 于大个子 走 !

焦立川 (将书包塞给寒露，迎上)于大……排长，你…… 于大个子 怎么的?

焦立川 你是不是……积点儿德啊?! 于大个子 好，焦立川，你敢包庇地主?

〔焦立川怒不可遏，被寒露拦住。 于大个子 走!我看谁敢拦!

〔小由子复上。

小由子 于排长，放了他。

于大个子 庆成，你爹、王支书…… 小由子 我跟我爹说去。

于大个子 (对二民兵)放了他。

〔于大个子、二民兵与刘作辅下。小由子望着寒露诡 秘地一笑，下。

寒 露 姬老师，我……不念了! 焦立川 寒露!

〔寒露凝视焦立川一眼，哭着跑下。 焦立川 寒露!寒露 …… (追下)

姬婴燕 (良久，怅然地)这天，真热啊!

于彩萍 热得发闷 ……姬老师，我现在就怕毕业。 一想到还 有半个月就离开学校，心里就……

姬婴燕 彩萍，我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不过——

于彩萍 我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我……姬老师，往后我

还可以到你这儿来借书吗? **姬婴燕** 彩萍 … …

于彩萍 你还会给我讲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讲司汤达的《红

与黑》,还有鲁迅和巴金吗? **姬婴燕** 你说呢?

**于彩萍** 姬老师，从前我多无知啊!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干 活，什么都不懂，不知道身外还有哪样的世界……你 不知道，你开始给我读《猎人笔记》的时候，我一下子 就傻了，我好象看见了屠格涅夫笔下的秋天雨后的 白桦林，还有小溪、山岗、蓝天上的云朵……我就象 走进去一样!姬老师，我真想一直向远方走，不回头 地走……你说，我这是不是有点儿犯傻?

姬婴燕 (笑了)你很聪明，你有一种异乎常人的气质 …… 于彩萍 (有些陶醉)姬老师 ……

〔六婶走出来，发现姬婴燕。

六 婶 啊呀!先生，你可回来了，你老婆生了! 姬婴燕 (未反应过来，机械地)生了?

六 婶 生个大胖小子，你好福气哟!

姬婴燕 啊，啊，那好，那好!

于彩萍 姬老师，我走了。(下)

〔姬婴燕愣怔片刻，将自行车支在院内。 六 婶 快回屋去看看吧!

〔姬婴燕进屋。

六 婶 (到墙头边，向隔院喊)小田!小田!

〔小田上。他是个猥琐瘦小的庄稼人。 小 田 (隔着墙头)妈，啥事?

六 婶 (小声地)教书的回来了。等一会儿你过来借件衣 服，明天好去南下坎相亲……

小 田 哎 。

六 婶 煞愣儿的啊!

〔小田答应着隐去。

〔前院窦国虎妻子又上，她警觉地左顾右盼，有些鬼 祟的样子。

窦 妻 六婶，六婶……不行，还是我自己来。(跳过墙头，朝 姬家屋里走)

六 婶 哎，哎，老窦家的，你干什么?人家坐月子哩，风风火 火的!别给人家孩子惊出风来!

**窦** **妻** (没进屋，凭窗向里面)喂，大妹子，我这有三尺红布， 还有七个鸡蛋，就算给你下奶了-  真拿不出手，这 点儿玩艺儿，一点儿心意吧!

桂 雯 (在屋内)哎呀，嫂子，真难为你，进来坐会儿。

**窦** **妻** 不行啊，那恶鬼抓不着我的影儿，又该跳老虎神啦!

**六** **婶**(尖刻地)我说老窦家的，你们把茅屎楼子挪挪地方 行不行?这味儿啊，臭哄哄的，能把人熏个跟头，你 看这绿头蝇子，能把人恶心死!我们两家可跟你们 沾老光了!

窦 妻 (可怜巴巴地)六婶，你看，有我说话的份吗? **六** **婶** 你这也是前世该他的!(下)

〔窦妻眼泪汪汪地叹口气，慌慌张张地下。 〔姬家屋内。

**姬婴燕** (坐在炕沿前，用笤帚给婴儿轰赶着苍蝇)挺顺利的? **桂** **雯** 嗯。

**姬婴燕** 是个男孩? **桂** **雯** 嗯 。

〔 停 顿 。

**桂** **雯** 你轻点儿，灌孩子嘴里风怎么办?

〔姬婴燕讪讪地放下笤帚，顺手摸起一本书来。窦国

虎上，修厕所的矮墙。 桂 雯 粥在锅里。

姬婴燕 (放下书，站起，看见窦国虎，便走出门，讨好地)老 窦，这墙头要加高哇?

**窦国虎** (头也没抬)加高!

**姬婴燕** 哎呀，那可得谢谢你了!

**窦国虎** 谢个屌!不是为了给谁挡臭气，怕的是人家偷看我 老婆屁股!

**姬婴燕** (被堵得气塞)你 … …

**窦国虎** (向院外)喂，老细，老细，今儿下晚儿来玩两把，前屯 韩大毛愣坐庄- 三半截的!

〔老细，一个挎着粪筐的四十岁左右的农民， 一边拾 粪，一边走上。

老 细 哎，老窦，你吵吵啥呀，叫干部们听见……

**窦国虎** 他妈那个×!我根本就不尿他们，能给老子整哪儿 去，满不过蹲风眼，更好，吃现成的!

老 细 (瞥见姬婴燕)啊，先生在这儿呢!老窦，串门去呀! (匆匆下)

〔六婶领着小田上。

六 婶 教书的，又来麻烦你了——哎呀，你媳妇呀，折腾得 那个吓人呐!跟前连个贴己人儿都没有，我足足守

候了一小天，好歹算生下来了，还是个小子…… 姬婴燕 六婶，可得好好谢谢你呀!

六 婶 谢啥呀!小田要去相亲，想借你身上的干部服穿穿

明儿个后晌就回来了。 **姬婴燕** 那……进屋吧。

六 婶 别价别价，小田要长相没长相，要福气没福气，别冲

了你家贵子的运道 ……

**姬婴燕** (脱衣)这衣服也上身五六年了，不怕六婶笑话，还是 我结婚那天穿的呢。

**六** **婶** 旧点儿不打紧，管咋的样子好看。(为小田套上衣 服)

〔小田瘦小，穿着嫌大，一副可怜可笑的样子。

六 婶 啧啧，就是大点儿。瞧你，连件衣服都撑不起来!

〔老魔瘴上。这是一个衣衫褴褛，头发雪白，双眼呆

滞的疯癫老头，他嘴里神经质般地嘟囔些什么。 六 婶 (喝住)站住!你要干什么?

**老魔瘴** (疯话)谁也绕不出去，都他妈套住了!

六 婶 你魔魔瘴瘴出来乱跑什么?(向小田)快点儿，送你 爷爷回去!(与小田去拖老魔瘴)

**老魔瘴** (象说佛教偈语般地)都他妈套住了，谁也绕不出去! 〔屋内婴儿哇的一声哭起来。

**老魔瘴** 打从老辈子那咱我就说，谁也绕不出去，都他妈套住 了!

〔 收 光 。

**第** **二** **幕**

〔两个月后，初秋之夜，景同前场。

〔月亮象一面被人啃去半边的大饼悬在空中，几点疏 星，便象那大饼的残渣哩哩啦啦不经意地粘滞在那 儿。姬家的屋里亮着灯，这是一个表演区。

〔窦家的屋檐，新修的茅厕以及中间那条狭窄的村路 全在朦胧的夜色中静默，这又是一个表演区。

〔六婶家的院子是第三个表演区，舞台展示给观众 的，只是和姬家隔开的一段墙头和她家低矮的屋檐， 还有一扇镶着半块玻璃、钉着一块塑料布的破窗子， 从那里漏泻出一点儿灯光，有一块空间不大的地场， 也就是她家院子的一部分，那里可供他们全家咀嚼 人生。

〔幕启。秋虫唧唧，犬吠声声可闻。姬家的屋里亮着 灯。姬婴燕坐在高高的条凳上，弓背屈身伏在柜盖 上。他的面前放着一盏带罩的油灯，有一本摊开的 书，还有一摞学生作业本。他手支额头，显得忧郁和 疲惫。

〔桂雯坐在炕上，她刚刚给孩子哺完乳，孩子已入睡。 她系着胸前的扣子，蹭到炕沿前，挪下地，将孩子轻 轻地移到从屋梁上垂挂的摇车里。然后，她活动一

下疫麻的腰腿，晃动摇车……

桂 雯 (小声地)我说，你到底去不去呀?(她没有得到回 答，却听到几声犬吠。于是，她又麻利地蹭到炕里， 遮住窗子向外看)哎，西院也出去人了。队长家，哦， 三个人呢!队长，他儿子满柱，丫头柳儿，全往西去 了……(回过头)你还犹豫什么呢?(见姬婴燕不语， 下地)干部带头，全屯都动了，你还怕啥呀?偷点外

县的苞米，本地的干部都不管，没事! 姬婴燕 (可怜兮兮地)桂雯 ……

桂 雯 你怕丢面子?(冷笑)面子值多少钱哪!去年苦春头 子是怎么过来的?……没吃过一顿饱饭，到下黑儿 就喝两碗大楂子米汤。有一天间甜菜苗我都晕倒在

地垅沟里了……(拭泪) 姬婴燕 (烦躁地)算了!算了 ……

桂 雯 (絮絮不休地) ……一人一年三百六十斤带皮的粮 食，还得扣三十斤“忠心粮”。我去年肾炎住院，少完 成二十六个劳动日，又扣去二十六斤，就分到家三百 零四斤……今年又添个孩子，奶水也不足……

姬婴燕 (体谅地)桂雯，我知道。可又不是咱们一家。

**桂** **雯** 咱能跟人家比吗?你没听说吗，“书记贪，队长捞，社 员缝个大挎兜…… "

**姬婴燕** 我不是个老师嘛!

桂 雯 老师，成天吃粉笔面子，有啥意思!还是个民办。 **姬婴燕** (自尊心受到伤害)你 ……

**桂** **雯** 我怎么了?当初我都不该 ……

**姬婴燕** (气极)噢，你后悔了!嫁给我，你后悔了……

桂 雯 (下意识地后退，顺手晃一下摇车)看你，吓着孩子



姬婴燕 孩子 ……(凄楚地)我不配有老婆孩子，我养活不了 你们!我不会偷，不会抢，是个窝囊废!(颓然坐下， 落泪)

桂 雯 (缓缓地走过去)婴燕，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

姬婴燕 唉!想不到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当年当红卫

兵的时候你还记得吧?我们去静坐，绝食，饿了五天 五夜，你的脸象一张白纸，头都抬不起来了，我问你 饿不，你说不饿，还朝我笑了笑……

**桂** **雯** 我真傻!

姬婴燕 你傻，我们不都那样么!你还记得李海燕吧?她还 给你剪过辫子吧?她的眼睛真好看。八二八武斗， 她死得真惨!我看见她被人一棒子打在后脑勺上， 象陀螺一样转了好几个圈，又被人攘了一刀，那血 ……真叫人眼晕……

**桂** **雯** 说这些干啥。

**姬婴燕** (激愤地)不说，哼，这就是中国的人间喜剧呀!

**桂** **雯** 算了，别发感慨了，那些事儿忘得越干净越好。

**姬婴燕** 忘?我倒是想忘!(走到小黑板前)你看，我这不是 天天在给自己打吗啡吗?(读)“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他妈的，纯粹屁话!(摔掉黑板)

**桂** **雯** 你早就应该摔了它!还有那些破书 ……

**姬婴燕** 真的，这些鬼玩艺儿纯粹把我害了!宁可不吃不喝 也要买书，大冬天，为了从一个老头儿手里买一本巴 尔扎克，我他妈的居然卖了棉袄……

桂 雯 还说呢，那天我就不该去打酱油。我看见你穿着单

布衫，捧着一本书，冻得直打哆嗦，当时我就…… **姬婴燕** 你就发誓要嫁给我……

**桂** **雯** 我真傻!

**姬婴燕** 是的，你是个傻瓜!你以为我会成为大人物，成为巴

尔扎克，成为鲁迅…… **桂** **雯** 你胡说!

**姬婴燕** 那你是可怜我，可怜我这个傻小子。 **桂** **雯** (喃喃地)不，当时我确实爱你。

**姬婴燕** 当时我也爱你。

〔 停 顿 。

**桂** **雯** (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

**姬婴燕** 这一切都过去了。不瞒你说，有时我甚至想…… **桂** **雯** (不安地)你想什么?

**姬婴燕** 你放心，我不会去死!(骤然亢奋)不过，我可不想这 样活着。我想……

**桂** **雯** 好哇，你早该这样!(递过口袋)多装点儿。 **姬婴燕** (不屑地扔掉口袋)你，你真俗气!

**桂** **雯** (气极)俗气，你说我俗气!你不吃，你不喝，你不活

着?你是丈夫，你是父亲，你有责任!

**姬婴燕** 责任?我最讨厌这两个字——“责任”! **桂** **雯** 你，你真是个窝囊废!

**姬婴燕** 算了，算了，别骂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去偷苞米。 〔桂雯正要发作，忽听外面叭嚓一声是碗盏摔碎 的声音。接着，破门板哐当响了一声，随即六婶撞出 门来，她边退边躲闪。

六 婶 … …天杀的，你还打上了!我不孝顺，我就是不孝 顺!那个老不死的非要吃干的，你挣来了?稀的还

喝不上流儿呢，叫我拿什么孝顺他?

〔六叔的声音：“你，你……你个搅家不贤的臭老娘们 儿，看我不整死你!”

〔小满的声音：“爹，爹 …… ”

六 婶 (在院子里跳脚)你整死我?是你爹揍的你整死我

吧!

〔六叔冲出。 六 叔 你，你……

〔小满拼命拉住随上。

小 满 (哭喊)爹，爹呀……妈，妈，你快走吧，快!快走…… 六 婶 我不走，让他整死我，我活够了!

六 叔 (冲上去举拳欲打),你……

六 婶 (迎上)你打吧，打死我吧，这个穷家有什么恋头儿



〔六叔收拳，抱头蹲地。

六 婶 曲老六，你孝心，你是孝子，你好好孝敬你爹吧!给

你爹穿绫罗绸缎，吃山珍海味，我瞭高看着你，有尿 你使去吧!(下。 一直把骂声带到后台)

六 叔 (跳起来)臭老娘们儿，你等着，回来我鞣你的皮子!

小 满 爹，爹，你别骂了，叫人听见! 六叔唉!——给爹拿个口袋。

小 满 爹，您腿脚不好，让人家抓着。我哥一个人去就行

了!

六 叔 唉!这年头，逼穷人下道啊!去，拿口袋去!

〔小满取口袋。 小 满 爹，我去吧。

六 叔 嗨，你一个闺女家，荒山野地的……在家看门吧。

小 满 (小声叮嘱)爹，小心点儿。 六 叔 知道。(下)

〔小满凄惶地愣怔片刻。下。 〔 姬 家 。

**桂** **雯** 你真的不去?

**姬婴燕** 要不，你去吧，我在家看孩子，还有这一摞作文，我还 得批出来呢!

**桂** **雯** (狠狠地)窝囊废!(拿起口袋)我这体格……也扛不 了 多 少 。

姬婴燕 少也比没有强。

桂 雯 (狠剜他一眼)嫁给你，我算瞎了眼了!(提口袋下) 〔 停 顿 。

[姬婴燕站起身，心情复杂地望着妻子远去的背影。 良久，从远处传来一两声犬吠。他愣怔一下，忙走到 窗子边向外瞧。犬吠声渐杳。他叹口气，又回到那 口大柜前，蜷伏在柜盖上，抄起钢笔，开始批改作文。

姬婴燕 (翻开一本作文，神经质地自语)“我的理想” ……理 想，嘿，多好听啊……我的理想!(木呆呆地望着虚 空，最后，极度疲惫地抱头痛苦地伏倒在柜盖上)

〔停顿。世界似乎凝固了。光渐渐暗下去，暗下去



〔遥远的地方传来几声犬吠。婴儿似乎被什么窒息， 发出艰难的呜咽……终于，哇地大声哭起来。

〔 六 婶 家 。

〔老魔瘴踱到院子里。

老魔瘴 ( 疯话)老牲口，小牲口， 一群牲口!……老辈子有一 条规矩，人过六十就活埋，更他妈好!

〔小满追出来。 **小** **满** 爷爷，爷爷……

**老魔瘴** 长肚子，长嘴，还长心，这不应该!打老辈子那咱我 就说，这不应该……

**小** **满** 爷爷，好爷爷，咱们回去吧。回屋去吧……

**老魔瘴** 打老辈子那咱我就说，都他妈套住了。老牲口，小牲 口，谁也绕不出去!

小 满 (柔声地)对，爷爷，您说得对，都套住了。可爷爷别 在外面说了，您再说，小满该害怕了!好爷爷，回屋 去吧，我给您熬粥喝……

**老魔瘴** ( 两眼灼灼闪光)粥?煮粥……好，好，喝粥，喝粥



〔小满搀扶着老魔瘴进屋。寒露头扎白布条，脚穿白 鞋，显系戴着孝，象一头被追逐着的小鹿，神色惶惶， 气喘吁吁地上。她惶乱地急于找一个匿身之所。在 她喘息未定的时候，小由子从墙角蹿出来，横在她面 前。寒露惊呼一声，猝然站住。小由子腋下夹着镰 刀，脸上依然笑眯眯的……

**小由子** 怎么样?没跑出去吧?

**寒** **露** ( 哀怜地)放我走吧，求求你啦……

**小由子** (凑上前去)嘻嘻，怕什么呀，又不是第一回啦。

**寒** **露** (机械地后退)你干什么,干什么?我要喊啦!这是 村子里!

小由子 (站住了)你喊吧，你大声地喊，可劲地喊，你就说小 由子把你给……人家笑你戴花的，可不能笑我戴帽 的。你倒是喊哪!

寒 露 (嗫嚅地)你，你 …… (猛地转身欲逃，被小由子一把

搂住)撒开我!你撒开我 ……

**小由子** 老实的，让我摸摸……这把光摸摸咂儿。(解她的钮

扣)鼓溜溜儿，暄乎乎儿的，真好! 〔寒露哆嗦着，瘫软在他的怀里。

小由子 …… 自打东大坑沿那天下晚儿，你这块地，就归我种

了。老焦家二小子算个什么东西! 〔寒露别转头，猛地挣出去。

小由子 嘿，你还挺来劲儿的呢!我知道你先跟他好的，他不 就是念了两天破书吗?就算他是个猴儿，还能蹦出 如来佛的手心儿吗?宝贝儿，跟着我没亏儿吃!(又 搂住寒露)

〔焦立川扛着一口袋苞米棒子上。他已经毕业离开 了学校，和一般的农民没什么两样了。在村子里，他 咬着牙活着，知识对他毫无用处，他正在决然地把它 们扔掉。他说粗话、骂人，加上天性中桀骜不驯的性 格，他变得粗野暴躁了。看见小由子正搂着寒露，他 愣住了。他们都愣住了。

焦立川 (一下子甩掉肩上的口袋，扑上去猛地将寒露拽过 来)你，你们……

**小由子**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焦立川 (疯狂地)我操你妈!今天我劈了你!(将小由子打 倒在地)

**小由子** (顺手抄起镰刀)好哇，焦立川，你敢打我，老子要你 的命!

焦立川 (欲扑上去)我操你们支书家八辈子祖宗! **寒** **露** (拉住焦立川)立川，立川 ……

焦立川 (转向寒露)寒露，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回事?

〔寒露掩面痛哭。

**小由子** 我把她给干了，怎么的吧?

〔焦立川惊疑地望望小由子，又望望寒露。 **小由子** 干了还不止一回呢，不信你问问她。

〔寒露转身欲跑下，被焦立川一把抓住。

焦立川 ( 把寒露掼在地下踢打)母狗!你这条起秧子的母 狗!

**寒** **露** (抱住他的腿)立川，立川……你打死我吧，打死我 吧!

小由子 (挥动镰刀)焦立川，你别拿女人撒恶气，有种你过 来，我一镰刀搂死你!

〔焦立川羞恼已极，转身就向小由子扑去。 **寒** **露** (死死抱住他的腿，哭求)立川，立川……

小由子 你他妈念两天破书，有什么了不起!你他妈不就是 会解方程吗?不就是会个ABC吗?狗屁!你觉着比 我强是不是?没鸡巴用!别看我就上了三年学，还 他妈都就饭吃了。可净摊上好事，明天我就去当老 师。你呢?还不得夹个卵子顺垅找豆包 ……

**焦立川** (狂怒)你……你!老子和你拼了!(欲奋力挣脱，对 寒露)你松开我，松开我!

**寒** **露** 立川，我求求你了……

**小由子** 你他妈少来尿，你问问寒露，跟你还是跟我?她要对 我小由子说半个不字，老子转身就走，不带脸红的。

**焦立川** (揪住寒露头发，将其拎起)你，你说……

**寒** **露** (极度屈辱而惶悚地)我，我……

**焦立川** (歇斯底里般狂喊)你倒是说呀!

**寒** **露** (泣不成声)立川哥，忘了我吧……

〔焦立川缓缓松开手，怔怔地望着寒露，猛一转身，奔 下 。

**寒** **露** (悲咽地)立——川——(痛哭)

**小由子** (走过去)别理他，杂种操的!今天算便宜了他，有治 他那一天!

〔寒露缓缓转过身，呆呆地望着小由子。 小由子 过来过来 …… (凑上前又要搂寒露)

〔寒露猝然给小由子一个耳光。

小由子 (捂住脸，愣怔片刻，随即笑了)你打吧，再打几下。 别哭别哭，哭啥咧，我哪儿配不上你!(紧紧地搂住 寒露，隐去)

〔这一刻村子很安静，残缺而昏黄的月光更加暗昧不 明。远处传来几声犬吠。

〔六婶上。刚刚打过架，她气犹未平，带着满腹艾怨 和悲哀，忽然，她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六 婶 哎呀我的妈呀!(发现地上口袋，向四外张望 一 下，

吃力地抱起口袋，跑回家去) 〔 停 顿 。

〔一个袅娜的少女的身影移上来。从步态上看，她十 分警觉，又非常坚定。显然，她被某种欲望燃烧得昏 眩焦灼。她不顾一切地走到姬家的窗前，扣击窗框。

〔姬家表演区灯亮。

姬婴燕 (骤然一惊)谁?是你!

于彩萍 别开门，开门有声音，我从窗子进去。(爬窗入屋，手

里拿一本书)姬……老师。 姬婴燕彩萍……

于彩萍 我在这儿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总也不消停，老有

*人……*

**姬婴燕** 她一会儿就回来。

**于彩萍** 回来我也不怕，我来还书…… **姬婴燕** (接过书)彩萍，走吧。

**于彩萍** (坐下，掏出一面小圆镜照着)我觉得自己很好看，我 刚刚十九岁，我这朵花可不能让人掐下来，扔在地下

就拉倒! **姬婴燕** 彩 萍……

〔于彩萍站起，滚烫的目光盯住姬婴燕。 **姬婴燕** (惶乱地避开)彩萍，你还是走吧!

**于彩萍** (黯然)怎么,你厌倦了?要知道，我不能没有你!

**姬婴燕** 那你……想把我送进笆篱子吗? **于彩萍** 我不管。

**姬婴燕** 该结束了!我讨厌这种关系——我够了! **于彩萍** 你够了……姬老师，我 … …

**姬婴燕** (机械而漠然地)你还年轻，别再糟塌自己了，你还有 前途 ……

于彩萍 (凄然冷笑)前途?我知道我的前途：找婆家，嫁个社 员，给他生孩子，做饭，喂猪，打狗……高兴了，他就 把我按在炕上；不高兴，他就打我骂我……满身泥 巴，不洗脸，不刷牙，满嘴烟袋油子味儿……手，粗糙 得象树皮，不，象把铁锉，在我身上蹭来蹭去……一 座土屋，一个小院，在那里熬白了头，然后进棺材 ……这就是我的前途。我奶奶，我妈……现在轮到 我了……

**姬婴燕** 彩萍 … … -

**于彩萍** 我于彩萍发誓，这一辈子就是不过这样的生活!我

想好了，人活百岁横竖是死，我就是要随心所欲，活

一天就是赚一天…… 姬婴燕 你，你太可怕了……

于彩萍 你害怕了?胆小了?可你当初为什么撩拨我?想占 了便宜就住手?没门!

姬婴燕 彩萍，你看，我有妻子，还有了孩子……

于彩萍 可你那天是怎么想的? 姬婴燕 那天……

于彩萍 对。就是照完毕业像的那天晚上，在村北的小树林 边上，我骑着车子追上了你，把托尔斯泰的《复活》还 给你，你没有接书，却抓住了我的手……

姬婴燕 彩萍，原谅我，我真浑!那天月光象一层轻纱似的

……我看到你的脸，真好看，你的手，很白很白…… 于彩萍 于是，你就抱住了我。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姬婴燕 我没怎么想，我一时冲动……

于彩萍 你还记得吗?当时你说什么了?

姬婴燕 我，我说，你不是玛丝洛娃，我也不是聂赫留朵夫，我

们的灵魂不需要复活，让我们下地狱去吧!

于彩萍 是的，让我们下地狱去吧!我愿意呆在那儿，一辈子 不回来——我知道我有罪，可是我不赎罪——那一

刻，倒是什么都忘了。 姬婴燕 … …现在我很后悔!

于彩萍 我也后悔过，可是一想也没什么。人，还不就是这么 回事儿!

姬婴燕 彩萍，我们不能再往下走了。

于彩萍 那么容易呀!我也想过，可是我做不了自己的主。 姬婴燕 可我觉着……没意思!

于彩萍 没意思?

姬婴燕 什么都没意思!

于彩萍 我也是……可我年轻，虽然觉得没意思，我还要找 你 。

姬婴燕 我今晚不能出去。

于彩萍 那就在这儿——我不怕谁看见。 姬婴燕 你不能这样!

于彩萍 那就……还到老地方去。 姬婴燕 彩萍 ……

于彩萍 你到底去不去?你不去，我就喊人，说你强奸 —

我可曾是你的学生。 姬婴燕 你 … …

于彩萍 我豁出去了!

姬婴燕 (无奈地)那，去就去吧。

于彩萍 再借给我一本书。不，不要这本。屠格涅夫的《猎人 笔记》。

姬婴燕 你不是看过了吗?

于彩萍 我要再看一遍。(沉浸在一种神秘的情绪中，轻柔地 背诵)“……太阳落山了，但是树林里还很明亮，空气 清爽而澄澈，鸟儿吱吱喳喳地叫着，嫩草象绿宝石一 样发出悦目的光彩……你就等待着，树林内部渐渐 黑暗起来了；晚霞的红光慢慢地沿着树根和树干移 动，越升越高……红色的天空开始发蓝……黄鹂在 某处凄惨地叫了一阵，夜莺开始歌唱了…… "

姬婴燕 (被燃点起某种美好的情绪，情不自禁地)彩萍，你真 聪明，有一颗美丽的诗心。

于彩萍 (凄楚地)可我……唉!让我再看看屠格涅夫笔下的

异国的天空、草地和树林，看看诗一般的黄昏和离我

们很远很远的大自然……我或许会想到……活下去。 **姬婴燕** (情不自禁地把于彩萍揽在怀里)那就让我们再下一

回地狱!

〔于彩萍顺势攀住姬婴燕的脖子狂吻。

〔良久，黑暗处突然蹿出几个大汉 赵公安、于大 个子带着几个基干民兵迅速地包抄了窦国虎家的房 子，雪亮的电筒照亮了那矮小的土屋。

**赵公安** 堵住门，进去抓!

〔踹门、踢打声，窦国虎老婆的惊叫和哭喊声，皮带抽 在人的肉体上的噼啪声，玻璃碎裂声，洋铁桶被踢翻 以及家具倾倒声 ……

〔几个弯腰曲背的人排成一串被押出来。 **于大个子** 赵公安，抓住七个。

**赵公安** (凶狠地)都他妈给我带过来! **于大个子** 窦国虎跑了。

**赵公安** 把他老婆带上来，男人跑了，拿她是问!设赌抽头， 罪加一等。

**于大个子** 都过来，杂种操的!谁跑我打断谁的腿! **赵公安** 都他妈跪下!跪下!

〔在民兵的踢打下，赌钱的农民们跪成一排，夜色中

只见一溜无声无息的黑影子。 **赵公安** 给我揍!挨个揍!

〔民兵们抡起皮带，狠命地抽打跪在地下的人们。

〔他们默无声息地忍受着，很少有人呻吟，皮带噼噼 啪啪像打在木桩上 ……

〔 幕 渐 落 。

**第** **三** **幕**

〔 十几天后 。

〔生产队的后山墙脚下。这面土墙眼看要倾圮坍塌， 向一面倾斜得很厉害，用两根圆木头支撑着，给人一 种危若垒卵的感觉。墙下， 一辆没有轮子的废弃大 车，车尾着地，两根车辕子象高射炮筒一样支起来， 正好抵住那面朝不保夕的土墙上。在这辆大车上和 墙角下麋集着一些男女村民。 一个老农眯缝着眼， 怀抱一杆拾粪的叉子，身边放一个粪筐，仄歪在支墙 的圆木下假寐。在他的周围或坐或卧着一群上了年 纪的农民。有的用手里的镰刀无意识地刨着地下的 土；有的苦着脸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袋；有的脱下衫 子在抓虱子；有的抱着膀缩着脖，在那里闷坐着，盘 算着什么事情……在另一根圆木下，聚集着一些妇 女，有的给孩子哺乳，有的纳鞋底，有的择野菜 …… 神态各异。中间的破大车上则是青年农民的天下， 他们象久飞而倦的鸟成行排列栖止在大车上，两个 更年轻些的小半拉子则象猴子一样双腿悬吊在车辕 上。大车前方靠台沿的地方，十六岁的傻小子背对 观众，正在潜心地研究一个蚂蚁洞……在这群芸芸 众生中，我们不要忘了前两幕曾经出现过的两个人

物：六叔在老年农民堆里，他面部肌肉牵动艰难，显 得麻木而迟钝，正在啃着一穗定了浆的生苞米棒子； 焦立川在青年农民堆里，他坐在靠近车辕的高处，挽 着裤角，象罗丹的雕塑“思想者”那样正在沉思默想， 他的眼睛里闪动着茫然和痛苦的光芒，还潜藏着执 拗和亢奋。

〔幕启。广播喇叭声：“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 们，今天王支书的儿子王庆成结婚大喜娶媳妇，欢迎 大伙随礼喝喜酒 …… "

会 计 老少爷们儿，队长临走时吩咐了，让大伙各尽所能， 凑凑份子……小由子，对对，应该叫大号啦，王庆成 结婚，这也是一个喜兴事儿，愿意随礼的到我这儿

来，把钱交给我，我把名儿写在红纸上…… 小丁拐子 会计，队长上哪儿去了?

会 计 王支书通知咱队给送两袋面，两只羊，队长跟车去

了 。

**小丁拐子** 我操他妈的!

**队长老婆** (放下鞋底)你骂谁呢?小丁拐子，你等我撕烂你 的臭嘴啊!当队长，送礼，也不是自己作的主，得听 上边的。这个千人恨万人骂的差事你寻思俺们乐意 干哪!

小丁拐子 哎，哎，大婶大婶，我可没骂队长!我的脚丫在高 粱地里踩上玻璃碴子了，钻心似地贼疼。我操他妈， 哎哟，疼死我了!会计，俺队长不在，我跟你请个假，

我得歇工了。 会 计 你随不随礼?

**小丁拐子** 随礼?爹，爹，咱家随不随?

**丁大富** (磕打着烟锅头，慢条斯理地走向会计)写上吧，我的 名字打头，丁大富，三元。

会 计 三元?能不能再凑上 一 元，整个双数儿?这是喜事，

凑双不凑单啊!

**丁大富** 双数?那就两元吧。我和拐子俩去喝酒。

会 计 哎哎，怎么还少了一元!

**丁大富** 那就还写三元，我这是计划好了的。拐子，找球子

去，咱爷儿仨去喝酒——我那老小子早想拉拉馋啦。 会 计 那就写上了，丁大富，三元。还有谁?

**老农甲** 给我也写三元吧。

会 计 孙有财，三元。

**老农乙** 我，两元。

会 计 李长发，两元。

〔几个农民交钱随礼。老细——第一幕出现的那个 拾粪的农民在场上不安地转悠着，向四处张望。

**老** **细** (忽然)哎，我在这儿哪! 〔老细妻上。

**老** **细** (急迎上去)怎么样，借着没有?

**老细妻** 借个屁呀!满街转悠遍了，就凑了一块钱! **老** **细** (着急地)一块?能拿出手吗?

**老细妻** 不让你耍你偏耍，让人家揍了个脸青鼻肿，家里能拿

走的都叫人家给抄去了 ……小壳郎也赶走了，我寻 思上老秋卖了它给小凤做件棉袄，这可倒好，罚款还 不够呢!要不就 ……

**老** **细** 那能行吗?不随不中啊! ……老窦罚了二百五，前

屯韩大毛愣抓住就给送县上蹲小号去了。罚我一百

八，是轻的。还差三十元没交，指望王支书给说说 情，咱哪能不随份子!

**老细妻** 唉，你要是不耍钱……

**老** **细** 别说那个了，我一就犯了事儿啦……一点招儿也没 有了吗?

老细妻 有啥招哇?老娘们儿家家的，我满屯子都央求遍了， 就这一块钱哪……

老 细 (苦思苦想，忽然)小凤订婚，男方家不给了她二十块 装烟钱吗?

老细妻 亏你想得出!小凤纸包纸裹的那两钱儿，买条裤子， 就剩四元了 ……咱能下得眼儿抠搜孩子这俩钱儿 吗?

老 细 那咋办哪?就说我借她的，到时候还她。告诉她，帮 爹圆了这个场儿，等她过门的时候，我陪送她一块上 海表……(捂住胸口)

老细妻 心口又疼啦?算啦，你就别许这个空头愿了 ……别 上火啦，我去央告央告小凤……你到会计那儿写上 名儿吧，就随他五块!

老 细 一大串儿名字，谁细看哪，我把钱直接交到王支书手

里 。

**老细妻** 你呀，穷死也得要面子。往后，可别耍了…… **老** **细** 我改我改!

**老细妻** 酒，也得少喝——有啥喝头哇!甜菜酒，猴辣猴辣 的，还死啦贵!

老 细 哎哎 … …

**老细妻** 你在王支书家大门外等我，我一会儿给你送钱去。 小凤这阵儿在家哩，我得麻溜回去!(急下)

〔窦国虎上。

**窦国虎** 哎，老细，老细…… **老** **细** 老窦?你不跑了吗?

**窦国虎** 我又回来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才不挺着挨揍呢! **老** **细** 你小子真奸，可把我们给揍苦了——先是皮带打，后

来，皮鞭子蘸凉水抽，把韩大毛愣的小布衫都打飞 了，当时就拉裤兜子里啦!我这不是，养了半个月， 刚下来地……

**窦国虎** 这些王八犊子，真狠哪!听说罚了我二百五? **老** **细** (点头)你掂兑上没有?

**窦国虎** 妈拉个×!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老子偏是不交

——他们要是不打人，我倒愿意去蹲小号!

**老** **细** 你媳妇怎么样?她也挨得不轻，一个老娘们儿!

**窦国虎** 她就是挨揍的命，我常“乖打”她，早给训练出来了。 昨晚我一到家，家里溜蛋光，就剩一扇破门板呱哒呱 哒响，两扇窗户带着窗框全造个稀屌碎。于大个子、 赵公安这俩王八犊子，早晚我宰了他们!

老 细 老窦，可别胡说，谁让咱们犯了法啦，人家那是官家。 **窦国虎** ……我老婆也跑了，怕是不会回来了!(压低声音)

哎，刘二混屯的刘铁手家今下晚儿设局，干部都跟着 耍，咱们去坐一庄?

老 细 (变色)我可不敢干了。两手攥空拳，一分本钱都没 有!

窦国虎 (从怀里摸出一张钞票)老细，你进赌场，是我撺掇 的，你遭了难，都怪我。我这有一张五元钱票子，给 你留下吧!

老 细 (急推托)不行不行，老窦兄弟，我怎么能收你的钱!

(苦涩地)你比我造得还苦哇?

窦国虎 我是脚上泡自己走的，索性做孽做到底，今下晚儿我 还去碰碰运气。不论输赢，我也不回这个村了，到外 边吃蹈哒去。活在这个死旮旯，一天干到晚，还得让 人家管着，比牲口也强不多少。(有些酸楚地)我老 婆要是回来，你告诉她，就说我窦国虎这辈子对不起 她，让她再找个主……得了!

**老** **细** 老窦兄弟，别说这败兴的话……

**窦国虎** 真的，别叫她等我——哎，这满屯子闹哄哄干什么 呢?

**老** **细** 王支书小子结婚，大伙儿凑份儿。老窦，你也坐席去 呗?

**窦国虎** 我操他祖宗，我喝他的酒?是不是小由子———猴头 巴相的那个坏种?

**老** **细** 哎呀，人家上学校当老师去了。

**窦国虎** 当老师?他娘的，这年头……他娶谁呀? **老** **细** 刘作辅的丫头，寒露。

**窦国虎** (跺脚)哎呀哎呀，可把人家姑娘给毁了! **老** **细** (低声地)毁啥呀，肚子都大了!

**窦国虎** 愿意嫁谁就嫁谁吧，我得走了。让于大个子瞧见，该

抓我了。给，把钱拿着。 **老** **细** 老窦 ……

〔众人和窦国虎打着招呼。窦国虎应酬着急下。 **老** **细** (举着钱)哎，老窦，老窦，老窦兄弟……

〔于大个子领两个基干民兵上。 于大个子 (厉声)老细!

老 细 (吓得一激灵)啊呀，于，于排长 … …

**于大个子** 窦国虎刚才从这走的? 老细 这，这 … …

**于大个子** 他跟你说什么了? 老 细 没，没没 ……

于大个子 你怎么还和他打连连?公社已经决定，定他个坏

分子，你知不知道? 老 细 我，我……

**于大个子** (向二民兵)快追!别让他跑了!(率二民兵追下)

〔老细愣了一阵，蔫头巴脑地下。 〔人们依然嘀咕着随礼的事。

**村妇甲** 哎，他爹，你把小五也带上，让他包几个肉丸子回来。

**村民甲** 他上哪儿淘去了?一会儿就开席了，快去把他找回 来，好坐头一悠。

**村妇甲** 我就去找。过了头悠，后边该没油拉水了。(急站

起，边喊边下)小五!小五——

会 计 哎，徐狗剩，你爹上哪儿去了?你家不随礼啊? **徐狗剩** 我爹他肚子疼!

**会** **计** 头晌他还好好的呢。

**徐狗剩** (急扯白脸地)头晌是头晌，现在不要到下晌了吗?

**会** **计** (息事宁人地)哎，算了算了，不随拉倒!(向众人)还

有没有随的了?

〔坐在台前背对观众的傻小子跪起来，向地下撒尿。 小半拉子 哎，你们看，你们看，傻小子把老二掏出来了!

〔众人笑，年轻人趁势起哄。

傻小子 嘻嘻，蚂蚁洞，蚂蚁洞，美帝苏修蚂蚁洞……嘻嘻



小半拉子 这个傻东西!

**青年农民甲** 傻小子，这儿有女的……

**傻小子** 嘻嘻，消灭美帝，消灭苏修!(撒尿灌蚂蚁洞)嘻嘻

……垮台了，垮台了，美帝苏修垮台了! 〔众人大笑。

会 计 你看他傻，他思想还挺进步的呢!

〔六婶后边跟着推着自行车的小满上。这辆破车是 第一幕中姬婴燕骑过的。

六 婶 他爹，小满把车子借来了。 六 叔 去呀?

小 满 (低下头)爹—

六 婶 咳，让她去吧，挺大个姑娘，就穿个空心裤子。昨下 黑儿做梦还嘀咕着线裤线裤的……都笑出来了。这 孩子长十七八岁，跟咱可遭老罪了!

小 满(低着头)爹，听人说，镇上有晴纶线裤，还有粉的呢。 六 叔 我兜里就六块钱，不随份子了?

六 婶 我看就不用随了。支书老伴捎话让我去帮着照应照 应。现在结婚的人哪懂早先年娶亲那些规矩——下 车踩高粱袋子步步登高哇，入洞房新娘怀里兜着葱

和斧子——聪明福气呀，还有…… 六 叔 (不耐烦地)行了行了!

六 婶 不说了。早先年的说头真多……我去……我再给烧 烧火、帮帮厨，照应照应盘子碗啥的，这情也就过去 了。钱，让小满买裤子吧!

六 叔 嗨!我这右眼皮别别老跳，总觉得有啥事儿。到底. 随不随，我也拿不定主意。小满，兜里有“瘪字儿”没 有?

小 满 (掏出一个手绢包，层层打开)爹，我这儿攒了五毛七

分钱，有一个二分的“瘪字儿”,给!

六 叔 占上一卦，图个吉利。要是字儿朝上呢，钱就给小满 买线裤；要是字儿朝下呢，就用这钱去随礼。那样， 小满就委屈几天，上秋爹说啥也给你买一条。

小 满 爹，要不还是随礼吧。

六 婶 (对六叔)你呀，净花花点子!那就扔一下“瘪字儿” 吧!

〔三个人聚头在一处占卜。六叔把一枚硬币扔起来， 三人的目光被硬币牵着落到地上。

六 婶

(同时地)字儿! 小 满

六 叔 (舒了一口气)该着小满有福。(从怀里颤颤地掏出 钱来)六块，都拿去吧。

小 满 (怯怯地)爹，五块就够了。我这儿还有五毛七呢。 六 叔 都拿去。要是剩下钱，就买双袜子。

小 满 (不接)爹 —

六 婶 你爹叫你拿就拿着吧。

小 满 (噙着泪接过钱，给爹妈鞠了一躬)那……我去了。

六 叔 骑车子注意点。你也不常骑…… 小 满 嗯 。

六 婶 进店里钱搁手心儿攥着，别招了贼! 小 满 嗯。

六 叔 那就快去吧。

〔小满推车子下。

六 婶 (向小满背影)早点儿回来! 〔小满声：“知道了。”

六 婶 我去支书家张罗去。今儿个支书家办事儿，下晌出

工晚，你回家歇一歇。

六 叔 我回去把猪圈的粪起出来。小田还没回来?

六 婶 没有。估计过晌能回来 …… (眺望)哎呀，那不瞭回 来了吗?!

〔小田上。他穿着乡村教师姬婴燕灰色的旧中山装， 这种形象我们在第一幕已经看到了。但是观众不要 误解，他这是自那次南下坎相亲之后第三回去相亲 了。他十分疲惫和沮丧。

六 婶 (急切地)这回成了没有? 小 田 (低着头)没有。

六 婶 又差啥呀?那丫头不是有一条腿是瘸的?她还想找 啥样的?

小 田 头茬儿一张嘴就是八百……

六 叔 (情急地)啊呀呀，把骨头榨成油啦! 小 田 我没应承……就，黄了!

六 婶 那媒人呢，媒人就不说句话吗?

小 田 (赌气地)人家说了，手里没俩钱儿，还想张罗说媳妇 ……(抱着头蹲一边)

六 叔 (发作)看你个损种样儿，蔫头巴脑，眼珠子八百辈子

不转一回，什么姑娘能跟你哩! 六 婶 (解劝地)他爹 ……

小 田 (委屈地掉泪)怨我吗?这能怨我吗?

六 叔 (越发气忿)就他妈知道挤尿水子，能他妈哭来个媳 妇吗?

六 婶 他爹，别数落他了。我看，赶早给小满找个人家聘点 儿钱……

六 叔 (愁苦无奈地)咳，也真是的，养这么个孽种!自小赶

上挨饿，好歹没喂了狗，身板儿没发势好，干巴拉吱 ……过年二十七了吧?

**六** **婶** (低声)二十八。(赌气地警告)你别大吵白嚷的，就 说他二十四 … …

六 叔 说不上老婆咱家就绝后了!小满长得不丑，不愁嫁 不出人家，托个人吧。

六 婶 嗯。你们爷俩别再赌气了，回家去吧。 六 叔 走!

〔小田耷拉着脑袋，跟着六叔下。

〔六婶望着爷儿俩的背影，叹了口气，向相反的方向 下 。

会 计 凡是随礼的都去喝酒，愿意热闹的现在就去捧捧场。 〔有几个人随他下。

小丁拐子 (一瘸一拐地)哎哟，哎哟……

青年农民乙 小丁拐子，你的脚在哪儿扎的? **小丁拐子** 西大沟子高粱地呗!

**青年农民乙** 你上高粱地干啥去了? **小丁拐子** 你管得着吗?

**青年农民乙** 嘿，你听焦立川说他和寒露在高粱地干过那事，

你去闻腥味儿是不是? **小丁拐子** (恼怒)滚他妈犊子!

**青年农民乙** 焦二，焦立川，你是不说过你和寒露在那片高粱 地……

焦立川 (这个人生角逐场上的失败者被这个话题激起了报 复的欲念和强烈的自尊心，脸上顿时泛出狰狞的异 光)对!我在那干过她!而且不止一次!告诉你们 吧，刘寒露上赶着找我!

〔人群中传来吃吃的笑声，有人哧哧嚓嚓地议论。相 当多的人支起耳朵，脸上泛起关注和渴盼的神情，他 们被这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撩拨起来了，虽然他们 曾经听焦立川一百回地讲过每次幽会的细节，但是 此刻他们还愿意听第一百零一回 ……

**青年农民乙** 焦立川，你是怎么干的?

**青年农民丙** 从第一回讲起，细点儿讲!

**青年农民们** (纷纷应和)对，讲，焦立川，讲仔细点……啊



**焦立川** (因狂怒和痛苦而失态，冲着众人)我操你们八辈子 祖宗!(蹲下，禁不住呜呜哭起来)

〔这出人意外的咒骂和男人伤心的哭声令全场震惊。 停顿。良久。

**青年农民丁** (同情地)焦二啊，你骂我们干啥?都怪你自己

不争气，你既然把她干了，怎么还让她跑了?

**青年农民乙** 是啊，是你那玩艺儿不好使吧? 〔有人窃笑。

〔有人在一旁打诨：“真是的，完鸡巴蛋。”

女人甲 啧啧，丫头大了是留不得啊!小由子费劲巴力捡个 破货!

女人乙 我要是让人家这么可磷，得上吊! 女人丙 哼，要是我闺女，我剥了她喂鸭子!

女人丁 她妈就不是好货  虽然她死了——年轻时自个儿 跟刘作辅搞上的。

女人戍 你看那双眼睛吧，两汪水儿似的，狐狸精转世啊!不 为勾人能长那么双眼睛么?

〔女人堆里站出一个人来，她就是于彩萍。当然，她

已经根本不是女学生的装束和作派了。

于彩萍 焦立川，亏你是念过书的人，寒露跟你好过，你怎么 能这样寒磷她?你得讲点儿良心哪!

焦立川 (执拗而粗暴地)于彩萍，不要你管!我念过书，你念 过书，她不也念过书吗?顶个屁!良心，她要是讲良 心，能这样?她是看上小由子了吗?她看上的是他 爹- — 支书!

**于彩萍** 唉，焦立川哪，就算寒露不对，你要是真爱她，也不该 往她的伤口上搓盐呀!你呀，你真完蛋!

焦立川 哼，我完蛋，你于彩萍是块金子是块玉，还不得落在 臭泥里?年深日久，沤来沤去，你也会化成泥，化成 水，和臭泥一样了……我焦立川是棵草，任人揉任人 搓，可我是棵老苍子，谁揉搓我，我就要扎他一下子， 大不了把我除了根儿!

于彩萍 我要是寒露，跟你这样的男人，会悔青肠子!拿女人

撒 气 你们男人，真不是东西!(下)

焦立川 男人不是东西，(冷笑)你们女人呢，更他妈不是东 西 !

〔支客人吴发上。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蜡黄 脸，大嘴岔，好说好道，愿意摆布事儿支使人，因此村 里红白喜事他总是当仁不让地当支客人。但他在村 中威信并不高， 一是因为他的话中十句有八句不着 调；二是他爱巴结有权势的人；三是虽然他早年参加 共产党，是个老党员，常常以此自居，但他实在是一 个对共产党一无所知的糊涂蛋。现在他肩上扛一个 小饭桌，颠儿颠儿地走上来。

吴 发 哎呀，老少爷们儿，你们都在这儿呢，那边都脚打后

脑勺子了，我这个支客人还得颠颠儿地去借桌子 ……小半拉子，去给借两张桌子；韩喜贵，到老郑家 去取几个大碗，把他家盘子也取来……小年轻的，到 那边帮着忙活忙活，端个方盘倒个酒，眼里有点儿 活，挣下个好印象，别象死木头疙瘩似地眯着!

**青年农民甲** 老党员，你这回又忙上了。

吴 发 (自得地)支书家有事，我能不到场吗?告诉你们，随 礼的，帮忙的，谁也亏不了，六顶六的席，大肉丸子可 劲造，烧酒管够。

**青年农民乙** 哎呀，造这么多“嚼咕”,上哪儿拉屎去? 〔众人哄笑。

**吴** **发** 这小子 ……

**青年农民丙** 老党员，支书家的儿子娶地主家的姑娘，算不算 混线儿?

吴 发 哎，这是什么话?地富反坏右，分子嘛，得专政，他们 的姑娘嫁给支书家，就是什么来着?……噢，教育好 的子女。

**青年农民乙** 倒是老党员，旗杆上挂暖壶——水平真高啊!

**吴** **发** (得意地)嘿，吹哪!土改那阵，农会会长陈大嘞嘞动

员我入党，跟我说：“吴发，入党吧，没你的亏吃，将来 实现共产主义 …… "

**众青年农民** (齐声地)共产党员吃白面包，贫下中农吃黑面 包，地富农饿他翻白眼儿!

吴发(一拍大腿)对咧，小青年记性就是好!后来，公社李

书记还有包队干部牲口站的陈站长 …… **青年农民丁** 什么牲口站，是畜牧站!

吴 发 畜牧站还不就是管牲口的?他们不让我那么说了。

这口号就得经常变，要不咋叫继续革命哩!(又一拍 大腿)哎呀，我还在这瞎嘞嘞呢，送亲的大车马上要 过来了，按规矩怎么也得安排个接鞭的。谁去?报 个名!

青年农民乙 (挤眉弄眼地)让焦二去吧。

青年农民丙 你可真能出损招，让焦立川赶着大车去送寒露? 焦立川 (呼地从大车上蹦下地)我去!

吴 发 不，你不行不行!

焦立川 (恶狠狠地)我怎么不行? 吴 发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焦立川 (逼向吴发)你说不行，我偏要去!

吴 发 (连连后退)干什么干什么?你……你，(忽然在焦立 川的声威下软下来，自找台阶地)你愿意去就去呗， 这小子，没老没少!

〔传来熙攘人声夹杂着辑辑的车声。

〔随着车声渐近，有人喊：“谁是接鞭的，快来啊!”

〔焦立川挽起袖子，从牙缝挤出一丝冷笑，奔下。

吴 发 焦二，稳当点儿，别毛愣张慌的，蹶坏了新媳妇!(扛 桌子下)

〔传来马嘶声，女人惊呼声，大车颠簸声及人们的喊 叫声。

**村民甲** 哎哟，焦立川赶车从坝楞子下去了! **村民乙** 那不造横垅地去了吗?

**村民丙** 这小子没安好心，你看你看——这车赶得疯了似的，

还不把新媳妇踧死! **一村妇** 喷啧，这不糟践人吗!

**村民丁** 走哇，快看看去，新媳妇屁股保准踧两瓣了!

〔有些人随他涌下。场上只剩下不多的几个老农和 妇女。

**老农甲** 刘作辅过来了。

**村妇甲** 哎呀，他不知他闺女今儿个出门吗? **老农乙** 他得铡草。

**老农丙** 他得喂马。 **老农丁** 他得改造。

〔一座小山似的草垛移过来。草垛下是一个佝偻着 身子、屈背如弓、渺小无声的人形。他的脸几乎挨近 地面，在庞大的草垛下，那个被压迫到极限的老人似 乎已经异化为一棵干草了。

〔全场寂静。他们呆滞的目光注视着那缓缓蠕动的 草垛渐渐远去。

〔静默中，刮起了一阵小风，有几片黄叶子不知从哪 里飘来。

**老农甲** 刮秋风了!

众 人 真的，刮秋风了!

〔天色渐暗，似有云朵遮住了太阳。 **老农甲** 天要阴了。

众 人 真的，天要阴了。

〔如泣如诉的音乐不绝如缕地传来。舞台渐渐暗下 去，暗下去，最后，场上寥落的男女村民们成为如坐 佛般的黑色剪影，最后终于消失了……

〔舞台复明。

〔小由子的婚宴接近尾声，村民们又陆续来到场上。 坐过席的人抹着油嘴巴，精气神儿提了不少。他们

议论着，戏谑着，气氛很好。

**村民甲** (美慕地)寒露长得真不赖，葱心儿绿的小褂一穿，真

精神。

**村民乙** 哼，二水货。

**村民丁** 二水货咋的?和小由子往一块一站，高出半截，真不 般配。

**村民丙** 当间找齐呗。 **众** **人** 哈哈哈……

〔小由子上。他做了新郎，穿起新衣服，头上抹了油， 两手插在裤兜里，满面红光，意气风发。

**小由子** 老少爷们儿，喝得怎么样? **众** **人** 不赖，不赖!

**村民乙** (带着酒劲)小由子，你媳妇怎么有点儿 …… **小由子** 怎么?

**村民乙** (比划着自己的肚子)这儿 …… 〔众人哄笑。

**小由子** 他妈的，你管得着吗?那叫提前下种，早豆角，五月

鲜，开春我就抱儿子，怎么的? 〔众人哄笑。

〔傻小子仍然背对观众坐在那里，从动作上看，他在 摆弄自己的生殖器，也可以说是手淫。

**村民丙** 哎，傻小子，美帝苏修都消灭了，你咋把那玩艺儿又 掏出来了?

众 人 干什么呢，玩邪的?

傻小子 媳妇，娶媳妇，真好!我也要……娶媳妇! 众 人 (大笑)哈哈哈 ……

小由子 你看他傻，他他妈的净寻思好事!去去去，滚他妈一

边去!(踢傻小子)

**傻小子** 你干啥呀，我咋的了? …… (被踢离开，下)

〔一阵吵嚷，人们架着喝醉了的老细上，后面跟着哭 咧咧的老细妻，还有一群看热闹的大人和孩子。

老 细 (酒醉失态)你别拉我……我不活了!我，不活了! (使劲挣脱着)

众 人 老 细 ! 老 细 !

**老** **细** 我不活了，我不活了!天老爷呀土地爷呀阎王爷呀! 勾我的魂儿来吧!我不活了，我——不——活—— 了——!(躺倒在地)

**老细妻** (扎撒着手)他爹，他爹……你别丢人了! **村民庚** 我看他是“冲”着啥了，给他灌狗屎!

**村民辛** 不行不行，得灌醋。快取醋瓶子来! **老细妻** (大哭)他爹，他爹，哎呀我的天呀! **村民甲** 大嫂，他咋喝成这样啊?

**老细妻** (哭诉着)这个冤家呀，耍钱叫人罚了，本想找支书说 说情，谁想到他又接人家窦国虎五块钱，人家说他还 和坏人勾扯，还得加倍罚呢……

**村民乙** 怪不得他脸色那么难看，眼珠子通红，我劝他少喝，

他也不吱声，闷头一连调了两大碗 …… **老细妻** (大哭)他爹，他爹呀 ……

**村民戍** (摸老细心口)不要紧，还有气哪。 **众** **人** 快找大夫，送医院吧!

**村民己** 不行啊，太远了。

**村民辛** 把他埋生产队粮食囤子里。粮食能吸酒气。

**村民庚** 对。老冯林那年都喝死了，在高梁囤里埋了一天一 宿，就是这么给救过来的。

众 人 快，快!

〔一伙人抬老细，老细妻哭着跟下。

小由子 (鄙夷地)这套号的，见酒没命，真他妈没出息! 〔六婶匆匆急上。

六 婶 王庆成啊，你怎么到这儿逛来啦?可不得了啦! 小由子 咋的啦?

六 婶 出大事了! 小 由 子 啊 ?

六 婶 你媳妇她，她在炕上坐完了福，就肚子疼，疼得直打 滚，爹一声妈一声地叫，接着——

**小由子** 怎么啦? 六 婶 小月啦!

**小由子** 什么?小月啦?孩子掉下来啦?(大骂)我操他妈呀

焦立川，焦立川，焦立川…… 〔焦立川上。

焦立川 叫你爷爷干什么?

小由子 (扑过去)干什么,我和你拼了! 〔两人被拉住。

小由子 (挣扎)焦立川，你真他妈作损啊!你，你接鞭赶车净 他妈踧横垅地，你赔我儿子!

焦立川 你儿子?(冷笑)你问问寒露，她肚子里揣的是你的 儿子不是?

**小由子** 不是我的，还他妈是你的?她肚子里是小小由子!

焦立川 (大笑)小小由子?告诉你吧，她怀孕五个月啦，那时

候你还没沾她的边哩。她肚子里是小焦立川，我的! **小由子** (语塞)杂种 … …

**焦立川** 老焦家的儿子不能姓你的姓，我愿意弄掉他!

〔几个人惊慌地呼喊着上。 来 人 六婶，六婶!

六 婶 咋的啦!?

来 人 小满，她叫汽车给撞了，当时就……(递上线裤)

六 婶 啊!啊!(机械地接过线裤，嘴里喃喃着)小满，小满 啊……(手无力地垂下，线裤落地)

众 人 (惊呼)六婶! 〔 收 光 。

**第** **四** **幕**

〔距前场十几天后。

〔黄昏的田野。远方有一趟浓黑的树带，稍近处隐现 着几株纤细的白杨树干，片片黄叶不时飘零而下；左 右方是将熟的玉米地，常常发出琐碎的絮语声。有 一条窄窄的小径从右边草地上伸出直钻到玉米地深 处；舞台正中是一眼早已废弃的枯井，由于潮湿阴 暗，井壁上有地方长着青苔。为了方便上下，井口横 亘一截青虚虚的白杨树干，树干被伐下来不久，还闪 着暗绿色的生命的光泽，有些丫杈没有削去，上面还 残留着几片手掌似的叶子，这叶子就覆在井口上。 从下面望去，那丫杈象一个呼嚎呻唤的人高扬的手 臂。井口还有一丛不知名的爬藤植物，用繁密的叶 子遮严了井口。观众可以看到井口上坐着一对男 女，这是焦立川和寒露。井口四周长着一些狼毒花 ——北方的蔓陀罗，最后一批白色的花朵在开放。 蔓陀罗丛中夹杂着几株益母蒿，所以惨白的花朵中 闪耀着几点紫色。太阳已经落下去，绛红的晚霞铺 满远天，透过永恒的庄严和宁静。井上的色彩有些 凄迷和浪漫。井下还有另一对男女，这是姬婴燕和 于彩萍。于彩萍只穿着一件内衣，她的紫花布衫和

姬婴燕的旧中山装堆在井底的一个角落里。井下十 分昏暗。随着戏的进行，晚霞逐渐消逝，天空没有星 月，井上和井下都将一团漆黑。但是，观众不必担 心，编剧如同全能的上帝，他说：“要有光。”于是就会 有一束光打在人物身上。场上两对男女虽然近在咫 尺，但彼此并不知道另一对的存在。

〔 井 上 。

焦立川 你手咋这么凉呢? **寒** **露** 嗯，天要黑了…… 焦立川 小由子他 ……

寒 露 别再提他了，求求你了…… 焦立川 你还恨我吗?

寒 露 (抽出手，双手捂面，肩头抖动着)我，我，我没有恨过 你 。

焦立川 (抱住她的双肩)那你为啥哭了呢? 寒 露 我，我心疼……孩子!

焦立川 (似受到猛烈 一 击，抱住头)唉——!我也是……我 是个混蛋!我 …… (抽泣)

寒 露 (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发，极其温存地)别哭了，啊?别 哭了……(但她也控制不住自己，抱住焦立川，他们 彼此抹着对方脸上的泪水，泪眼相对，哽咽和抽泣 着)我当时，想跳到车下去了，死在车轮下……

焦立川 别说了 ……

寒 露 (摇摇头) ……没想到孩子会掉。你那时象个疯子， 我好怕!

焦立川 我真疯了，那几天我想过要杀死你，然后我自己也死

寒 露 那你为啥不动手?(娇嗔地)傻样儿! 焦立川 寒露!(紧紧地抱住她)

寒 露 (呻吟地)抱紧点儿 ……

〔他们抱在一起从井台上滚了下去，就这样搂抱着打 着滚儿，呻吟着，呜咽着，压倒了一片狼毒花，最后在 花丛中消失了。

〔 井 下 。

姬婴燕 天好象要黑了。

于彩萍 管它呢!你摸摸我的胸口，我觉得心比以前跳得慢 了 。

〔姬婴燕轻抚她。

**于彩萍** 你呀，用点儿劲儿，怕吓着哇? 姬婴燕 (无动于衷地)心还是那样跳。

于彩萍 (自语般地)我自己知道。我的血流得很慢很慢 …… 〔姬婴燕闭目不语。

**于彩萍** 我想起一件事儿。有一回在课堂上你提问我，要我 回答学习文化的意义，你记得我怎么回答的吗?

〔姬婴燕仍不语。 **于彩萍** 你为什么不说话?

姬婴燕 (自顾思考着)我在想……这或许就是地狱的入口。 于彩萍 对了，我就是这样想的。也许我没表达清楚，我说，

有文化是好事，但主要是坏事。 一有文化就开始苏 醒，好比麻木的人有了疼痛的知觉，所以，没文化更 好 。

姬婴燕 (痴痴地望着她)彩萍 ……

于彩萍 当时你就是这样望着我。我觉得全班同学都这样望

姬婴燕

于彩萍 姬婴燕 于彩萍

**姬婴燕** **于彩萍** **姬婴燕** **于彩萍** **姬婴燕** **于彩萍**

焦立川 寒 露 焦立川 寒 露 焦立川 寒 露

着我。我看到你的表情你的眼睛都很陌生。你或许 在想，我这个女孩儿很怪……

(凝视着长满青苔的井壁)要是这里忽然洞开一扇门



(扑到姬婴燕的怀里)你别说了! 这扇门就通到地狱的深处 … …

你怎么还说!抱住我，抱住我，我什么都不要去想! 我好象看到地狱的火焰，还有凶恶狰狞的厉鬼 … … (惊悸地)我不怕，我什么都不怕!

你是个坏丫头! 你比我还坏!

(同时地)那就让我们一起下地狱吧!

〔他们疯狂地亲吻，并互相撕开对方的衣服。光渐渐 暗下去，暗下去，终于一团漆黑……

〔远天绛红色的霞光已经消退，天空一片黛蓝。忽然 起了一阵风，有几片杨树叶子飘落。苞米地传来神 秘的拔节声，蔓陀罗和益母蒿悉悉索索地呻吟摇颤。 似乎从地心深处传来无字的歌声，这歌声是神秘的 天籁，它象一把滴血的利刃楔进人的心里。

〔良久，我们看到焦立川和寒露又回到井台边。 不到一个月，你瘦成这样!

你也瘦了。

你身上很凉!

这回你……我都害怕了。

刚才我忽然恨你，不知怎么,所以 …… 我以为你要……整死我!

焦立川 我想到这是小由子…… **寒** **露** 你又提他!

〔 停 顿 。

寒 露 (饮泣)我知道自己……不干净。

焦立川 (褪下她肩头的衫子)我看看，咬坏了吗?(抚摸她裸 露的肩头)还疼?

寒 露 不，刚才也没觉得疼……怎么没把我整死?这样还 好些 … …

焦立川 寒露……(抱住她)

**寒** **露** (把头偎在他的怀里)你真狠! 〔 停 顿 。

焦立川 全村的人都知道咱俩的事儿了，我说的。 寒 露 知道就知道吧。

焦立川 以后……你怎么办?

寒 露 你还会象以前那样……喜欢我吗? 焦立川 我……喜欢。

寒 露 真的? **焦立川** 真的。

**寒** **露** 立川，你带我走!

**焦立川** (惑然)走?上哪儿?

寒 露 我也不知上哪儿，反正越远越好。 焦立川 离开这个村子?

寒 露 对，离开这个村子，再也不回来! 焦立川 (跳起来)我和你?咱们俩?

寒 露 (乞望地)立川…… 焦立川 我得想想。

寒 露 (挪开一点儿坐)你想想吧!

〔 停 顿 。

焦立川 天咋这么黑呢?(偎近寒露) **寒** **露** (躲开)先别碰我!

**焦立川** 这地方有两座坟。 **寒** **露** (平静地)我知道。 **焦立川** 我们走吧。

**寒** **露** 你答应了? **焦立川** 嗯 。

寒 露 (跳起来，冲动地将他抱住)立川，你真好! 焦立川 你有这个主意，我想不到……

寒 露 我想了好久好久了。立川，还记得吗?姬老师说过， 世界不是这一个村子，世界很大很大……

焦立川 是的，世界很大很大……我们走! 〔他们携起手，依偎着向前走去。

〔 井 下 。

**姬婴燕** 该走了吧?

**于彩萍** 再呆一会儿。我喜欢这儿——在地下。 **姬婴燕** 你觉得怎么样?

**于彩萍** 什么怎么样? **姬婴燕** 刚才 … …

于彩萍 不怎么样。

姬婴燕 可是你为什么喊叫?

于彩萍 我愿意喊叫。只有在这儿能喊能叫 ……把我憋死 了!

姬婴燕 不是快乐吗? 于彩萍 不 。

姬婴燕 那是为什么?

于彩萍 什么也不是。

〔 停 顿 。

姬婴燕 我们走吧。

于彩萍 明天，不，以后还来吗?

姬婴燕 我们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 于彩萍 那你走吧，我再呆一会儿。

姬婴燕 (抓住她的臂膀)彩萍!

于彩萍 (挣脱)别动我。(蹭到衣服前) 姬婴燕 (逼视着她)你想干什么?

于彩萍 (平静地)我不走了。 姬婴燕 什么?

于彩萍 我有一条绳子。(从地下的紫花小褂中取出绳子) 姬婴燕 彩萍!

于彩萍 (大声)别碰我! 姬婴燕 你，你不能这样! 于彩萍 早晚是这样。

姬婴燕 彩萍，你还很年轻…… 于彩萍 别来这一套!

〔 停 顿 。

姬婴燕 彩萍，再背诵一段屠格涅夫吧。 于彩萍 不，我不再喜欢他了。

姬婴燕 为什么?

于彩萍 他用活着来诱惑我。 姬婴燕 你喜欢谁呢?

于彩萍 谁都不喜欢。

姬婴燕 是我害了你 …… 于彩萍 不，怪我自己!

**姬婴燕** 彩萍，我们不能老是这样，偷偷摸摸地见不得人，万



**于彩萍** 万一让人知道了，你就没脸活着了。是吧? 〔姬婴燕沉吟不语。

于彩萍 你有老婆，你有孩子，你有责任，你好好地活着吧!

姬婴燕 彩萍，我不是人，你恨我、骂我都行，可是，你不能死!

于彩萍 (轻蔑地冷笑)哼，我早就不该活着。 **姬婴燕** 你 … …

**于彩萍** 我真不要脸，死乞白赖总缠着你，其实，你根本就不 配!

**姬婴燕** 你……真可怕!

于彩萍 我?可怕?不。我一点儿也不可怕。我只不过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恍惚迷离地)小时候，我最 爱玩踢口袋、跳格子，最喜欢到花丛里捉蝴蝶、抓蜻 蜓……同别的女孩子一样，我有一个幻想的童年，有 一个天真的梦……我不该长大，不该上学，更不该遇 上你!(声泪俱下)你说我可怕?你这样的人才最可 怕!你用你的破书迷惑了我，用你的假象引诱了我， 我尊敬你，崇拜你，我指望在这个村子里，你给我带 来光明，带来希望，带来活下去的勇气……可谁知你 在课堂上讲的全是假话，其实你早就绝望了，你的心 比我的心还冷!你说你够了，其实我早就够了，我缠 着你，只不过是欺骗自己!(将绳套在横亘在井口的 树干上)

姬婴燕 (扑上去，拉住她)彩萍，彩萍……

于彩萍 (不屑地)你活着吧，姬老师!(继续挽绳套)

姬婴燕 (跪倒)彩萍，彩萍，最不该活的是我!我害了你，我

毁了你，只要你活着，我什么都答应。彩萍，你饶恕 我吧!

于彩萍 你不要忏悔，其实我不怪你，我的心已经死了，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呢?!

姬婴燕 (站起来，决然地)彩萍，要死咱们一起死! 于彩萍 (盯着他)你 ……

姬婴燕 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与其背负着这罪孽活在世上， 不如随你去了……你说得对，我真的早就绝望了，我 真不应该这样苟苟且且地活着。你这么年轻，这么 美，我们携手走进天堂，或许是很快乐的吧!

**于彩萍** (心软下来)姬老师 ……

**姬婴燕** 彩萍，现在我从心底里萌发出一种情感，有了它，面 对死神我也感到幸福……

**于彩萍** (感动地) ……老师! **姬婴燕** 我爱你!

〔热烈地拥抱，亲吻。

**姬婴燕** 彩萍，我忽然想起一句话。 **于彩萍** 什么?

姬婴燕“谁也绕不出去，都他妈套住了!” 于彩萍 真对。

姬婴燕 为了上天堂 ……

于彩萍 让我们再下一次地狱!

〔他们在悬垂的绳套下拥抱，在渐弱的光中隐去。 〔 井 上 。

〔焦立川和寒露摸索着上。

焦立川 天好黑呀，我觉得不对劲儿。

寒 露 (惊骇)这不还是那口井吗?我们又绕回来了。

**焦立川** 啊，真他妈见鬼了! **寒** **露** 怎么回事?

**焦立川** 我说过，这儿有两座坟。

**寒** **露** 妈呀!(惊恐地靠在焦立川身上) **焦立川** 你看见什么没有?

寒 露 我看见前面有一片黑雾，象面墙似的，立陡立陡的



焦立川 鬼打墙!我们遇到鬼打墙了!

〔寒露向焦立川靠得更紧，浑身瑟瑟发抖。

焦立川 我姥爷说过，他年轻时候走夜路遇上鬼打墙，绕了一

宿，也没有绕出去。 寒 露 咱怎么办?

焦立川 妈的绕不出去了 ……

寒 露 我怕!立川，你搂紧我! 焦立川 别怕，有我呢。

〔他们抱在一起重新坐到井台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恐 怖和不安。

〔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声枪响。 焦立川 (跳起来)这是什么声音?

寒 露 我怕 … …

焦立川 可能是枪响。(迟疑地)寒露，我们还是回村子去吧。 寒 露 回村子?

焦立川 我总觉着，我们没地方去。

寒 露 不，我不回去，他们会打死我……

焦立川 不会。他们不会发现。

寒 露 不，我宁可死了也不回去!

焦立川 (撕扯着自己的头发)我他妈真混蛋!

**寒** **露** 立川，你后悔了?

焦立川 寒露，我左思右想，觉得咱们的事太荒唐!

**寒** **露** (陌生地看着他)立川，你，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来!

焦立川 寒露，你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 寒 露 ( 颓 然 ) 啊 … …

焦立川 我们走不出去- 鬼都在挡我们的道。 寒露(灰心绝望地冷笑) … …

**焦立川** 寒露 ……

**寒** **露** 别碰我!(决然地)你走开! 焦立川 寒露 … …

**寒** **露** 你还是个男人?我现在才认识你!(自顾向远方走 去 )

**焦立川** 寒露，回来，你回来!寒露……

〔寒露没有回头，坚定地向远方走去。焦立川怅然若 失地站着。

〔从井口里传出一阵死神的笑声。

焦立川 (惶恐万状)鬼!鬼!(向寒露下场的相反方向逃去) 〔杂沓的脚步声、吵嚷声和手电筒光柱的照射—于 大个子、赵公安等人上。

**赵公安** 我这一枪打得挺准哪，这小子怎么还跑了呢? **于大个子** 还不如让我打了，我在部队打靶时回回优秀。

**民兵甲** 他跑不了，我看他脚瘸了。 **民兵乙** 要是打死怎么办呢?

**赵公安** 打死活该!屡教不改，死有余辜!老于，给我一颗烟 抽 。

**于大个子** (递烟，划火抽烟)刘铁手他们怎么处理?

**赵公安** **先揍，狠揍!然后罚款!**

〔苞米地那边传来沉重的喘息声，窦国虎从地垅沟里 爬出来。

**民兵甲** 赵公安，赵公安!窦国虎在这儿哪! **民兵乙** 哎呀，肠子出来了!

〔赵公安、于大个子等奔过去。

**窦国虎** (抬起头，支起身子)我操你们祖宗 …… (死去) 〔 收 光 。

**第** **五** **幕**

〔景同第一幕。距前幕三天之后。上午。

〔我们以前熟见的那口大柜放在姬家的院子里，它已 经做了姬婴燕的棺材。柜前有一个纸盒，纸盒附近 放着一摞子书，这是姬婴燕曾视为生命的东西，现在 烧了做他的纸钱。纸盒里已积了很厚黑灰，火焰还 在吞噬着纸烬。傻小子手舞足蹈地把一本本书填到 火堆里去，并且用棍子拨弄着，使书烧得更快，墙头 上、屋顶上坐满了男人和小孩们；棺材前站着一些女 人。人们表情冷漠、麻木，有的带着对死者的嘲谑与 幸灾乐祸的心情在哧哧嚓嚓地议论。

**傻小子** (拨弄着烧书的火焰)哎，好玩，好玩，真好玩……嘻 嘻，真好玩!

**村民甲** 傻小子真是个孝心儿，一会儿丧盆子也你摔吧，教书 的儿子小。

**村民乙** 傻小子，一会儿给教书的扛灵幡。

**村民丙** 把书都烧了真白瞎了，卷烟抽也是好的呀。 **女人甲** 替鞋样子也行啊。

**村民丁** 教书的到阴间还看书哩，不烧怎么行!

**女人乙** 啧啧，还看书?就是这些书把他教坏了。看得邪心

入道，自己死了不说，把人家好好的闺女也给毁了! 〔吴发风风火火地上。村里红白喜事不断，他觉得很 高兴，因为这可以显示他存在的价值。他虽然糊涂， 但他是个热心的人。

吴 发 (向屋内喊桂雯)教书家的!

〔桂雯上。猝然的打击使她欲哭无泪，巨大的创痛、 怨恨、羞辱和悲哀臃塞她的心房，她的面容因愁惨而 憔悴。

吴 发 喇叭匠子也没雇着哇! 桂 雯 我没想雇他们。

吴 发 可我想叫他们吹两段《小上坟》什么的，还能壮点儿

声势——大干部死了还奏哀乐哩。 〔有几个人附和、点头。

桂雯 大叔，把他送到坟地埋了就得了，不必操持了。除了 我，他也没有什么亲人。

吴 发 对对对，咱们这个村准是“冲”着哪路神仙了，怎么净 出暴事呢!

六 婶 (伤心地)我家小满死了还不到二十天 ……

吴 发 谁说不是，这又出了三条人命。刚才赵公安说了，井 筒子里死这两个——这事儿当然不大光彩——他们 属于自杀。窦国虎拒捕潜逃，赵公安开枪打死他，那 是他罪有应得。这小子到火葬场爬大烟囱去了，也 算他作(zuō) 到头了……昨儿头晌，我操持着把于排 长的妹妹埋了 — — 真白瞎了!于排长气得跳脚大 骂，连连说死有余辜死有余辜……我也划不开这个 魂儿——挺好的姑娘，知书达理的，怎么干起这种花 花事儿呢!

村民甲 还不是念书念坏了。

众 人 (附和着)对，对，越念书越“操蛋”!过去圣人说过： “人生识字糊涂始”。说啥也不能叫孩子念书，识两 个庄稼字儿就行啊。念书念书，不如放猪；学习学 习，不如赶驴……

吴 发 对咧，大伙说对咧，这才是真理!(用脚踢了踢那一 摞子书)把这鸡巴玩艺儿都烧了!傻小子，好好干!

傻小子 (烧着书)好玩，好玩，真好玩…… 〔小由子冲上。

**小由子** 焦二，焦二在不在?杂种操的! 吴 发 怎么的?你媳妇还没找着?

小由子 跑了!打那天晚上就没回来，这事儿一定与焦二有 关。于大个子说，打死窦国虎那天晚上，就看到焦二 在野地里转悠 ……

吴 发 (愤愤地)那小子，我看他就不是好东西，喝几年墨水 子，把心都染黑了!叫你爹派两个人把他勒(lei)起 来，媳妇找不着就拿他是问!

**小由子** 那臭娘们儿，找回来我打断她的腿!(踢了踢做为棺 材的大柜)你看你教的这几个学生，有一个好人没

有?全他妈不是揍! 桂 雯 小由子!

小由子 (横横地)咋的?

桂 雯 (平静而有力地)你不要太放肆了，这里躺着的是我 丈夫。不错，他死得不光彩，我是他的妻子，看见他 和别的女人死在一起，我不能不恨他，可你们知道 吗?他当个民办教师，每天备课、批改作业经常到深 夜，还用自己的钱给学生买书买本……有一回，我叫

他用家里仅有的两毛钱买包火柴，他却用这两毛钱 买了一本鲁迅的《野草》 ……我们活得真不容易!后 来，他知道了自己的价值，和大家一样，就象一棵草， 一棵在酷暑寒风中簌簌发抖的野草 …… 日子逼得我 们常常吵嘴、打架……他总是做恶梦，他经常在房前 屋后半宿半宿地走……现在他死了，死了也好，省心 了……这口大柜装过他的书，也装过我们全家的米， 现在装进了他自己 …… (哭泣)我也说不清是恨他、 爱他还是可怜他……千错万错，他现在死了，死人是 最该受到原谅的，大伙把他埋了吧 …… (恸哭)

〔桂雯这一篇悼词般的话使村民们屏息凝神，鸦雀无 声，虽然他们并没有完全听懂，可是仍然被某种庄严 震慑了。

六婶教书家的，别哭了。(搀桂雯进屋)

吴 发 我说，老少爷们儿，大伙也别愣着了，就把这教书的 埋了吧!

众 人 对，入土为安哪。 **村民乙** 用不用开光?

**吴** **发** 不用了，不用了。他看清了，他想明白了，他才死了。 **村民丁** 那也得给他指指明路啊!

吴 发 他儿子小，我就念叨几句话：教书的，背着你的书，当 纸钱， 一条大路奔西南。老婆孩子就不要惦心了 ……有车坐车，有船坐船，只要有钱，到哪儿也不作 难哪!

〔六婶陪着抱着婴儿的桂雯从屋里走出来。桂雯怀 里抱着孩子，手上提个包，表情很平静，只是两眼红 肿，头发凌乱，看样子象要出远门似的。

六 婶 教书家的，离开这个村子，你就不回来了。 桂 雯 不回来了，永远不回来了。

六 婶 那房子呢?

桂 雯 房子，就留给你们家小田吧，他不是要成家吗?

六 婶 哎呀呀，谁说不是。相了一个又一个，总也不成。昨 下晚儿好歹领回一个，是个二婚，带个三岁的崽儿 呢。昨夜黑就算成了家了。那一会儿就叫他们搬过 来?

桂 雯 搬过来吧。

女人甲 屋里还有一些零拉八碎的东西呢——破家值万贯 哪!

桂 雯 乡邻们谁看着什么有用，就各自拿点啥吧。

〔女人们一声呐喊，纷纷涌进屋去。然后又涌出来， 她们怀里各自抱着自己的战利品，有的是云坛罐罐， 有的是筐箩簸箕，有一个女人头顶着大锅，另一个女 人怀里抱一杆鸡毛掸子，手里拎一把旧铁壶，还有一 个女人背着小儿的摇车，活象海里的甲壳动物。

六 婶 (跺着脚)抢啦!抢啦!开抢啦!(她看阻止不住众 多的女人，忙大喊)小田!小田!

〔小田跑上。 小 田 妈 。

六 婶 你个死目塌合眼的东西，快领你媳妇搬过来呀!插 上门!

〔小田忙转身跑回去，不一会儿带一个怀抱孩子的女 人，跌跌撞撞穿过众人闯进姬家的屋里。

六 婶 (吩咐着)插上门，那是你的家了! 吴 发 时辰到了，小年轻的，过来，起灵!

村民乙 哎，等一等!(拿一个灵幡)傻小子，扛上。(把灵幡

放在傻小子肩上)走在棺材前面，送教书的。

**吴** **发** **起呀!**

〔年轻的村民们一声呐喊，把棺材抬起来，傻小子扛 着灵幡走在前面，刚要起步，老魔瘴上。这个哲人般 的预言家两眼呆滞，一头白发，平静超脱，横在棺材 前面，挡住众人。

老魔瘴 (癫痴地)谁也绕不出去，都他妈套住了! 〔桂雯怀中的婴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 〔 收 光 。

**——全剧终**

**姑娘罗曼史**

钱 涂 姜 云 彪



钱涂，43岁，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戏剧理论研究 会理事，青岛市文化局戏研室二级编剧。姜云彪，45岁，中国 戏剧家协会、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会员，青岛电视机厂经济信 息科科长。

人 物

先不介绍吧，让他们如同观众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各 类人物一样，自然而然地出现，自然而然地相互熟悉 起来，之后，自然而然地展示各自的灵魂，自然而然 地倾吐各自的欢欣、苦恼、喜悦或悲哀。

〔舞美风格——随意性。我只提请舞美设计者注意 到以下这一点：观众进入剧场以后，不管舞台上的故 事或平淡或奇特，他们能够通过舞美进入一个审美 方位——自视，并由此产生一种既有真实感又有幻 梦感的心理效应。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时 间：被世界舆论称为“邓小平时代”,实际上是共和国 “强烈阵痛的时代”的日子里。

**地** **点：**也许是你身边，也许是他身边，但至少，是我身 边 。

〔剧场的场灯在大多数观众就座后骤然熄灭。 一束 光打在大幕前。

〔路小萍身着新潮服装在光圈中出现。

路小萍 我是个姑娘，是个被不少人爱着又被不少人恨着的 姑娘。因为，我有不少令男人们注目的青年女性的 魅力：唠，不吹吧，胸脯——OK! 腰肢曲线 — —OK! 但讲实话吧，我又有一段男同胞们一听就皱眉头的 经历：明明是一个姑娘，却已经做了两次流产手术。 〔观众席肯定会有所骚动。

路小萍 (一甩披肩长发)这就是我，这就是八十年代末期大 都市里一个不算姑娘的姑娘。如果观众朋友们感兴 趣的话，我愿把我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当 然，请你们放心，我讲故事不会是“小猫吃小鱼”— 有头有尾，我从故事最精彩的部分讲起。观众朋友 们，让我们开始吧!(在越来越暗的灯光中隐去)

**第** **一** **片** **断**

〔咖啡厅。已是初夜了，大街小巷都已静寂。外边下 着蒙潆细雨，只有这儿纸醉金迷，人们无忧无虑地翩 翩起舞。路小萍站在中心舞台上，充作卡拉OK的 歌 星。一个角落里坐着任榕、徐志强、白玫、林文兰和 赵大伟。

**任** **榕** 如果没有音乐，谁知道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 **徐志强** 就路小萍这鬼哭狼嚎的动静也叫音乐?

任 榕 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赵大伟** 那可不，北京那个姓崔的小子一出场，体育馆里上万 人又是跺脚又是吹口哨，好象日本人见了山口百惠 似的。

徐志强 (端起一杯酒，一饮而尽)这就是当今的中国，巴赫死 了，斯特劳斯死了，威尔蒂死了，只活着些三流歌星。

白 玫 (对徐志强)你喝醉了。 **林文兰** 醉了才句句是实话。

**任** **榕** 你可真能护着他。

徐志强 (充耳不闻，仍大声地)象咱工厂一样，企业家死了， 管理家死了，只留下些厂主，或者说只留下些奴隶主 和封建把头。

**赵大伟** 这话可是点准了穴位，我妹妹她们厂那个头儿，动不 动还打工人，纯他娘的就是个封建把头!

徐志强 哼，民主化?改革? … … 白 玫 志强，你不能再喝了!

林文兰 由他去吧，白玫。他这号主，爱操这份闲心，贱呀! 多少次劝他，可他说我缺少忧患意识；那好吧，爱喝 就让他喝，爱说就由他说。

任 榕 我跟林文兰一样，从不劝人喝酒，也从不劝人不喝 酒 。

**徐志强** 你行啊，比海牙法庭的最高法官还公正。和我们是

哥们儿，又跟郭殿长这些老头儿们来往，不容易。 任 榕 这有什么可为难的?

白 玫 我恐怕做不到。

**赵大伟** 这得有点儿功夫，有点儿修养。 **林文兰** 什么功夫?两副面孔足够。

徐志强 (又喝了一杯)这倒有点儿深刻。

任 榕 一唱一和的干吗?什么深刻，明摆着——

徐志强 (一把揪住任榕)你好!(无意抽了任榕一耳光)你这

张臭嘴能叫活人死了，能叫死人活了。 〔厅内哗然，不少人围过来，议论纷纷。 〔路小萍大惊失色地跑来。

路小萍 怎么啦，任榕?徐志强你也真不是玩艺儿，大家好不 容易聚齐商量点事，你跑这儿发什么酒疯。走，任 榕，别理他，什么熊样儿，逢酒必喝，逢喝必醉，醉必 发疯，还谈什么改革，改改你自己我看就是对改革的 一大贡献。

白 玫 是太过分了。(对徐志强)你怎么好随手打人呢?!

任 榕 算了!算了!他是无意的。 徐志强 这倒是公道话，我是无意的。

任 榕 (朝围观的人群)大家继续去玩吧。我们哥们儿间的

事，没问题。 〔众人散去。

任 榕 路小萍，该唱你就还唱，该跳你就还跳，真有什么事， 我们会喊你的。

徐志强 对对，有你，天下还不美好吗?林文兰，没酒了? 路小萍 别喝了，再喝，我看你敢杀人。

任 榕 小萍，说话别这么冲，都是一个厂的哥们儿姐们儿，

没啥过不去的事。志强，你没喝多了吧? 林文兰 才两瓶啤酒，平常四五瓶也撂不醉他。

徐志强 醉?这个字怎么写?我的字典上可没这么个字。 任 榕 (掏钱)小萍，去，再来十瓶。

白 玫 他会喝醉的!

任 榕 是我喝。你们以为只有他心里闷，我也一样。这么 个大厂，林寿山一套，郭殿长一套，厂长、书记斗过来 斗过去，谁能过得痛快!

林文兰 喝也别在这儿喝了，反正后天开会，咱们几个怎么 坐，给头头儿送旗的路线怎么走都定下了，再在这儿 熬也熬不出什么来，要喝，咱干脆到徐志强家去喝。

白 玫 好办法。我真该喊你万岁! 赵大伟 什么好办法，她图自己方便。 路小萍 什么方便?

赵大伟 你歌唱得不错，嗓子该拐弯的地方就拐了，可你脑子 可不会拐弯。到志强家喝，就是志强真的喝醉了，林 文兰一不用扶二不用送，省心省力。

**任** **榕**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办法，那儿说话也比这儿方

便 。

**路小萍** 那好，听你的，说走就走。

[ 渐 暗 。

〔路小萍的声音：“我们一块儿撤离了咖啡厅，转移到 徐志强家，也不知怎么回事儿，他们都疯了似的，越 喝越来劲儿，望着那一大堆酒瓶子，我都头晕!”

〔 徐 志 强 家 。

〔赵大伟早已喝得东倒西歪，林文兰似乎也不行了， 连眼都难以睁开。路小萍还不错，只怔怔地看着伙 伴 们 。

任 榕 志强，你喝不了就往我这儿倒，不要紧，杯里的也没 关系，都是哥们儿，我不嫌。(见徐志强不理睬)倒给 我吧，宁可我受点儿罪，也别让你……

**徐志强** (突然地)别来这一套，希望你以后也少来这一套!

**白** **玫** 志强，你怎么这样呢?你也太不近人情了。任榕好 心好意 ……

**路小萍** 这家伙，灌上一点儿尿就忘了自己也是吃五谷杂粮 的。人，就得有点儿人味。

**赵大伟** 怎么了，怎么了，哥们儿之间多一句少一句的怕啥?

再说，谁不知道呀，志强就是这么个张开嘴看见心的 主 。

**路小萍** 就你跟他一个鼻孔喘气。 **林文兰** 大伟好讲实话。

**白** **玫** 都别东拉西扯了，反正，咱们都是一个目的，为的就 是把咱厂搞上去。

**任** **榕** 徐志强也是如此，可惜的是，他的悲愤大于他的思 考 。

**白** **玫** 所以，有时不止可惜，还很可恨很可怜。比方现在。 **徐志强** 可怜?我可怜?可怜我?告你，我不需要怜悯，我也

不怜悯别人。 **林文兰** 好极了。

**任** **榕** 关心呢?关心也不需要吗?

路小萍 如果那样的话，还不如一堆连狗都不爱闻的臭屎! **赵大伟** 别这么臭志强。

白 玫 这才是真朋友，好话歹话一齐往外搬。

**林文兰** 总结得好。志强就是这主。

**徐志强** 不谈这些了，不谈了。这主也罢，那主也行，说到最 后，也是下边这句话：任榕，后天我们给厂领导送旗， 你真的上台表态吗?

任 榕 但愿你不要把这些看成是怜悯，或者叫做这套那套



**徐志强** 那倒很难说。 **路小萍** 这是什么意思?

**林文兰** 也许支持仅仅是外壳，骨子里可能就是怜悯或者想 玩这套那套的。

白 玫 这犯得着吗?

任 榕 (对徐志强动情地)你知道，我和林寿山有着两代人 的交往，从最自私的角度说，我应该反对你才对，至 少，我应该对你的举动保持沉默。但，我不这样，我 要支持这件事。

路小萍 任榕办事帅，帅就帅在这公道上。

**赵大伟** 那林文兰不就更帅?别忘了，林厂长是她爹，她的亲

爹。

**林文兰** 别把我扯进去，我没人家任榕帅。

**任** **榕** 这些话都扯远了，讲实话，咱们厂的头头勾心斗角争 高低上下，到了非开刀动手术不可的时候，对这现 状，我和大家一样，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徐志强** 所以我说支持我仅仅是一层外壳。 **林文兰** 正和我一样，咱支持的是咱自己。 白 玫 这倒也是一种立论。

徐志强 既然如此，任榕你就别把这也记在功劳簿上了，你支

持的是你自己，是你盼望看到的咱厂的新面貌。 任榕深刻，深刻!

路小萍 什么深刻，纯他妈的尖刻!

**徐志强** 随你怎么说都行!

**赵大伟** 后天让我和路小萍拿着旗上台吧，别忘了，你们都各 有差事，就我们俩没活干。

**路小萍** 对对，最好我上台送旗，出头露面的事有人不愿干， 我爱干，我不会那么没出息。不过，旗做好了吗?

**徐志强** 旗还不是现成的!(随手撕下黑布窗帘，三下五除二 剪成一面旗子)就是还没弄好字。

**白** **玫** 白布有吗?

**徐志强** 有。(不等人们反应),他把一床被的被里撕下来，撕 成几块布片)这可是地道的新棉布，可以吗?

**白** **玫** ( 一 怔)你 … …

**林文兰** 真可爱，我的太阳徐志强! **赵大伟** 这被里子有股味!

路小萍 味就味吧，一会儿不就挥发跑光了吗?

任 榕 (笑了)这就是徐志强，这才是徐志强，行，够哥们儿!

**林文兰** 了不起，铁得要死，要不我能爱上这号酒鬼邋遢鬼?

〔众人友好地哄笑。 〔暗。

〔还是那家咖啡厅。人多极了，他们互相打着招呼， 三五一群，四六一簇，说着、笑着、渲泄着。中心舞台 上，路小萍手拿话筒模仿歌星们的演唱姿态。

路小萍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我叫路小萍，是本市业余歌手。 我厂今天在这里召开大会，趁头头们还没来，我为大 家演唱几首歌。愿我的歌能给您带来幸福和欢乐。 〔几个男青年在赵大伟的带动下起哄。

路小萍 赵大伟，不服气你上来试试。 赵大伟 试试怕什么?还能不如您?

路小萍 来，来呀!光嘴皮子过硬不行啊。 〔大家对赵大伟起哄。

赵大伟 (被逼急了，有些口吃)今儿……今儿这场合不对，今 儿开的是授奖会，不是联欢会，不然，我不唱得刘欢 王迪崔健喊我师傅，费翔潘安邦叫我榜样，我就不叫 赵大伟了!

路小萍 世界上的骡子和驴都死绝了，只剩下些牛由你吹了。 快回去照照你的德性吧，还不一边呆着去!开授奖 会怎么啦，这不是还没有开吗?头头们不是还没来 吗?有种的，上来亮亮。

赵大伟 谁敢和你比，你路小萍怕谁呀，你不是和邓大人邓小 平同名吗?

**路小萍** 这是哪儿跟哪儿呀，挨得着吗?别拿你当人你自己 不争气，行了吧您。(打了一个响指)各位朋友，各位

来宾，都看见了吧，如今的男青年就这号本事，玩虚 的弄玄的一个比一个能，要来真格的，又都蔫了。改 革靠他们恐怕没什么指望吧。看咱，新时代的新女 性，干啥都不含糊，这不，刚才唱了一首劲歌，现在换 换口味，来首软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唱)

我没忘记你你忘记我， 连名字你都说错，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 看今天你怎么说。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一等就是一年多，

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路小萍情真意切，音韵悠扬，唱得十分感人。不少 职工为之鼓掌。

〔突然，一声喝斥如同晴天霹雳：“别瞎胡闹了!”循声 望去，林寿山、郭殿长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从咖啡厅 入口处走来。气氛骤然严肃。

**林寿山** 郭书记，这会儿我主持吧。 **郭殿长** 昨天不是说好了我主持吗?

林寿山 谁定的? 郭殿长 我呀。

林寿山 我不知道。简直是胡闹，你书记定，还要厂长干什

么。这不行，今儿这会我主持。就这么定了。(对工 人们)职工同志们，现在开始开会。如今新道道新点 子多，有人建议把会放到这儿开，一来气氛好，二来 还可以听听音乐喝喝咖啡跳跳舞，我就同意这建议

了 。

**郭殿长** 这建议是我和党委的同志们提的。

**林寿山** (顶了一句)好建议都是你这党委书记提的，好了吧? 〔大家鼓掌。

林寿山 今儿这会很短， 一共三件事， 一是由公司领导向我厂 授奖，对我厂去年一年的工作进行表彰；二是由我向 各车间授奖；三是吃吃喝喝。大家看，这会这么个弄 法，中不中啊?

〔有人领头，又鼓掌。

林寿山 大家满意咱就这么定下了，会就这么开。开会这事 是得想想办法，八十年代了，再不开得新一点儿活一

点儿，好象交待不过去了。是呀，人老了可脑子得

**郭殿长** 老林，开会吧!

**林寿山** (这才想起什么)对，对，咱开会。现在先办第一件 事，由公司王科长为我厂授奖。

〔录音机里响起《运动员进行曲》。这有些不伦不类， 但生活中很多场合放的就是这不伦不类的乐曲而大 家却也怡然自得地随着节奏拍起巴掌。主席台上一 面锦旗从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手中传到另一个干部模 样的人的手中。乐曲声停。

林寿山 我代表大家伙向公司领导们表示感谢了。这是抬举 咱，咱呢，也得抬举抬举公司，那就是今年玩上命，再

弄出点儿成绩来。大家说，对不对? 〔有人领头喊：“对，没错儿!”

林寿山 那，咱再办第二件事儿，厂内表彰。 徐志强 (大喊 一 声)请等 一 等!

〔全场愕然。

**徐志强** (跳上主席台)公司给厂头头们送了奖旗，我们职工

也准备向领导表表心意，这样，我们 -  林寿山 徐志强，你这是……

徐志强 林厂长，婧好吧，戏刚开始，你光看别作声就行了。 好，奏乐!

〔《运动员进行曲》又一次响起。 徐志强 授旗。

[路小萍、赵大伟手执一面黑旗出现在会场上，黑旗

上八个显赫的白字：“领导内讧，赶快下台”。

〔所有人全惊呆了。 徐志强 林厂长，接旗。

林寿山 (暴怒)徐志强，还不赶快下去! 徐志强 怎么,不敢接了?

**郭殿长** 胡闹!这简直是胡闹!小徐，你小子少来这些个西 湖龙井韭菜葱的，你好看的日子在后头哩。知道吗， 过去厂里有个叫戴鲁之的，本事也不小，不一样叫我 整得满地里找牙吗?

徐志强 他没被你整死，活得比你好。我呢，更不怕你，别看 你上头有什么王部长赵主任撑腰，姓徐的尿不着! 说吧，不敢接旗，是你们害怕了，对吧?

**林寿山** 怕?怕些这个，我就当不了三十年的厂长。快把旗 收回去，耽误了下边的议程，你吃不了兜着走!

**郭殿长** 这事过两天处理，要严肃处理!

徐志强 要说处理，我看，该处理处理你们俩了。想一想吧， 你们这一个书记一个厂长，每天都干了些什么呢? 不是你今天反对我，就是明天我反对你，各拉一伙人

互相琢磨战略战术；你的事他不同意，我的事你否 决，多少时机多少效益就在你俩这“窝里斗”的内耗 里消失了。咱们厂本来可以在全国同行业中排个第 一或第二，可现在呢，经济效益在全省同行业中才排 第四!身为厂长和书记，你们说，咱们厂如果需要动 动手术难道不该从你们俩开刀吗?

〔大厅里突然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任 榕 (大步走上前，声音宏亮)我完全同意徐志强的意见。 这面黑旗送得好，它触到了咱们厂停滞不前的问题 实质。身为厂的领导，不想腾飞，不想奋斗，只是领 着一伙人相互斗气相互拆台相互倾轧，这还叫共产 党员吗?这还叫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吗?有人说， 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 一语道破了 “窝里斗”的后果!所以，我坚决支持徐志强，我认 为，咱们厂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咱们厂的领导 班子已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否则，徐志强不满 意，群众不满意，连我这与林厂长有两代交情的人也 不满意了。

〔雷鸣般的掌声在大厅回荡着。 〔 渐 暗 。

〔任榕的声音：“郭书记、林厂长，如果你们还有勇气 的话，就该接受下这面黑旗；如果你们还承认自己是 一名共产党员的话，就该高高挂起这面黑旗。八十 年代了，改革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阵痛，谁也逃脱 不了，回避是不可能的。”

〔路小萍的声音：“魁梧、高大、年轻、潇洒而又神采飞 扬充满男性魅力，这些赞语用到任榕的身上再恰当



不过了。但这还不够，他还有一番姑娘特别需要的 男性温柔。要不，当初我怎么连寻思也没寻思就主 动地靠了上去呢?!”

〔海边沙滩。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浩浩瀚瀚，迭 起的碧波构成一种深邃，而不规则的浪花则象征着 某些神秘。游泳自不必说了，这儿理想得很，就说日 光浴吧，恐怕没有比这儿更理想或更叫人惬意的地 方 了 。

〔白玫和赵大伟穿着泳装走出男、女更衣室。 赵大伟 呀，白玫，你还真够白的。

白 玫 讨厌，你还知道什么?

**赵大伟** 八十年代的工人还要知道什么?知道多了，头头们 不一定高兴哩。白玫，走，咱俩先下去游游。

〔路小萍穿着比基尼泳装上。 **赵大伟** 呀，绝了!

白 玫 你很勇敢，小萍。

**路小萍** 这有什么,不就是三点式吗，哼，老外都敢裸浴哩。 〔任榕英姿勃勃地走来。

路小萍 任榕，说，我美吗? 任 榕 叫你白玫姐姐说。 **赵大伟** 美，美极了。

路小萍 多嘴驴，谁叫你说了。

白 玫 那我可不敢说了，免得落个多嘴驴的名声。 路小萍 任榕，你……说……呀。

任 榕 很好，很勇敢。因为很勇敢所以才很好。 **赵大伟** 这小子就是词儿多!

〔徐志强和林文兰双双走来。 **徐志强** 哟，三点儿!

任 榕 比基尼是个岛名，当初……

**赵大伟** 快别讲了，管它当初是怎么回事，反正如今咱小萍穿 上了，穿得还很漂亮。

徐志强 对，对。今儿，咱要痛痛快快地玩玩。兰兰，拿出罐 头和啤酒来。

白 玫 怎么,又要喝? 徐志强 这酒非喝不可。 路小萍 为什么?

任 榕 小道消息，听说上边已经决定调整咱厂的领导班子， 有些人要下台了。

**赵大伟** 这么说，咱们的黑旗管用了。

**林文兰** 公司已经找我爸爸谈过三次话了。 路小萍 谁当新厂长?

徐志强 管它，只要不窝里斗，多领工人干点活，多让工人挣 点钱就行了。改革真该万岁呀!要不，哪会有这一 天。林文兰，来，为你爸爸和郭殿长这个小丑的倒 台，干一杯。

林文兰 (接过酒，一饮而尽)干杯!(忽然哭了)别提我心里 有多高兴和多难受了。因为胜利的是志强，可失败 的恰恰是……是我爸爸。(哽咽着扑向大海)

路小萍 (痛痛快快地喝了几杯)真来劲，咱们胜利了。 白 玫 应该说，改革在咱厂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

**赵大伟** 行了，行了，我可是笨嘴笨舌的。

任 榕 来来，大家都来干一杯! .

〔众人举杯。

徐志强 多艰难啊!

任 榕 是的，这才叫现实。 白 玫 以后，这就叫历史。

徐志强 (吼叫般地)干!为现实和历史喝它个一醉方休!

路小萍 别别别!咱们还得游泳哩。 赵大伟 对，走!洗海澡去!

〔人们呼拥着走向大海。只有路小萍留在了沙滩。 任榕返回。

路小萍 你怎么回来了?

任 榕 你怎么不下去? 〔沉默。

任 榕 你很漂亮，小萍。 〔静场。

路 小 萍 任榕，你很帅。 〔停顿。

任 榕 我说的是实话。

路小萍 我也没卷着舌头说话。 任 榕 你很可爱。

路小萍 我没你好。

任 榕 咱们一起进厂，谁不知道谁。 路小萍 你文化水平不低。

任 榕 我不喜欢将来与一个同样文化水平的人生活在 一

起 。

路小萍 为什么?

任 榕 不为什么。人，有时候不是生活在“为什么”中的。 路 小 萍 太棒了，真太叫我高兴了。

任 榕 是的，是太棒了。我也很高兴。走，咱俩一起去游泳

吧 。

**路小萍** 我不会。 **任** **榕** 我教你。

路小萍 你能有这份耐心?

任 榕 那得分对谁。萍萍，懂吗? 路小萍 懂，我懂，谁也不是傻子。

任 榕 今晚去我家，好吗?我送你件东西。

路小萍 别叨叨了，走，咱走。他们往这儿看呢。 任 榕 今晚……

路小萍 嗨，啰嗦什么,我的耳朵不聋。 〔暗。

〔路小萍的声音：“呀，你的书这么多呀!” 〔任榕的声音：“看着玩儿。”

〔路小萍的声音：“哟，《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 ……这都是古书吧?现在谁还看这些!”

〔任榕的声音：“这些书总比琼瑶的书强。琼瑶讲的 是梦，这些书讲的却是智慧。”

〔路小萍的声音：“什么呀，琼瑶多棒!”

〔任榕的声音：“这就对了，你喜欢琼瑶，我喜欢古书， 各行其是，各得其乐吧。”

〔任榕的房间。 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书架上的书很 多，录音机里播放着外国乐曲。最醒目处挂着一书 法条幅，上书：“古为今用”。

**路小萍** “古为今用”,谁写的?

**任** **榕** 我。鉴古而知今啊。春秋战国，五代十朝，唐宋元明

清，鸿门宴，庆功楼，作为我全得知道点儿。

**路小萍** 叫我来，就为了讲课?真没劲。

任 榕 不，不不。请你来，为的是好好玩玩。 **路小萍** 那和你读的书不是顶牛了吗?

**任** **榕** 一点也不。如果你象我一样喜欢古书，也许我就不

选择你了。萍萍，我送你件礼物好吗?- **路小萍** 什么礼物?

**任** **榕** 当然只会使你更美更富于青春。 **路小萍** 永芳美容霜?

**任** **榕** 不，我哪能把满街都在推销的东西送给我最喜欢的 人呢!

**路小萍** 24 K金戒指?

**任** **榕** 那我会送给你的，但今天不。 **路小萍** 那是 … …

**任** **榕** 闭上眼睛，萍萍。

〔路小萍顺从地把眼睛闭上。

〔录音机里，斯特劳斯的《维也纳森林》达到高潮，生 命和绿色的原始力量冲破一切，昂奋地显示出不可 抵御的张力。

〔任榕郑重地把一个精致的小盒放到路小萍手中。 路小萍 (睁开眼)啊，送我这个?

任 榕 进口胸罩。让你更有线条，更有魅力。萍萍，我是大

红着脸跑到南京路买的。 〔乐曲旋律大作。

**路小萍** 没想到，你的心还这么细。

**任** **榕** 我想把你打扮成咱们厂，不，咱们市谁看了谁难以动 动眼睛的美神。

路小萍 是吗?

任 榕 来，换上，让我好好看看。

路小萍 我是你的模特儿?你想欣赏我?

任 榕 不是什么模特不模特，我是想欣赏艺术，欣赏美，欣

赏生命创造的奇迹。 路小萍这 ……

任 榕 都什么时代了，你还这么封建。 路小萍 真拿你没办法。(解衣)

任 榕 爱，是伟大的!(扑过去) 〔暗。

**第** **二** **片** **断**

〔林文兰家的会客厅。这种房间，已经在都市里兴起 ——装饰过的一切：壁纸吊灯、护墙板、现代图案地 板、分解式沙发、组合柜……

〔幕启。白玫饶有兴趣地翻阅着一本大部头书籍，徐 志强一声不吭地在一个记事本上写着什么,任榕在 比划着组合柜的尺寸，路小萍和赵大伟伴随着音乐 跳着华尔兹。只有林文兰最忙， 一会儿拿瓜子一会 儿倒水，不停地张罗着。

**任** **榕** (拍着柜子的装饰板)白玫，瞧，这儿是曲柳。 **白** **玫** (心不在焉地)噢。

**任** **·** **榕** 过时了。(发现白玫在翻书，过去)什么书?犯得着 这么用功?

**白** **玫** 听说是挺时髦的。

**任** **榕** 我读过，没劲，比《左传》差远了。 **徐志强** 林文兰，别忙活了，行吧?

**林文兰** 这有什么,到谁家谁都得这样。

**徐志强** 到我那儿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招待。 **林文兰** 谁到你那儿谁倒霉呗。

**徐志强** 攒钱娶媳妇，无可厚非呀。再说，小工人，不比你，厂

长的女儿，小公主呀!

**林文兰** 别酸我了行不?什么公主，我爸爸不是让咱们轰下 台了吗?

**徐志强** 那，就叫你下了台的公主。 **林文兰** 谢谢你的抬举了。

**徐志强** 不敢不敢。地，怎么没见你爸爸?

**林文兰** 他在家呆得无聊，今儿早上大提包一拎，说是去乡下 舅努家散散心。

**路小萍** (对赵大伟)你别这么用劲儿搂行吧，我都快喘不过 气来了。

**赵大伟** 这还不叫用劲儿，没见我在厂里抡大锤时候，哼，那 才是力如千钧。

路小萍 你跳得一点儿也不潇洒。

赵大伟 那倒是。不过这没关系，跳舞本来就不是我的目的。 **路小萍** 你的目的是什么?

赵大伟 搂她一个半个的，新鲜新鲜。 路小萍 你他娘的真讨厌!

赵大伟 实话好说难听点儿罢了。如今跳舞的有几个正经 的?

路小萍 有的是。而且，这儿就有。(停下来)任榕，过来，你 过来，陪我跳跳舞。

任 榕 你们不是跳得好好的吗?

**赵大伟** 她说我搂得太紧太使劲儿了。

**路小萍** 咱俩给他示范示范。(不容分说，拉过任榕就跳起 来。任榕舞姿不错，两人配合默契。盯着任榕的眼 睛)你跳得真帅。

任 榕 跳舞是很好的艺术享受，既能舒展躯体又能陶冶性

情，音乐节奏从缓到急的变化，又使人的心灵感受到 变化的无穷，从而领悟到什么。多好的一种活动呀。

路小萍 赵大伟，听见了吗?哼，人和人的档次就是不同。

赵大伟 那是。我是水平低。这回白玫干第一副厂长，任榕 徐志强各人干下了车间第一把爪子，可我呢，照干老 本行，连窝都没挪挪。唉，人哪，全凭个命哟!

〔众人笑起来。突然，大门开了，林寿山双腿沉重地 走进来。

〔长时间的静场，只有录音机的音乐响着。 林文兰 (打破沉默)爸……您怎么回来了?

林寿山 (脸色阴沉)车不好坐。怎么,厂长不让干了，难道连 我自己的家也不让回了吗?

林文兰 爸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

林寿山 (爆发地)家长还没撤吧，还没人敢撤吧? 林文兰爸……

白 玫 别说了，咱们走吧。这两天不适合谈，过些日子平心 静气再聊聊。

任 榕 白玫的主意很好。

林寿山 (厉声地)哟，白副厂长、任主任都在啊。送客。

〔任榕、路小萍、赵大伟欲下。 徐志强 (大声地)别走!

〔众人一愕。

徐志强 (递上酒杯)林伯伯，来，咱俩来杯换心酒吧。 一切都 是大势所趋，请您想开点、想远点，早晚您会理解我 们的。

林寿山 ( 把杯子打掉)捅子我一刀不算，小子，还想往伤口上 洒盐吗?

**任** **榕** · 林伯伯，志强喝酒了，说的是醉话，您千万别往心里 去 。

徐志强 胡说，我今儿多会儿喝酒了?

任 榕 好好，你没喝，(低声)那咱也别在这儿火上浇油了。

路小萍 咱口走吧。

**白** **玫** 不，既然这样，就让志强说说吧。

**徐** **志** **强** 一点不错。俗话说，柴不点不着，灯不拨不亮。林伯 伯，我知道您心里难受，我知道。是的，你的厂长不 干了，但凭良心讲，你和郭殿长都不具备管理现代化 工厂的能力，只知道你拆我的台，我绊你的腿，这合

适吗?够格当领导吗? 〔静场。

徐志强 再说，不就是不当厂长了吗?这有什么呢?有人说 这是由官本位效应产生的失落感。如果说真有这种 失落感，那就说明你有过占有感。把当官看成是一 种占有的人，才会在不做官的时候感到失落。天地 良心，这是没落士大夫的感情。可你，总还是一名共 产党员吧?难道共产党跟帝王将相走的是一条路 吗?

〔死寂。又一次死寂。

任 榕 说重了，话说重了，请您原谅，林伯伯。 徐志强 走吧。咱走吧。

〔众人离去。 〔停顿。

〔林家父女相顾良久。

林寿山 (打破沉寂)兰兰，恨爸爸吧?

**林文兰** (苦涩地摇摇头)爸爸，你恨我吗?

林寿山 (沉重地叹了口气)恨你有什么用呢?兰兰，这几年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干才好了；活着，真难呀!

**林文兰** 爸爸，您现在闲功夫不少，您也该总结总结这些年跟 郭殿长勾心斗角的事了。

**林寿山** 兰兰，你还小，你不懂事呀!

**林文兰** 我都二十好几的人了，小什么

**林寿山** (沉重地叹息)反正，有些事，甭说你，连我也弄不明 白 。

〔 渐 暗 。

〔黑暗中林文兰的声音：“这是我爸爸有意或无意说 的话，当时我并不理解，到现在也不算理解，但我隐 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什么,真的，感觉到了 …… "

〔仍然是林家客厅。房间里只有三个人：白玫、林文 兰和路小萍。这里似乎刚刚进行过一场争执，路小 萍气哼哼地吃着五香豆，林文兰为难地站在中间，而 白玫俨然一只好斗的公鸡。

**林文兰** 算了算了，整天哥们儿姐们儿的，都心里有数就行 了 。

**路小萍** 什么数?我没数!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用不着你 们 管 。

**白** **玫** 我非得管管不可。普列什文说过-

路小萍 (打断)理论，理论，又玩理论。我不管他什么普列什

文不什文的，我只管我自己。

白 玫 问题在于你并没有管好你自己。

路小萍 我到底怎么了?你今儿又是道德，又是理论，干吗 呀?好象我是个什么卖身女郎似的!

**林文兰** 白玫，我不是说过了，这有什么?今天，咱们就只该 谈些“今天天气哈哈哈”的。

**白** **玫** 不!别忘了咱仨是最要好的朋友。

**路小萍** 那就该跟我上牙磕下牙，句句来实话。光在舌头尖

儿上滚来滚去的声儿，我听不明白。 **白** **玫** 那好，我问你，你明天是不是和……

**林文兰** (打岔)明天的天气还是哈哈哈!(正色地)白玫，我 和你说了多少遍，请你别做我不高兴的事儿。

**路小萍** 没关系，说，你让她说嘛。 **白** **玫** 好，我……

**林文兰** (厉声喝住)白玫，你敢!

**白** **玫** (只得忍住了)我不说，我什么也不说了。不过，这只 是看文兰的面子。

**路小萍** 你是说不出来!告诉你，白玫，别觉着自己当了副厂

长就硬了翅儿，到头，咱还是姐妹。 **白** **玫** 正因为如此，我才 ……

**林文兰** 好了，老祖宗们，安静会儿行吗? 〔 停 顿 。

**白** **玫** (良久沉吟)小萍，你还记得咱们上次一起去游泳的

事吗? 〔 渐 暗 。

〔路小萍的声音：“今儿提这些干吗?” 〔林文兰的声音：“没什么,没什么。”

〔路小萍的声音：“不对，我虽然心眼儿不多，但也不 是没心眼儿。”

〔白玫的声音：“那你就好好想想嘛!”

〔第一片断曾出现过的海水浴场。白玫、林文兰和路

小萍走上岸来。

林文兰 白玫，没想到你游泳也是一把手

路小萍 谁比得了人家，财务科、人事科、总调度室都玩得上 下级服气，场面人呀。

白 玫 这是哪儿跟哪儿呀，照你这么说，干的地方越多的人 游泳越好?

路小萍 我不是这个意思。 白 玫 那你是什么意思?

林文兰 别逼她了，她的意思你我还不明白?她是说你干什 么象什么,干什么都干得不错。

路小萍 对，完全对，我就想这么说，可这嘴就他妈的表达不

出 来 。

林文兰 邪门就邪在这儿，让你说正经的没词儿，让你说不酸 不辣又酸又辣的就有词儿。

白 玫 (笑笑)也真是，不知道上帝这是怎么安排的! 路小萍 管它呢，各行其是各得其乐吧。

林文兰 (舒展一下身体)哎，好好晒晒吧。听说日光浴比桑 那浴更益于身心。

路小萍 (忽然发现什么)哎呀，林文兰，你这皮肤怎么和老松

树皮差不多! 林文兰 谁敢跟你比?

路小萍 我算什么,妈是工人；可你，厂长的女儿，该叫…… 林文兰 该叫垃圾千金。

白 玫 谁这么说? 林文兰 徐志强。

路小萍 揍这小子，他可真敢张嘴。 白 玫 这是徐志强的语言。

路小萍 文兰姐，你没赏他两耳光?

林文兰 没有。讲良心话，我恰恰是从他说这句话时喜欢上 他的。

路小萍 贱!挨骂不算，再赔上个大活人，天下真是太大了， 什么怪事都有。

林文兰 不怪，一点儿也不怪。其实，你们俩最清楚，我从小

是在恭维甚至奉承的气氛中长大的。 路小萍 可徐志强这小子也不该这样寒酸你。

林文兰 这是一句真话，一句大实话。 白 玫 稍微过了点火的真话、实话。

林文兰 不过火，一点儿也不过火。(回顾地)如果我爸爸不 是因为当年斗徐志强他爸爸，那么到今天不也和小 萍妈、白玫爸一样，仅仅是名工人吗?而且是一名技 术不一定比白师傅强、工效不一定比路婶高的普普 通通地地道道的工人。

路小萍 那倒也是。不客气讲，我妈要不是那张和我一样贱 的嘴，甭说厂长，弄个师长旅长的干干也没问题。

林文兰 所以，我喜欢志强的刚直。 路小萍 这小子也还真有两下子。 白 玫 可惜，酒喝得太多了。

林文兰 太阳还有黑子哩，谁能没点儿缺点。

路小萍 就是就是。哎，文兰，你和志强到了什么份儿上啦?

林文兰 这关你什么事儿? 白 玫 她就对这些有兴趣。

路小萍 如今谁不这样?就你们俩装正经。

林文兰 小心我撕烂你的舌头!白玫姐可跟你不一样。

路小萍 不说白玫，你说说你就行了，不过，你不说，我也知道

个八九不离十。

林文兰 你还把你吹成有特异功能了哩。

路小萍 这有什么可吹的，我敢负责地讲，你跟徐志强早就睡 了，还不止一次。

白 玫 (制止)小萍，你越说越没分寸了!

路小萍 这都是书上说的，我有我的理论根据。

林文兰 我先声明，我和志强没那事。不过，我想知道，哪本 书给了你什么理论根据?

路小萍 上海的一篇报告文学。人家作家作过一次抽样调 查，没结婚的十五对恋人中，就有十四对睡了，睡得 还挺香。

林文兰 真邪门，能这么严重?

白 玫 来，小萍，咱为文兰有了心上人干一杯。 路小萍 对，咱仨里的积极分子。

林文兰 你会后来居上的。

路小萍 这倒不含糊，还没碰上合适的，碰上了决饶不了他。 〔三人大笑。

路小萍 白玫姐，你来上两句，祝贺祝贺。 白 玫 你说。

路小萍 不行不行，我嘴笨。 林文兰 刚才你不挺有本事?

路小萍 说笑话行，玩真格儿的，还得白玫呀。

白 玫 我记得罗曼 · 罗兰说过：“如果理解一个人就是创造 一个人的话，那么,梅森堡夫人创造了我。”我祝愿你 和徐志强互相理解互相创造。

路小萍 对对，使劲儿创造! 林文兰 谢谢二位了。

**白** **玫** 别客气。

**路小萍** 你和志强的事儿，我们只能铺路，决不拆桥。 〔暗。

〔白玫的声音：“只铺路，不拆桥，是你说的吧?” 〔路小萍的声音：“没错。我说的，怎么,错了?” 〔白玫的声音：“你做到了吗?”

〔咖啡厅内。

〔白玫、林文兰、任榕、赵大伟聚在一起，谈论着，诉说 着。

**赵大伟** (不时看表)吧，约好了的，都过了半个钟头了，小萍 怎么还没来!

**任** **榕** 徐志强不也没来吗?

**林文兰** 会来的。志强干车间主任，半年多人都瘦了。 **赵大伟** 任榕也干了半年，他可是明显的胖了。

**林文兰** 人和人不一样，他太忙。

**任** **榕** 和我一样，小主任一个，人家白玫是副厂长，半年了 也没见白玫忘了咱们，或者忙到这聚会也不来。

白 玫 我是我，志强是志强。

任 榕 问题在于两个人都没来，两人都忙?我看不一定! 不信，派大伟现在到车间办公室去找，准能找到。

**林文兰** 两个人?车间办公室?

**白** **玫** (沉吟片刻)这样也好。大伟，去，到一车间办公室看 看。他们要是在，全叫来。

**赵大伟** 好咧。(下)

**任** **榕** 林文兰，这些日子，徐志强对你还象过去一样吗?

**林文兰** 你这是 ……

**白** **玫** 比方说，热情呀、激动呀什么的，还和过去一样吗? **林文兰** 我……我没太留心。

任 榕 肯定不会一样。哼，真无聊。

**林文兰** 怎么,你发现了什么? 任 榕 反常得很呀，林文兰!

白 玫 任榕，你把你看到的事说说嘛，怎么个反常? 任 榕我最不善于背后议论人了。

白 玫 这不是背后议论，咱们之间是老朋友了，应该说是对 朋友的关心。

任 榕 更准确地说，这应该叫做爱护。

**林文兰** 那你就别吞吞吐吐的。 任 榕 也许是我神经过敏 …… **林文兰** 那你就不该随便说。

白 玫 车间主任向厂长反映情况是应该的。任榕，那天你 怎么和我说的，今儿当着林文兰你再说一遍吧。

任 榕 (浩叹一声)但愿这不是真的。 〔暗。

〔一阵轰轰隆隆的机械运动声，划破宁静。

〔偌大的热处理车间。火热的场面如同一首交响曲。 电阻炉、淬火炉在引吭高歌，工人们的喊叫声此起彼 伏。徐志强指挥着各工序的工人们在紧张而有条不 紊地工作着。

〔忽然， 一声铃响后，车间刹时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异乎寻常的静态与刚才异乎寻常的动态形成强烈的 反差。

工人们 (吆喝起来)万岁，万万岁!又停电喽，电业局长万

*岁!*

徐志强 (啐了一口)奶奶的，电业局到底是干什么吃的，真不 知道除了停电他们还会干什么!

**路小萍** (匆匆跑来)志强，噢，徐主任。

**徐志强** 别来理格隆格隆，铁哥们叫的哪门子主任，等叫顺了 口，哪天我这主任擼了，也不知我难受还是你们难 受。说吧，小姐，有何公干?

路小萍 我正帮赵大伟赶任务，这一停电，大伟的计划可就泡

汤了。甭说奖金，就连工资也玄乎。 〔赵大伟心急火燎地过来了。

**赵大伟** 哥们儿，你这主任也够狠心的了，任务催得紧，活儿 又排得这么满，拿人不当人了是吧?

徐志强 冲我来没用，有本事找全国人大代表去，实现四化和 翻两番又不是我吆喝出来的，他们这么定了调，我就

得跟这调吹这号呀! **赵大伟** 那是那是。

徐志强 这不结了吗，苦干实干加巧干吧，没别的咒念。哥们 儿，又想他妈早过上小康日子，又他娘的不想扑下身

子干点儿，我看你这主儿还挺难侍候。 〔 任榕上 。

任 榕 志强，这电业局也可真够厉害的，说也不说， 一个绊 脚就踢过来了。

徐志强 他们恐怕也有他们的难处，到处要电，到处超负荷， 他们除了自己身上有点生物电，恐怕没什么辙了。

任 榕 这可怎么办，今年底咱厂要完不成任务，白玫这主持 工作的副厂长的军令状上可有这么一条；就地免职。

到那时候，咱们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徐志强 你想得也太没边际了，管它将来吃什么果子干吗；这

会儿，还是先把眼前的场面应付应付吧。看见没有， 打毛衣的，谈涨价的，瞌睡的，侃大山的，全他妈齐 了 。

**任** **榕** 我那儿也一样。唉，如今最难干的是咱这号角色。 **徐志强** 你们打算怎么办?

**任** **榕** 把大伙凑一堆儿，学习点什么。

**路小萍** 呸!多馊的点子啊，好不容易停这么一次半次的电， 工人们累死累活了一辈子，碰上这么星半点儿油水， 你还不让工人们捞捞，什么玩艺儿啊!

徐志强 中午大伙儿到哪儿吃饭去呢?学习完了，扯完了，总 得填填肚子吧，一停电可是连职工食堂也不例外呀。

**任** **榕** 中午咱们到外边饭店去凑合一顿。

**路小萍** 你报销?

**任** **榕** 我哪有那么多钱!

**徐志强** 这就出来问题了，不挣钱还得往外掏腰包，这不是坑 人吗!

**任** **榕**一你有什么好办法?

**路小萍** (对徐志强)你有高招就露露，让任榕见识见识。任 榕，听你们车间工人说，你尽出些馊主意治工人，这 可不是咱哥们儿干的活呀。不是我替徐志强吹牛， 自打他干了车间主任，也没比哪个车间多发一分钱 奖金，可计划却嗖嗖地超指标，工人还直竖大拇指夸 奖。

**赵大伟** 就差没喊徐志强万岁了。 **任** **榕** 造神运动!

路小萍 你呀，没服气的事，也没服气的人。过去你没当官时 看上去还挺神的，嘴上功夫不浅，等你干上官了，才

知道光嘴上功夫没多大用处。可志强 …… **徐志强** 用不着你吹，今儿我就露一手给任榕瞧瞧。

**任** **榕** 好，我倒要领教领教。

**徐志强** 同志们，同志们，大家侃大山的先歇歇嘴，打毛衣的 歇歇手，瞌睡的把眼睛睁一睁。(四周一扫)各位，吹 又吹不来电；玩也玩不来工资和奖金，今儿咱们这样 办好不好 放一天假，大伙儿全回家去，同意吗? 〔工人们欢叫起来。

**任** **榕** (劝阻)你疯了，生产任务怎么办?

**徐志强** (大声地)不过我也把底兜给大家，明人不做暗事，我 给大家方便，大家也别让我为难，那就是今天的生产 任务，这个月内全得给我补上。

工人们 (七嘴八舌)没问题。这么一捣腾还多歇一天，赞成! 就凭徐主任这么仁，我们不会不义。

**徐志强** 既然这样，大伙儿现在就可以打道回府了。愿玩的 去玩，愿意表现表现的就家去帮老婆干点活，想嗫一 顿那就出出血痛快嗫一顿去。总之，尽兴吧，但是明 天一进了车间，那可没二话，也得尽兴地干活。

〔工人们鼓掌，然后各奔东西。喧喧嚷嚷的车间顿时 清静了下来。

**路小萍** 志强，你还真有两下子。 **赵大伟** 这家伙，行!

任 榕 别胡吹乱唠了，这是错误的。 **徐志强** 错?哪错了?

任 榕 国务院规定的是八小时工作制，可……

徐志强 可国务院也不知道咱厂今天没电。 任 榕 那也不能说放假就放假!

徐志强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再说这叫放假也行，叫弹性工作 时间也中啊。

路小萍 弹性工作时间?妙，妙极了! 任 榕 尽搞新名词轰炸!

徐志强 这又不是我发明的，国外早就干过。

赵大伟 这一来，工厂不受损失，工人们还挺乐意，一举两得。 徐志强 只有傻瓜才不这么干。

任 榕 (陷入沉思)这……

徐志强 大伟，你也得动动脑子把活儿赶上去，要不然，堂堂 七尺男儿多愧呀!

路小萍 哼，连我都不如。

徐志强 你以后也别去帮他；大伟，一个人明明可以做到的 事，非要人帮，还说什么“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 春满园”,纯扯淡嘛!你的任务让别人出力帮着干， 这是剥削，哥们儿。

赵大伟 好象也有道理。

任 榕 这年月，谁知道什么才算是道理，人嘴两层皮吧! 路小萍 把这话留给你自己最合适。志强可是干……

徐志强 别吹了别吹了，捧得高跌得重。喂，大伟，今儿干吗? 赵大伟 我得去买煤。

徐志强 (对路小萍)你呢? 路小萍 还没想好。

徐志强 那你到我家去，教我跳舞，怎么样? 路小萍 想学哪一种?

徐志强 哪种都想学，只要你会教。

**路小萍** (调皮地)慢二呢，慢二想学吗? **徐志强** 慢二?什么慢二?

**赵大伟** 就是贴面舞。

**徐志强** 那有什么,只要不贴心，贴贴面无所谓。 任 榕 小萍，一会儿我可还找你有事。

**路小萍** 什么事，跟你学文件?一边玩去。(笑) 〔暗。

〔任榕的声音：“起初，我只是以为这仅仅是哥们儿间 的笑话，可等我赶到徐志强家，他们还真在那儿跳起 了贴面舞。本来，我不想告诉白玫，但我思索再三， 决定还是说出来为好。这绝不仅仅是为了小萍和徐 志强，也是为了林文兰，为了咱们新班子的声誉。”

〔咖啡厅。三束特写光打在林文兰、白玫和任榕的脸 上 。

〔长时间的沉默。 **林文兰** (仰头长叹)唉! 任 榕 我不该说出来。 白 玫 真朋友就该坦荡。

**林文兰** 不至于吧，志强和我……

任 榕 路小萍现在非常崇拜志强。谁说过这么一句名言： “当一个人连对方的缺点都认为是优点的时候，友谊 就向爱情转化了”。

**林文兰** 关键是志强不至于这么轻浮。 **任** **榕** 谁也不是圣人。

〔 静 场 。

〔赵大伟冒冒失失地上。

赵大伟 别等了，别等了! 白 玫 找到他俩了吗? 赵大伟 找到了。

林文兰 (急不可待地)是在志强家吗? 任 榕 那还用问吗?

林文兰 不至于吧?

任 榕 不至于不至于，怎么样才至于?过去咱们几个凑一 凑从不缺人，可大家想想这些日子，哪次不是只缺他 俩?

白 玫 哎呀呀，你们俩吵什么,大伟的话还没说完嘛。 〔尷尬的沉默。

白 玫 大伟，喘口气，慢慢说。

赵大伟 我赶到徐志强家，没说的，两人不是在跳舞。 任 榕 在干什么?

林文兰 (松了口气)肯定是在侃大山。 白 玫 不是不让你们插嘴吗?

赵大伟 就是，就是嘛。他俩虽没跳贴面舞，可头挨头肩并肩 地坐到一块儿。

任 榕 不象话，太不象话了! 林文兰 他俩在干什么呢?

赵大伟 徐志强在辅导路小萍学外语哩。 林文兰 嘿，这有什么呀。

白 玫 这倒真是没什么,辅导学习不可能一个在天南一个 在地北吧。

任 榕 好吧，让历史说话。 〔暗。

**第** **三** **片** **断**

〔路小萍的声音：“我万万没想到他们会怀疑我和徐 志强。我还是爱任榕的，因为我和他毕竟……我已 经为他做了两次流产手术，如果不出现大的裂痕，我 不会主动与他分手的。虽然我这张嘴什么都敢说，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位姑娘呀，而且是生活在这古老 土地上的姑娘呀。幸亏后来我发现了什么,我知道 了什么,不然，当一张结婚证明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时，我将会为解除这卖身契一样沉重的纸付出更多 更多的代价。”

〔任榕的房间。 一切还是那么井井有条、窗明几净， 书架上的书又换了不少。任榕独自踱步、沉思。

〔敲门声。

**任** **榕** 请进。

〔白玫上。

任 榕 哟，快，请进，快请进。 白 玫 就你自己?

任 榕 还能有谁呢?我的性格你又不是不了解，慎交友嘛。 白 玫 那也不是一个朋友也不结交呀。

**任** **榕** 哟哟哟，你倒挺会钻空子的。

**白** **玫** 这怎么叫钻空子?是你自己的话有漏洞嘛。喂，你 老兄今儿叫我来，是囁一顿海鲜筵席，还是给我讲什 么《三国志》、《封神演义》?

**任** **榕** 请客——我没钱；讲课——不够格。随便聊聊吧。 **白** **玫** 聊什么呢?你提个中心议题吧。

**任** **榕** 你当厂长当出水平来了，把球又踢给我了。 白 玫 我和过去一样。

**任** **榕** 谈谈你下一步的打算，人事安排方面的。 **白** **玫** 你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个问题来?

**任** **榕** 还想保密吗?

白 玫 什么保密，保什么密?

任 榕 (大笑)看来人不能当官，一当了官别的学不会，只学

会当官的毛病。

**白** **玫** 你是说我?

任 榕 说的就是你。

**白** **玫** 问题还这么严重?

**任** **榕** 别遛弯儿兜圈子了，你可以告诉我，你打算让谁当你

的副手?

白 玫 怎么,你知道了?

任 榕 今儿才摸到准信儿的，听说你由副厂长改任厂长，副 厂长由你推荐。

白 玫 看来，中国没有能保住的密呀。(严肃地)是有这么 回事。

任 榕 那么,你想……

白 玫 等一会儿再说吧，我还请了个人， 一块儿商量商量。 说实话，过去干副厂长，虽然因为没有任命厂长，所

以实际上我等于厂长，但总还是副字当头，出了事可 以往公司推，如今要干正的，担子不轻啊!

任 榕 还带个人来?谁啊?

〔徐志强的声音：“我，我呀!”话音未落，他推门而入， 手里提着一捆啤酒。

徐志强 怎么,不欢迎吗?

任 榕 (一怔，旋即高兴地)嗬，徐志强徐主任驾到，稀客稀

客!

白 玫 又要喝?

徐志强 那有什么,没听见我那车间工人编的顺口溜吗? 任 榕说给咱听听。

白 玫 哼，够辛辣的：“工人万万岁，车间主任天天醉。” 徐志强 哟，厂长都知道了?真是美名远扬。

任 榕你也该收敛收敛了。

徐志强 我记得你说过：我从不劝人喝酒，我也从不劝别人不 喝酒。今天怎么,改变方针了……

任 榕 现在你的身份不同了嘛。

徐志强 人还有身份?不就当了个破主任吗?即使当了市 长，也不能戴着假面具生活呀。身份，哼，官本位意 识。

白 玫 少喝点儿，别误了工作。

徐志强 这几年，我那车间哪项工作不是全厂拔尖儿的，工作 没误一点儿吧?

任 榕 功劳属于车间全体同志。

徐志强 废话!没我当头儿能行吗?就说你任榕吧，也是车 间主任，文绉绉的，可你那车间的工作，我也不说什 么了，你自己心里也不是没数吧?

**任** **榕** 这没什么好掩饰的，过去我确实没你努力，也没你办 法多。

**徐志强** 现在呢?

**任** **榕** 现在也不行。

**徐志强** (打开一听啤酒， 一仰脖，光了)那就看你将来的吧， 哥们儿!

**白** **玫** 你也别一好顶百好，任榕有任榕的长处。 **徐志强** 好吧，我同意。

**白** **玫** (掏出几封信)起码，他比你严肃，没这么多的人民来 信告他。

**徐志强** (吃惊)有告我的?人民来信?真的?这是真的?

**白** **玫** 公司和厂里都收到了几封。(收起信件)这事过两天 我专门找你谈谈。

**任** **榕** 乱来!告他，告他什么?一告上头就信?简直是开 玩笑!

**徐志强** 就是呀，告我什么?贪污?我不理财，没那机会；受

贿?小主任谁放眼皮儿里；玩儿姑娘?就我这整天 一身的酒味儿，除了林文兰，恐怕没几个能正眼看看 我的。

白 玫 这总是你不注意小节引起的麻烦吧?怎么人家任榕 就惹不来这些罗嗦?

任 榕 各人习惯不同，但也不能根据生活习惯就胡编乱告 呀!

白 · 玫 说得轻巧。这样下去，连主任也干不长了。

徐志强 什么什么?讲心里话，我还想干厂长哩。不是吹的，

我治厂保准比你们强一万倍。

任 榕 这么说不算太过份，我心服口服。

白 玫 我承认你比我有能力，可是没用呀，你想干厂长是一 厢情愿。告诉你，上边定了，我由副厂长升任厂长， 二位说，咱厂谁干副厂长合适?

徐志强 怎么也不来点民意测验什么的，就这么定了?滑稽， 这不和上次一样吗?

白 玫 是的，一样。

**徐志强** (不无痛苦地)唉，咱公司这都弄了些什么呀 …… 〔暗。

〔白玫的声音：“那还是几年前，我们给林厂长送完黑 旗以后。有一天，在我家的院子里，发生的事情几乎 与今天没什么两样。”

〔 初 夜 。

〔一处依山傍海的院落内。白玫坐在一个石凳上凝 神沉思，林文兰无所事事地打着毛衣，徐志强心烦意 乱地来回走动。任榕在看书。

**林文兰** 白玫，你还真够漂亮的，有种特殊的韵味儿。

**徐志强** 漂亮也罢，一般化也好，都一样，上了年岁儿，还不都

是一脸老松树皮。

**林文兰** 松树皮跟松树皮还不一样哩。

**徐志强** 可不，分红松、白松，但到了，还是老松树皮，不是水

仙 花 。

**林文兰** 你心里好象很烦，是不是?不然，你干吗老挑事儿逗 嘴 呢 。

徐志强 活得太他妈累了!你想干点什么,施展施展手脚，可

总好象有股无形的绳儿绑着你，动又不能动，剪又剪 不断，简直能把人憋死。

**林文兰**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徐志强** 我总得在人生或者叫社会的舞台上亮他几次相吧，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嘛。要不，这次我才不把你

爹和郭殿长从台上撂台下来哩! **林文兰** 你也太自私了!

**徐志强** 你懂什么呀，这完全应该叫自我意识的觉醒。知道 吗，没有这意识，姐们儿，中国还得落后它一百年二 百年的。

**白** **玫** 别争了，没什么意思。文兰，你爸爸最近好吗?

**林文兰** 没太注意他。不过，设身处地为他一想，他的心情能 好吗?

**任** **榕** 一定很恨我吧? **林文兰** 谁知道呢。

**白** **玫** 他现在每天干些什么?

**林文兰** 钓鱼。整天和郭殿长一起扛着杆鱼竿，遛海边。 **白** **玫** 过些日子抽空去看看他。

**任** **榕** 这个主意好，缓和缓和矛盾，也省得他记恨咱哥们

*儿。*

白 玫 这事就这么定了，过两天一定去看看。

**徐志强** 没这个必要，等中国人习惯了“上台，没什么了不起； 下台，也不丢什么人”,干部制度正常化，这就行了。

白 玫 你按你的方针办，我们按我们的见解办。 任 榕 对，就这么的。

白 玫 各位都在，我有个事，给大家透透风。 任 榕 我今儿听说了。祝贺你，白玫。

徐志强 喲，任榕，你怎么总是比我们多一只耳朵呀?说，消 息灵通人士，什么事要向白玫祝贺?

白 玫 上边定了，老班子解散，由我任咱厂第一副厂长。 **林文兰** 谁干厂长?

**徐志强** 上边没找我让我干，我是没指望了。

任 榕 暂时不设厂长，白玫这第一副厂长实际上就是厂长。 徐志强 白玫，你觉着你行吗?

白 玫 行不行，干了以后大伙打分；不过，我自己倒觉得不 会干得太差。

**林文兰** 白玫既有实践又有理论，能行。 **任** **榕** 关键是她有责任心和使命感。

白 玫 今儿找大伙来，就是商议商议下一步咱们怎么干，怎 么干得出色些。

徐志强 我的意见很简单，我，随你安排，到哪儿，我都能踢它 个三拳两脚的叫大伙服气服气。任榕哩，用其所长， 给他个教育科长干干。

任 榕 教育科长?不干，我不干。白玫，直说吧，我要求挑 更重的担子，到关键岗位上去，为你分担些劳累。

白 玫 不是为我，狭义讲，是为了这个厂；广义说，是为了这 个充满矛盾又满是希望的时代，是为了这个落后了 但又决心迎头赶上去的国家。

**林文兰** 精彩!我哪儿也不去，干我老本行就挺好的。

白 玫 (倒了三杯啤酒)来，咱仁干一杯，不祝贺现在，只寄 希望于将来。咱既然干了头头，就要干得漂亮，干得 帅。

任 榕 一定同心协力。

徐志强 你他妈高兴什么,白玫还没说咱干什么角色哩。

**白** **玫** 你俩各有所长，我不是拉帮结派，我只是想叫你们每 一个人都施展施展，倒看看谁是骡子谁是马，连我在

内，接受一次考验。

徐志强 那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想我是千里马——但愿别因 为我的毛病就把我不当成千里马——绝对的千里 马 。

任 榕 我什么也不是，但我为徐志强这匹千里马而高唱赞 歌。在中国，敢说自己是千里马的，真得吃了老虎胆

才 行 。 〔 骤 暗 。

〔徐志强的声音：“好象谁说过这么一句名言：‘历史 有惊人相似之处。'我这个只知喝酒、没事装憨的人 认为，说这话的人，还真有点哲人味道，那么复杂的 世界，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让这家伙这么一概 括，全他妈清楚了。这不，今儿不也叫历史有惊人相 似之处吗?”

〔依旧是任榕那干净的房间。

**白** **玫** 志强，你也别感叹什么了，说，你认为谁干副厂长合 适?

**徐志强** 我干不了厂长，副厂长总该是我了吧? 任 榕 那么自信?

**徐志强** 我这人好说实话，不是实话我也不说。

**白** **玫** 除了你，你认为谁还合适? **徐志强** 除了我还是我。

**白** **玫** 任榕，你认为谁合适呢?

任 榕 容我再考虑考虑，这些事举足轻重。 白 玫 你不行吗?干不了吗?

任 榕 (苦苦一笑)这怎么回答呢?我既没有志强那当仁不

让的勇气，又缺乏非我莫属的自主意识。

徐志强 (一大口喝了一听啤酒)白玫，你开什么玩笑?任榕 干副厂长肯定不行。讲一句狂话，任榕要是能胜任 副厂长，我就敢到省计委去分管全省的公交水电运 输，给个处级干部还不行，起码得弄个副厅级干干。

白 玫 (苦笑)你呀，什么都行。(又掏出那沓人民来信)就 凭这些?你的本事就是信上写的这些。

徐志强 (挨了一击)这 …… 任 榕 也许是诬告。

徐志强 (恍然)对对对，这是诬告!

白 玫 为什么不诬告别人，比方诬告任榕而单单诬告你呢? 徐志强 (语塞)这……嗯。

白 玫 好了，这事以后再说，总会闹明白的。 任 榕 那副厂长 ……

白 玫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徐志强 我是不是不行了?

白 玫 我只是问问你们二位，你们觉得谁干副厂长合适，只 是征求一下意见，并没说这就是最后的决定。

徐志强 民意测验?费这功夫干啥! 任 榕 预先摸摸底也是应该的。

自 玫 一点儿也不错。副厂长的事今儿就谈到这里，二位， 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想请你们坦诚直言。

**徐志强** 弟兄姐妹们，不会跟你讲假话的。

白 玫 工作需要，我决定招用一名公关小姐。你俩说说，谁 干最合适?

徐志强 这还用想，现成的候选人。 白 玫 谁 ?

**徐志强** 我看，路小萍最合适。

〔白玫、任榕一怔，良久无语。 **徐志强** 傻什么眼啊，谁比她更合适?

〔依然沉默。

徐志强 怎么了，你们这是怎么了?

白 玫 (吐出一 口气)志强，你推荐小萍有没有别的意思?

徐志强 (也傻了眼)别的意思?什么别的意思?别的什么意

思?

白 玫 (沉吟)咱是老朋友了，徐志强，你现在又是车间主 任，我不能不对你负责。

**徐志强**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要讲负责，我对我自己更负 责。

白 玫 听说，你打你当上车间主任以后，你对小萍很感兴趣 是吗?

**徐志强** (如雷击顶)啊，白玫，你这是说了些什么呀! **任** **榕** 或者说，路小萍对你很感兴趣，是吗?

**徐志强** (痴呆般地)天哪!这都弄了些什么事啊! 〔长时间静场。

白 玫 这些人民来信告的也是什么贴面舞啦，什么 ……

任 榕 志强，在这些事上栽跟头犯错误的人不少啊，我不希

望你——我的朋友步某些人的后尘。 徐志强 (喊)不，不，这绝不可能!

任 榕 不可能?哼，连林文兰都有这感觉了。

徐志强 她?有感觉?我和路小萍?(痛苦万状地)老天爷!

你扯的什么淡啊! 〔暗。

〔徐志强的声音：“也许我太精明，所以我才太糊涂；

可是，我再糊涂，也不会糊涂到去追路小萍而忘了我 和林文兰多少年的感情吧?”

〔海水浴场。各具特色的遮阳伞下，聚集着一群群青 年男女。他们快活地说笑，快活地戏谑，快活地打情 骂俏。上岸的，下水的，穿着各式泳衣显示着自己的 体魄或线条。这里一碧如洗，阳光灿烂，没有烦恼、 忧愁，海是蓝的，天是蓝的，连人的笑声也透明得发 蓝。

〔沙滩上端坐着林文兰，她不时眺望海面， 一副抑郁 寡欢的样子。赵大伟趴在她的旁边。

赵大伟 (认真地)林文兰，你真是有福气，挑了徐志强这小 子，他可是个能人哪。

**林文兰** (心不在焉地)他是能人?

**赵大伟** 可不，他是个怪才，把我们车间工人调理得口服心服 的。就凭他这些武艺，到公司去干也是块好材料。 不是吹牛，他要是当了公司的头儿，不出三年，咱公 司肯定会在全市拔尖儿的。文兰，露露底细，你是怎 么挑中他的?

**林文兰** 当初他那破样儿，谁要他!不比现在啊，车间主任。 要真象你说的那样，将来咱公司还盛不下他哩。

赵大伟 文兰，我怎么就不行呢?别的咱不敢胡吹乱磅，就咱 这几个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哥们儿姐们儿中，身高一 米八十以上的只有我，虎背熊腰的也只有我，凭这八 尺男儿去参加大奖赛，评委们怎么也得给九点九零 分以上吧?可我倒好，当官的事儿没咱的份儿不说， 到现在，说句文明话吧，连个对象都没有。文兰，你

要知道，连雀巢咖啡还有个雀巢伴侣呀。

**林文兰** 有又怎么样，也就多些烦人烦心的事儿。现在，你比 我幸福。

**赵大伟** 行，你真会说俏皮话。我幸福?哼，我幸福得整宿儿 的想媳妇。

〔徐志强和路小萍走上岸来。 路小萍 志强，我游得有进步吗?

徐志强 还可以。

路小萍 你再多教我一会儿就好了，嘿，文兰姐，志强游泳游 得可帅了。

**赵大伟** 这还用你介绍，林文兰能连这都不知道?告你，要不

是提倡晚婚，他俩的孩子都该上幼儿园了。

徐志强 你真他娘的能想象，还孩子进幼儿园，你不如说该上 大学了!(对林文兰)瞧这小子多能造句。哎，你怎 么不下去一块儿扑腾扑腾?

**林文兰** 看你们游，不也挺好吗?

**路小萍** 那有什么意思，自己游和看别人游是两种滋味。

**林文兰** 噢?这里边还有滋味?

**赵大伟** 那可不，要不老渔民怎么会说，不下海的，不知道老 龙王胡子是竖长的还是横长的。

**徐志强** 你就巧在个嘴上。

**路小萍** 志强，我还没游够。

**徐志强** 不行不行，我太累了，稍微歇歇。

**路小萍** 哼，小主任，拿什么架子? **赵大伟** 我陪你去吧。

**路小萍** 就你?

**林文兰** 他不够格?

路小萍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林文兰 不是这个意思就好，叫大伟教你去。

路小萍 文兰姐，这家伙跳舞都能搂得你喘不过气，这会让他 教我游泳，谁知道他手轻手重的?

赵大伟 哎呀呀，我保证不发疯使劲儿还不行吗?(见路小萍 不理)我保证轻手轻脚，谁要是用力过猛，谁是王八 蛋!

路小萍 好吧，这回可是考验你的时候了。 赵大伟 没问题。(随路小萍沿沙滩下) 林文兰 游得舒服吗?

徐志强 舒服个屁!浅海滩教人家游，没劲。我喜欢到深处 去 游 。

林文兰 可你并没去。

徐志强 路小萍不愿赵大伟教她，死缠我，我有什么办法。 林文兰 这会儿她不也让大伟教了吗?

徐志强 (看林文兰)今儿你是怎么了?

林文兰 我说了什么啦?你激动什么呀? 徐志强 反正这些日子你阴阳怪气得厉害。 林文兰 开始讨厌我了?

徐志强 你看你看，你这不是找碴吗? 〔 沉 默 。

林文兰 志强，告诉我，你还……爱我吗?

徐志强 爱，爱得要死，爱得恨不得今天晚上你就到我那小破

屋子里住下。 林文兰 真的?

徐志强 谁说假话，出了浴场就叫汽车或什么车给压死。兰 兰，你知道，我父亲给你爸打成坏人以后，想不开，那

么年轻就去找我的老祖宗了，我妈一气一急，也抛下 我随我父亲去了，从小，没人疼我，我是在孤独、冷漠 中长大的，要不是你的温暖，你的爱抚，我的心早就 成了冰川。

**林文兰** 永不变心，好吗? **徐志强** 这是毫无疑问的。

**林文兰** 说话算话? **徐志强** 当 然 。

**林文兰** 来，拉勾。

**徐志强** 又不是小孩，怎么……

**林文兰** 不嘛，我不，我今儿非要拉勾不可，不然，就说明你不 真诚。

**徐志强** 好好好，拉勾拉勾!(把手伸给林文兰) 〔暗。

〔徐志强的声音：“当时我对拉勾这事感到好笑，今儿 再回头看看，原来这事并不简单。幸亏，当时我拉了 勾，否则连兰兰也要怀疑我了!”

〔还是任榕的房间。

白 玫 如果你注意点小节，不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啰嗦了? 任 榕 志强，白玫的话有一定道理。

徐志强 (长叹)唉，徐志强这回你可是栽大了!

白 玫 志强，你也别太悲观，如果没这些事，一切总会弄明 白的。相信我，好吗?

徐志强 好好好，我现在除了不相信我自己，谁我都相信。 任 榕 也别这样。

白 玫 好，今儿就谈到这儿。志强，咱俩一块儿走，有些事

再在路上好好聊聊。

**任** **榕** 那公关小姐的人选……

**白** **玫** 就定下是路小萍吧，她待人热情，身高容貌也不错， 符合公关小姐的条件。只要她克服克服口头语，我

估计，她能干得不错。 任 榕 对，培养培养能行。

徐志强 走，咱们走吧。(与白玫同下)

任 榕 再见，再见!有空来玩。(转过身，露出一丝冷笑，忽 然想起什么,匆匆抽出一沓信，扔到一只脸盆里，点 燃 )

〔路小萍蹑手蹑脚地进来。 路小萍 哟，任榕，你在干什么?

任 榕 (石破天惊，脱口而出)我在烧群众来信底稿。(发现 露底，改口)噢，我在烧没用的信。是你哇，小萍，坐， 快请坐。

路小萍 没用的信，人家寄来的? 任 榕 不是。

路小萍 你写给人家的?情书?

任 榕 (慌张应付)不是，肯定不是。

〔路小萍猝不及防地拿过一把暖瓶，倒水将火扑灭。 **任** **榕** (愣了)你……这是 ……

路小萍 我得检查检查。(翻出盆里烧剩下的信笺，念)“公司 刘经理 … … ”

任 榕 (镇定一下自己)不是情书吧，放心了吧?我早就说 过，除了和你，我不会和别人啰嗦的。

路小萍 (发现什么)哎，这上边怎么有我和徐志强的名字? 任 榕 (灵机一动)哦，我……我这是向公司领导推荐你们。

路小萍 哎呀，背地里做好事，够哥们儿!

任 榕 这有什么,这还不应该?小萍，告你一个好消息，经

过我的极力推荐，厂里决定你干公关小姐了。 路小萍 (激动起来)公关小姐?真的?

任 榕 我骗你干吗? 路小萍 你没胡诌?

任 榕 我推荐的。这还有假?

路小萍 (扑上去狠狠地吻了任榕)你……你绝对够哥们儿! 任 榕 (一把搂过)高兴吗，萍萍?

路小萍 高兴，高兴!

任 榕 那，今天晚上就在这儿…… 路小萍 不不不，在这儿可不行。

任 榕 (近似哀求)咱俩已经好长时间没在一块儿了。你的 心，真狠!

路小萍 这叫什么心狠，我是怕第三次流产呀。

任 榕 (声音颤抖)我小心一些，我小心一些就是了! 〔暗。

**并** **非** **尾** **声**

〔白玫家那处依山傍海的院落内。

〔涨潮时分，大海呼啸着、汹涌着，一排排巨浪高高扬 起，随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轰响，银珠漫天。

〔路小萍呆呆地望着大海。白玫和赵大伟在聊天，看 得出，他们并不轻松。

**白** **玫** 今天公布的新班子大家还满意吗?

**赵大伟** 满意，绝对满意。你的厂长，任榕的副厂长，挺合适 的 。

**白** **玫** 一点意见也没有?

**赵大伟** 对徐志强没干副厂长，大家有点议论。 **白** **玫** 你们不了解内情。

**赵大伟** 什么内情，不就那几封诬告的匿名信吗?不然 …… **白** **玫** 没弄清前总不能—-

**赵大伟** (打断)为什么不能任命他干副厂长?哼，这种凭几

封信判断人的作法也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路小萍缓缓转过身，她似乎明白了什么。

**白** **玫** 可是没改之前，我有什么办法。

**赵** **大** **伟** 你不听就是了。白玫，我昨天听公司一个朋友透露， 最近告志强的信没有了，因为告状人达到了目的。

白 玫 什么目的?

**赵大伟** 让他干不了副厂长呗。同时，我朋友告诉我，告状者 开始告你的状了。

白 玫 告我?真的? 赵大伟 骗你是小狗!

〔路小萍步履沉重地下。

**白** **玫** 告我什么?我有什么告头呢? **赵大伟** 这谁知道哩!

**白** **玫** (摇头) ……不可思议。

〔灯光慢慢收在白玫思考的脸上。 〔路小萍抑郁幽怨的歌声：

“不要再问我， 不要再问我，

此情永不留。

不要再问我，

不要再问我，

我心里好难过。 不必再回头，

不必再回头，

回头也没有用。



〔暗。

**——全剧终**